



中國經濟動向

中國經濟動向

楊培新著

耕耘出版社印行

一九四六

中國經濟動向

★

著者	楊培新
發行人	黃新
發行所	耕耘出版社 上海華龍路
經售處	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目次

自序	三
戰後經濟的動向	二
通貨膨脹的警鐘響了	一八
勝利屬於誰？	三三
投機家的錯覺	三三
如何處置敵偽漢奸資本	四三
勝利震撼了重慶市場	五五
市場崩潰中	五九
工商界怒吼了	六六
十字街頭的中國財政	七一
工業的脊樑癱瘓着	八一

工業界的悲劇人物——范旭東·····	九二
投機市場巡禮·····	九九
投機市場史的發展·····	一〇七
串串客慷慨話滄桑·····	一二六
金的討論·····	一三三
黃金政策的歧途·····	一三九
從投機市場看經濟的動向·····	一三七
金光耀花了眼睛·····	一四二
黃金案透視·····	一四九
顯微鏡下的黃金案·····	一六〇
黃金潮中淹沒了的小人物·····	一六六
黃金案側影·····	一七五
萬目睽睽的高秉坊貪污案·····	一八〇
高秉坊在法庭上·····	一八七
高秉坊案二審素描·····	一九九

自序

二九四四年春，我開始以新聞記者的身份，進出於市場與官場之間。起初我對中國的戰時經濟，有一種矇矓的樂觀，想像中，工廠一定在加緊生產，金融業一定在供應資金，官府一定在竭力扶助國民經濟的發展。物價高漲逼人而來，工廠開始停工以後，我還沒有消失我的樂觀。我對主管官署發表的平抑物價計劃，加緊生產辦法，樂觀的估計，寄以頗大的信心。但是不數月後，我便開始失望了，從此我的報導不能不轉向事實的陰暗面。我走向市場上的膿瘡——投機市場，認真的研究它，然後爲了追究投機病的病源，探訪了荒涼的工廠，和腐敗已久的財政金融機構，接着又寫下高秉坊案和黃金案。其後抗戰的勝利，帶給了我們以暫短的鼓舞，可是殘酷的進展，使我在失望中又充滿了憤怒，我看到對人民的公開掠奪——通貨膨脹依然在進行，工業家由停工到破產，投機家公然鼓腹自豪。

我所寫下的文字，大都是根據市場的事實，我反應的是市場中接觸到的職工的怨望，工業家的感慨，和老百姓的喘息。材料都是第一手的，因此我敢保證材料的客觀確實。反映的意見，大都是社會的感覺，因此我敢說其中甚少孤芳自賞違背事實之論。然而我要承認我的文字之間充滿了火辣辣的熱情，有敬有愛，有惡有憎。對於人民苦難，企業家的挫折，我猶如身歷其境，充滿了悲憤之情。對於貪污腐化，顛預敷衍，我的筆猶如利刃，猶如毒蛇。於此，我要感謝我的友人給我的許多鼓勵。主持其事者以極大的雅量，容納了我的批評。一般友好尤給我以熱烈的鼓勵，如喬黃諸兄都並不責備勸我筆鋒的尖銳，和行文的力求活潑。禹九崇實諸先生則從工商界立場，一再支持證實我的論點。商務日報的同人和讀者，亦令我感激。我的報導多是完成於夜十時至二時之間，採訪部的朋友為我看稿，給我慇懃，編輯部的朋友，不惜冒違檢的罪名，透露出這些暴露文字，廣大的讀者，以對報紙的歡迎，支持了我。

這裏所收集的文字，戰後與戰時都有，大概都在一九四五年一年。這一年是世界史上空前重要的一年，也是中國史上的劃時代的一年。在經濟上，是戰時經濟危機最尖銳總暴露之年，也是戰後經濟危機急速發展的一年。這一年中，我所寫的文字和消息，總在百萬字左右，這裏收集的祇為十分之一。依其性質的不同，分為四類。

「戰後經濟往何處去」這一項下，收集的有五篇，在這五篇文字中，我千言萬語說明的是經

濟上必須改弦易轍。第一篇爲其總綱，第二，三，四篇爲分別的探索。我認爲通貨膨脹必須停止，戰後工業必須民營，同時政府必須實施政治上的民主措施，才能保證政治上的安定。但可惜的是勝利已經半年有餘，可是經濟上的復員，政治上的安定，依然毫無進步。通貨膨脹的趨勢有加無已，赤字有形的估計爲一萬七千億，每月發鈔恆在二千億以上。官僚資本中K集團方倒，S集團却代之而興，而以炙手可熱的權勢，大爲擴展。統制經濟不但不廢止，而且變本加厲，由政府統制進至國家壟斷，由花紗布管制進至紡織國營；由香烟食糖專賣而至國營中華香烟公司。同時民營工業民營航業逐漸一一破產，後方一片工廠倒閉之聲，公司呼救之聲，收復區之內，則企業家失業，人民被迫成爲游手好閒的遊民。在這裏特別要指出的，是政府當局坐視經濟的腐爛，而且放過了一個整理經濟的黃金時代，目前看來，戰後經濟的紊亂，恐怕要延長相當時期了。抗戰勝利之初，法幣信用頓然提高，收復區的民衆不念既往，把我們的政府當做解放者歡迎回來，這本是政府與民更始的千載良機。設使當時通貨停發，物價穩定，扶助民營，則今天必是物價安定民生康樂的局面。但是政府首先着眼的，是軍事的一統，於是于戈四起交通阻絕，轉而法幣發行快馬加鞭，物價青雲直上。戰後經濟的規律，本是物品跌價，例如蘇聯跌了百分之百，英國也跌，美國因加工資跌得稍緩。由於當局不此之圖，於是商品漲，黃金漲，美鈔漲，唯有民衆與法幣同墜入十八層地獄。法幣的跌價，正是政府的跌價。要救救法幣，不如救救政府。我不能不佩服投機

家，他們善於混水摸魚，在短短的幾月，美鈔由七百而二千，黃金由六萬而十六萬，商品由一千五百倍而二千七百倍。投機家投的是政治之機，看準了內戰之纏綿不去，看準了政治民主的遙遙無期。不過如果我們要揭穿這一祕密，則因為大投機家大都是大政治家，則無怪乎一而在「前方」叱咤風雲打個不亦樂乎，一而在京滬左手挾美鈔，右手挾黃金，喜個不亦樂乎。如某要人到滬，黃金美鈔便要猛漲一番，以表示歡迎。此種經濟無以名之，曰投機家貪污者經濟，內戰內爭，通貨膨脹，投機取利，就是一套三環。在這種氣氛中，農民，工人，職員，企業家，自由職業者，那有生存在的空間。

外匯官價的提早決定，是由於物價狂漲而起。由於京滬民衆的一再苦訴，才宣佈了以匯價定物價的辦法，那便是美元法價改爲二千。同時把黃金宣佈爲每兩十六萬元，以表示釘住。這結束了元月二月間的黃金潮外匯潮，表面上看來是一個成功。但是一月以來物價仍然急漲，上海等地尤爲全國之冠，而且巨大游資由商品而至股票證券。重慶的老媽子大小姐全都曉得有錢要買黃金，如今上海的老媽子大小姐却要抓股票。一樣投機二樣對象，由黃金外匯而至商品股票，對民生國計，更是貽害無窮。我們政府在勝利之初，是有能力平抑物價的，但是今天我們却懷疑政府縱然回心轉意，要來稍稍穩定人民生活，鞏固自己的秩序，却也回天乏術了。今後至少半年，人民還得忍受這種物價狂漲民不聊生的糜爛局面。

經濟雖不開政治，今天一切經濟惡果，都是政治種下的因。最重要的一點是打內戰的企圖依然未泯，決定了通貨膨脹以維持近千萬大兵，其次一點政府的政治保守分子抗拒改組的要求，終至政府依然施行少數財閥有利的國營企業政策，少數財閥有利的官僚腐化機構。因此民營工業家開始想從政治上來解決經濟問題，胡厥文吳蘊初黃墨涵李燭塵邵從恩等都投身政治生活，正如「清明前後」所寫，政治不民主，工業化永無希望。因此今後中國經濟的趨向，還得看政治上的風雨表。政治的民主將領導經濟的復員，政黨的團結將帶給人民以生機。內戰的陰影則會引導物價的奔騰，政治的頑固與腐化故態將帶給人民以貪污和掠奪。但是我依然相信投機家終於有一天要證明他的錯覺，人民有力量清算他們，實現和平康樂的局面。

「勝利後的市場」三篇，寫的是陪都經濟當時的波動，物價跌黃金跌，工廠破產的情形。今天物價漲了，黃金漲了，但是得利的不是工廠裏的工人和企業家，而是混水摸魚的投機家。

「戰時經濟總結」包括文章十篇，「十字街頭的中國財政」檢討了戰時財政的僵局所在，闡明八年來打仗的錢來自人民的血汗，大富大亨却是分文不拔。今天我最黯然是財政政策上仍然是行此故道不倦。「工業的脊樑癱瘓着」，寫的是重工業，在抗戰八年之後終於停閉的經過。沒有重工業，便沒有國防。我們的國家棟樑社會賢達喊的是國防，却並不想保存重工業。「工業界的悲劇人物范旭東」，是我在一九四四年的訪問記，不料范先生從美國歸來不久，便給官僚壟斷民間

企業的企圖活活鑿死，我保存十篇訪問記中的這一篇，用意在爲這位鬱鬱而死的工業家控訴。投機市場巡禮，發展，和申申客話滄桑，是三篇投機市場的調查研究。金的討論以下四篇，都是討論黃金政策的得失。黃金是一九四五年中國最迷人的法寶，太太小姐愛它，大人先生也愛它，政府當局更倚之爲治物價填國庫的法寶，黃金政策更有口皆碑。黃金政策外匯政策，已成爲政府平價的唯一法門，今後大有再施行的可能，這幾篇文章對於拜金主義者或不無參考的價值。

黃金案在陪都是無人不曉的奇案之一，到現在却愈弄愈奇了，因爲除了少數人外，其餘無罪，好像忙了半天，却捉住了一些不相干的無辜人犯。黃金案發生在民三十四年的三月廿八日，那天的次日宣佈黃金由二萬元加至三萬五千元。但是過了幾天，才知道那天售出黃金奇怪的多。於是社會上風傳有走漏消息非法添購者，報紙起而指摘，參政會起而質問，於是成爲喧騰中外的臭聞。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黃金案依法治國家之例，送法院審判。結果是先把小黃金案中的王蕪戴仁文處了徒刑，大黃金案無期拖延，後來開審，又禁旁聽，結果除了王錫齋一人外，其餘都無罪開釋，偌大黃金案就此烟消雲散。此案既奇，姑且保持一點紀錄，以待將來的春秋論斷。

高秉坊案在陪都亦爲大貪污案。當時高秉坊被搜集檢舉的證據，非常之多。開審結果，由李庭長懋萱將高氏判處死刑，各報標題或曰：人心大快，或曰：貪污伏法。當時一般人亦恍然如處在一個非中國的國度，但不到十天，就知道高案已由最高法院覆判：發還更審。同時法院的李懋

贊推事也被稱爲媚好輿論，調離重慶。從此此案的審判，進入了微妙階段，由公開而半公開，終於宣佈判處無期徒刑。

此二案的是非黑白，全部保留待讀者判斷，記者亦相信其中有許多好人被冤枉，但決不相信所有人都是憑空的誣告。至於有罪無辜，司法是否尊嚴，更要讀者來領悟了。

中國既然尙在黎明，則黑暗纔然未去，因此我所記載的全是黑暗的透視。但願這一切黑暗，早日成爲過去，中國經濟早日步入安定富足之境，同時希望我的這部書早日成歷史的陳迹。

三十五年四月一日於上海

戰後經濟的動向

統制經濟，通貨膨脹，官僚資本應該休息了

抗戰以來，我們的戰時經濟萬變不離其宗，有三句老調：一是統制經濟，一是通貨膨脹，一是官僚資本。這三樣寶貝，幾乎把我們的財政經濟送了終，幸而天相中國，盟邦的作戰，和人民的努力，使我們在一夕之間成爲勝利者。但是，問題並沒有解決，戰爭已經結束，我們的執政當局，唱的調子，還是老調，「平時如戰時」。在這關頭，老百姓實在寒心，老調子已唱得咱們民窮財盡，再唱下去，可要玉石俱焚了。

因此，我們要給財政經濟當局一個當頭棒喝：戰時已經過去，老調子已經唱完！誰要再唱那老調子，就要成爲他的喪歌。

統制經濟是上下交征利

統制經濟，本來是意大利德國法西斯蒂的發明。把全國經濟放於管制之下，生產消費，出口入口，全都管。

我們中國，抗戰以來，所行的正是統制經濟。花紗布生產管了，貿易物資生產管了，燃料生產管了，紙張菜油生產管了，液體燃料生產管了，鋼鐵機器生產管了。我們管制生產的機構，有財政部經濟部動員會議社會局，機構繁多，不一而足。有的管出品價格，有的管原料，有的只定價錢，有的實行統購統銷。我們衣食住行各種生產部門，幾乎全被管上了。

專賣實際上也是管制，例如鹽糖香煙，統統要賣給政府，然後再由政府轉賣出來。

戰時統制經濟，有二種目的和作法。一種是為填補財政的數字，一種是為調節國民經濟。前者為財力不足，政府買不起這類東西，或者見到這種物資有利可圖，便實行管制。後者是為調節國民經濟，使生產與消費作平衡的照應，其目的不在賺錢。而我們的管制經濟卻屬於前者。

我們實行花紗布的管制，是因為紗布太貴，恐怕士兵穿不起，便實行管制，從統購統銷中白

賺下布正來。我們實行桐油茶葉豬鬃統統銷，是爲了這幾樣物資，在外國很吃香有錢可賺。我們的燃料管理起先是爲民衆需要，後來是爲了燃料管理處的賺錢。我們實行鹽糖香煙專賣，是認定了這幾種必需品，人民非用不可，便實行專賣來提高價錢。各國的經濟管制，多置於經濟部之下，中國的經濟管制，却置於孔財長之下，這就說明了中國管制經濟只是爲了填補財政缺額，并非爲了繁榮經濟。

於此，上下交征利，人民是被政府管住了，政府來定價錢出辦法，處處是政府佔便宜，老百姓吃虧。因此，我們工商界呼籲，常常是這樣開頭：「自政府管制以來，生產售價不及成本，虧累日鉅，元氣大虧。……」

現在戰事結束了，但見一切依舊，花紗布局，貿易委員會，燃料管理處等等機關，全都健在。無怪乎工商界商學界亟亟乎要求政府明白宣佈一切管制法令的廢止。

這說明了人民第一個要求是：請求廢止統制經濟，老調子再唱不得了。

通貨膨脹再來不得了

通貨膨脹，是我們政府尋求財源的主要來源。抗戰一開始，向美國英國到處定鈔票，後來實

在運不及，便自行印製。從日常用的鈔票，我們看出了二點傾向：一是鈔票面額越來越大，由一元五元十元，到五十元百元，五百元千元，最近已有了二千元。一是鈔票印刷越來越馬虎，由於印得太多，便不能不粗製濫造，鈔票色五光十色，鈔票紙越來越脆。

通貨膨脹家家有，不及我們來得兇。截至目前發行已超過六千億（現在則達二萬五千億左右——六月為止），為戰前五百倍。如果估計我們國土日蹙，需要減半，則鈔票發行約達千倍。通貨膨脹的意義，就是票子不值錢，物價要高升，通貨膨脹對於一般拿薪水的人，損害最大。因為物價高了，他的薪水工錢未見得就能馬上漲上去。於是拿固定的低薪水，買飛漲的消費品，日日打折扣。美國英國通貨膨脹都不及一倍，蘇聯更低。即且德義敵國，也不超過百倍，我們却是迎頭趕上。這次戰爭中，通貨膨脹中搶冠軍的，恐怕只有中國，埃及，希臘和中東幾個小國家。

通貨膨脹對於某些人有好處。國難商人，大企業家，大銀行家，大地主，因為物價高漲，保證了他囤積居奇的厚利。對於農民主兵，軍官，和老實的工業家，通貨膨脹却是致命的打擊，使得他沒有錢買衣服，沒有錢吃飯，吃盡物價高的苦頭。因此，公務員和職工要求加薪時，也以如下的詞句起頭：「抗戰以來，物價高漲，以有限之薪津，不足維持日常生活。……」

抗戰結束以後，通貨膨脹停止了沒有？沒有。政府決定發數千萬萬的本票，票面最小的已經達到十萬元一張。同時，到上海去的人，第一個是中央印製廠的凌憲揚廠長，看起來，通貨膨脹，

還預備大幹特幹。

但是中國決不要蹈德國的覆轍，在德國，戰後通貨膨脹遠過戰時，由此決定了德國經濟的總崩潰。

人民第二個要求，是請停止通貨膨脹，否則再過二年，物價高漲又要捲土重來。

官僚資本應該迅速消除

官僚資本是道地的中國發明，源起於一句老話：升官發財。升了官之後，可以利用職務，上下其手。有點積蓄後，辦點實業，如工礦，如銀行，如商店。由於老闆是體面人物，到處吃得開，不數年糊裏糊塗就大賺其錢，於是功名利祿雙收。

中國沒有殖民地，資本的原始積蓄只有出自地主或官僚。於是中國的官僚資本最為發達。每一位院部司署長官，乃至於科祕，都可以兼銀行董監事或公司老闆，既是官僚，又是資本家。中國獨立於官僚資本之外的銀行家，工業家，寥寥無幾。

抗戰以來，此種趨勢，尤其加強。戰前做官的人，對於其企業，只能有間接幫助。戰爭以來，做官的人，對於實業可以直接管理，利用統制經濟的方式，直接扶助。K系實業家×××氏，就

利用火柴專賣，把原料廠全數統制過來。而其他利用國營工廠私人圖利的情形，不勝枚舉。如今那個公司董事，不是黨國要人居其多數？

國營事業，在外國是頗為前進的新制，但在中國，我們只覺得它是官僚資本的化身。我們的國營工廠成爲可以彙線求進的好飯碗。利用了國營的好處、逃免一切稅捐苛雜，成本最低，但是製造費管理費却畸形龐大，比私人廠家爲高。國營廠便成爲官僚資本的托兒所，也成爲浪費國幣的好地方。而且在政治上、隱隱成爲與私人企業對立的獨佔企業。美國人一談到國營獨佔企業，就連想到獨裁，這不是偶然的。

中國是半封建的國家，爲了工業化，必須扶植大批中小工業的發展，以加速工業化過程。爲了完成私人企業的發展，必須把官僚資本的優勢打破，使得私人企業不致成爲被壓迫的對象。

但是戰爭結束以來，許多政府設施，並沒有扶植私人企業的打算。沒有賣外匯給民營廠，沒有爲民營廠準備發展的資本。反之。政府擁有十餘億美金（這是數萬萬人民血汗換來的外匯），却有成爲壯大國營資本和官僚資本的本錢的趨勢。萬一如此，中國就沒有自由主義支持者的民族資本家，就只有法西斯應聲虫的官僚資本家和買辦資本家。

因此，爲了清洗政治的溫床，請刷去一切官僚資本的殘餘，扶助我們的民族資本家，這是人民的第三個要求。

再沒有藉口了

抗戰以來在戰時管制的名義之下戰時財政經濟以統制政策打擊了民族資本家，幫助了官僚資本家和國難商人，以通貨膨脹打擊了工農和中間階層。現在戰事停止了，我想，現在應該是當局自圓其說改弦易轍的時候了。老百姓的要求是；老調子再不要唱了。（八月廿五日）

通貨膨脹的警鐘響了

前記

抗戰八年易過，勝利一刻難捱。放了火炮以來，筆者親見吃了虧的工業家焦頭爛額，也看到過金融家爲幾萬頭寸奔忙，有事業心的人多由興奮而失望，但也有少數大亨鼓掌稱慶，紛去封存物資。躬逢其會，筆者實亦同其歡欣，鼓舞，焦躁，失望。當茲冬風肅殺之際，謹將數月見聞補綴，以就正工商各界，總題爲戰後經濟三論，一論通貨膨脹的警鐘響了，二論勝利屬於誰？三論投機家的錯覺：黃金、外匯、通貨、商品。

抗戰勝利以來，財政金融上最重要的現象，莫過於通貨膨脹的加速進行。其數字據比較詳審的估計。爲戰前的九百倍。

二十五年	一〇〇	三十一年	二,〇〇〇
二十六年	一三三	三十二年	六,〇〇〇
二十七年	二〇〇	三十三年	一六,〇〇〇
二十八年	三〇〇	三十四年(上期)	四〇,〇〇〇
二十九年	六五〇	三十四年(十一月底)	九〇,〇〇〇
三十年	一,三〇〇		

數字說明了幾件事實：

第一，戰爭結束以來，我們的財政支出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大。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四個月
的支出，較之一至八月的總支出，要大過將近一倍。概計為五千四百億。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靠
發行來彌補，故無怪乎我們的發行額陡然膨脹了一倍許。

其次，這支出的主要項目是軍費。中國財政，軍費向佔百分之八十。（把軍務費用和緊急開支
幾乎都是軍費、合計）。這指明了，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不是爲了復興生產的信用膨脹，不是
爲了進行復員的信用膨脹，而是爲了擴充軍需的信用膨脹。復員經費是屈指可數的，既無賑濟農
村貸款發放出來，也無復員交通貸款發放出來，生產貸款，據筆者所知，農貸每月已減至八億，
生產事業貼放減至六億、四個月合計亦不過五十六億，外加緊急工貸二十五億，商業黃金押放二

十億，金融業黃金貸放二十億，不過一百二十億，僅抵我們通貨膨脹額的五分之一。

再次，戰後通貨膨脹是盲目的過程，基於財政支出的不敷，並非爲了經濟上的調節。如果有計劃的，我們可以加以控制。惟其是盲目的發行，便像盲人瞎馬，不知伊於胡底。目前中央印製廠每月生產量已大於一千億，再加上海口暢通，可向外印鈔票，我們的通貨膨脹危機實在是空前未有的急切。戰爭期間，學者專家多害怕通貨膨脹，戰爭以後，學者多要求通貨膨脹。其原因在於戰時無法節制，戰後可以控制。勝利之初，章乃器伍啓元諸氏均力主通貨膨脹，希望繼續膨脹至一千億，認爲這可以阻止物價過分下跌，並消滅貨幣發行量（當時四百倍）及購買力（物價約二千至三千倍）的實差。目前因軍事關係，居然膨脹到一千倍左右了。但是章氏期望以通貨膨脹，擴張工業信用的結果，沒有見到，伍氏所期望的復員生產等八項目標，也無下文。

中國是落後國家，盛行財政導引經濟的規律，如果要進行經濟復員，由戰時經濟進行平時經濟，首先必須由戰時財政轉入平時財政。戰時財政的特色是軍費佔百分之八十，平時財政的特色應該是復員建設費用佔百分之八十。如此目前我們的財政形態確屬戰時，無怪乎戰時經濟中應有的點綴的投機熱，物價回漲，社會不安，均越發囂張了。

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勝利以來我們應該回復到平時財政，以導誘平時經濟的繁興。如果我們不此之圖，再耽於戰爭，則費用浩繁，紙幣濫發，我們的法幣三兩月內不僅超過聯銀券的發行

數（不過三千億），而且要超過中儲券的發行額（三萬九千億），到那時，市場要起來清算法幣，法幣亦將成爲馬克或中儲券了。

卅五年度的財政，由於田賦免徵，收入將驟減，同時必需的復員支出又必然龐大，有人估計爲三萬億，如何籌措財政實是迫切的要圖。財政執政當軸往往表示樂觀，但也常常附以但書：「如果和平與安定」，這確是真理。如果沒有戰事，則再窮的家當，也能復興，如果沒有和平，則再富的庫存，也將打得民窮財盡，同歸於無。民國三十五年是興衰存亡之年，如果財政能由戰時轉入平時，則國富民強，如果財政繼續戰時軌道，則必致於財政崩潰，幣制破產。

通貨膨脹到達一千倍，這已經是爲發行打了警鐘。一般物價已下降到戰前一千倍之譜，如果立即停止發行，尙可以保持物價與幣制的安定。如果繼續發行，勢必又引起物價狂漲，投機盛行，動搖了法幣的信仰。當局應該善於持盈保泰，勿輕身於孤注一擲。

這一切均取決於卅五年度的預算，理財者應該提醒當局，而且宣佈停止軍費的無限支出，減至百分之二十。如此我們國家的預算至少可以減少一半。如果努力於卅五年度稅收整理，稅收的擴大一倍有望，則可抵支出的百分之四十。其餘不足之數，應該從十億美金中提取部份爲基金發行公債，依目前市價，二億美金公債，即可收到約二千億的法幣。再有不足之額，可發行法幣公債，指明建設用途，以吸收民間游資。觀於上海戰前政府所發內債（如統甲統丙等公債）之逐漸

受注意，重慶外幣公債之普遍被購買，發行公債是有望的。如果政府發行揚子發電公債，或發兵公債，則雖清貧書生販夫走卒亦必爭先購買也。

結束戰時狀態，停止通貨膨脹，是戰時經濟轉入平時經濟的主要環節。人民苦於戰爭久矣，通貨膨脹，囤積居奇，言之心悸。目前工商業，精神勞動者，體力勞動者，所要求的是：幣值穩定，生活安定，與民休息。

通貨膨脹的警鐘響了，這鐘聲對於八年苦戰過來的人民，是痛苦的預告，對當局是當頭棒喝。

(十二，十六)

勝利屬於誰？

民族工業倒下了

勝利以來，中國經濟上的另一個重要事實是中國民族資本的崩潰，官僚資本的一手掩天。抗戰八年，勝利終於靠盟友之助來臨了，但是勝利並不屬於人民，眼睜睜官僚資本獨吞了勝利的果實。從工業上看，這問題尤其洞若觀火。

中國工業家是堅苦卓絕的，數年來在通貨膨脹投機盛行之際，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業家仍然努力工業生產，三十一年以來的不景氣襲來，他們仍然頑抗。直至三十四年度，黃金外匯投機盛極一時的時分，才有少部份的工業家參加投機，但其存心是未可厚非的，以貸款買黃金，再以黃金押款從事生產，這也是中國人委曲求全之道。勝利之炮一放，終於使工業家存貨猛跌，機器不值半文錢，從事黃金投機者更宣佈了雙重破產。

勝利之日，物價一般猛跌百分之四十，這對於工業界是第一道喪鐘。經過兩三月的波動，物價一般而論，最高的維持在勝利前的百分之六十，最低的約百分之四十。

在生產上立刻引起了反應。這就是大後方生產的停擺。在八月底，金融機關展開收縮頭寸的運動，工業家別想借錢；物價猛跌，存貨出不了手，工業家別想變賣出貨物。但是停廠以後，機器是一堆爛鐵，如何應付債主？如何打發工人？一切紙糊的架子，都要崩潰了。要這種情況下工業家又勉爲其難，東奔西走，靠活動來的款項過日子。但是，停廠，減產，逐漸停廠的方式却是安排下來的命運，不可違抗了。

大後方減產的情形，概略統計如下：（二十七年爲一〇〇）

△項目▽	三十四年四至六月	三十四年七至九月
總指數	三四三	三三〇
生產用品指數	三四五	三二三
電力	三六三	三四七
煤	一五五	一四二
白口鐵	三五	二七
灰口鐵	三，三〇一	四，一七三

銅	一一,五二〇	一一,二六〇
電銅	一八〇	一〇二
工具機	三二五	三二五
蒸汽機	二五八	二一四
發電機	四,九二五	三,四七五
電動機	一一,一七一	九,八二八
變壓器	三六八	二六六
水泥	二八五	一九一
純碱	二五七	二五〇
燒碱	五二九	四二三
漂白粉	五四一	五〇八
硫酸	一八五	五〇
鹽酸	四二五	三三七
消費用品指數	八四九	七九七
汽油	一〇五,三三九	一〇〇,八二二

酒精

六，四四〇

六，四〇九

機紗

四二八

四二七

麵粉

一五三

一〇七

肥皂

二二一

一四七

火柴

五四

四七

機製紙

七五〇

七二二

皮革

二四〇

二二五

燈泡

一，七一六

一，三五一

油墨

一，七五六

一，六九四

鉛筆

一一二

二一

紙烟

一四，一八五

一二，九三六

出口品指數

一二

五

錫

二九五

一四一

汞

四二

一四

(其中灰口鐵之增加，是因爲大渡口某國營廠籌備經年，正式開工。)

依這個統計表看來，生產總額較之勝利以前減少百分之七，其中生產用品跌百分之六，消費用品跌百分之六，出口品跌百分之五三。跌落的程度，早已超過去年下期。生產用品跌落最甚者達百分之七十，如硫酸，百分之四十如電銅，一般在百分之廿卅間如蒸汽機、電動機、燒碱、變壓器、發電機。消費用品跌落最甚為百分之八十，如鉛筆；百分之卅如麵粉、酒精、肥皂，其他均在百分之十以內。這個統計是將七八九三月合計的，如將八月至九月單獨計算，則數字必將更為驚人。

工業不景氣不自今日始，早在卅一年就來過，但是我要指出，這次戰後經濟恐慌，不再是循環性的發熱，而是爆炸性的毀滅。其理由如下：

第一，重工業倒下了。從前重工業是癱瘓的，現在倒下來了。上引指數已表明重工業生產的普遍低落百分之三十，其實際嚴重性遠過於此。例如馬雄冠氏經營的順昌機器廠，譽為技術上設備上的先導，但是勝利之後不到十天，就開不出伙食，後來依靠緊急工貸，一面開工，一面遣散，今天已正式停工。余名鈺氏的渝鑫鋼鐵廠，既收不到錢，也發不出薪，窮家務難理，內外交煎，終於宣告停廠。中國興業公司的煉鋼設備譽為後方第一，但是也宣告停工。中國製鋼公司，也正式關廠。據鋼鐵機器工業界自己估計，各廠維持生產百分之廿者已為倖運，實際上減產約達百分之八十。這些廠的設備效率技術，都是第一流的，實是民族工業的精英，並不應該在淘汰之列。

然而勝利之後，首先倒下的是他們。看到馬雄冠氏爲廠內伙食發不出而頹然無言，鋼鐵業界人士拋下廠房，不名一文，東下返鄉，實不能令人設想勝利已經來到。

第二，民生工業的全盤減產，而且危及大後方倚爲根本的鹽糖酒精工業。如果停工減產只限於都市則農村尚可保全，但是這次貶值最甚的是糖，如白糖由二十二萬一跌爲七萬，約爲三分之一。其次如鹽、絲、山貨。這一切影響到了農村副業及中小工業。這類統計雖然缺乏，但其百分比必然甚大，所以四川內江沱江資井區不斷有代表到重慶訴願，而內江自流井的金融也時時告緊。這般蔗農鹽民的呼號，是說明了中小工業和農村的破產。四川蔗農的痛苦，我們的達官要人，可會理解到？

勝利帶給後方民族資本家的是什麼？是關廠，是破產。勝利何嘗屬於他們！

勝利的果實在那裏？

勝利的果實在收復區。敵人掠奪我們沿海工業的結果，建設了龐大的敵僞工業，據不完全的估計，敵人總投資達八十七億七千九百九十四萬日元，在東北、華北、華中都有龐大的企業。正

因此，勝利來到之日，袞袞諸公便忙着封存去了！

單就上海一地，敵僞工廠便有三百八十七廠，其中紡織部門一百二十七家，化工八十五家，機械一百六十二家，煙草十三家。天津方面工廠約四百家。

四開月以來，我們陸續看到的是下列現象：

第一，競爭封存。不論是天上飛下去的，或是地下鑽出來的，都在爭取封存權。行政系統上來說，是國府、省府、市府三道封條並貼，從行政部門上來說，是黨軍政齊頭並進。政的部門有經濟部、交通部、財政部、糧食部、戰生局、戰運局。軍事方面，則有軍政部、軍令部、航委會、海軍部，甚至尚有「方面軍」若干。例如天津工廠四百家，即作如此均分：經濟部六十四家、軍政部四十四處、交通部十二處、財政部三處、海軍部一處、糧食部二處、軍令部六處、戰運局十四處、航委會三處、市府約六十處。政府當道，想是「科」得平了，皆大歡喜。

第二，停廠待命。在上海凡接收之工廠，一律停工待點。上海機器業點了四個月，只點了一百十四廠，沒有點的尚有四十八廠。已點的如紡織紗錠二百餘萬，目前復工者不過二十萬，化工八十五廠，復工者十九家。每個廠必須以待罪之身從容受點，然後以各種藉口停工。於是前門貼封條，後門搬財產的現象不一而足。我們的國營工廠向以顛預著稱，再加上官僚點交，益發糊塗。這說明了我們的當局要膨脹自己的經濟，但又沒有這樣大的胃口，誠然是弱住毛坑不屙屎。結果是收復區生產停擺，物價飛漲，工人失業。

第三，擴大了官僚資本。在接受之初，政府並未考慮到要建立若干國營工業，遍括輕重工業各部門。但在接受過程中，見財起意，新的國營公司紛紛組織。按照原來的辦法，是重工業國營，其後則凡是政府有相當機關接受者，均屬國有，如水上運輸歸招商局，陸上運輸歸戰運局，糧食工廠歸糧食部，碼頭倉庫歸中信局。無可歸屬的，照理應即民營，但政府馬上製造出來幾個新的公司，一是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一是中國蠶絲公司，以便各有所歸。四百萬枚的紗錠，和六千部織絲車，是創設新的公司動機的惟一解釋。戰前我國工業界除從事重工業外，要以紡織、麵粉、航運、水電爲主要輕工業，政府如此措置以後，則民間工業的生存空間，恐怕只限於牙粉牙刷肥皂玻璃玩具了。

這四個月來，對於民族工業家是一場噩夢，在勝利之日於辛勞七載耗盡資力之後，未嘗不欣幸於戰後可一展宏圖，取得敵人的賠償，以爲全廠職工血汗的報酬。但不料一將功成萬骨枯，這一切果實都被所謂「國家」獨吞，只見大員紛紛接受，不見民營一廠恢復。而且按照目前情勢看來，國營的傾向還在加強，到政府手裏的東西，恐怕無法吐出來。民間工廠機器被掠者，亦無由追還。小廠拍賣也者，正是敷衍民意似是而非的一套。

國營在歐美是時代的潮流，人民掌握了政府，通過政府來掌握經濟。但國營在中國却適是時代的逆流，官僚的魔掌，將窒息民族工業的生機，造成四不像的封建地主寡頭財閥的壟斷經濟，

威脅了民族工業家，更威脅千百萬老百姓的生活。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會有規定：「應由政府獨營之經濟事業不宜過多，此類事業包括：①郵政電訊，②兵工廠，③鑄幣廠，④主要鐵路，⑤大規模水力發電廠等」。如今墨漬未乾，當局即已食言。復興公司富華公司是紡織公司蠶絲公司的先導，藉官僚地位以建立和擴展自己的財團。誠如張東蓀所說：「在中國，剝削人民的正是官僚，在人民的血汗上，建築其奢侈的生活」。（十二月十四日在星期五聚餐會演講）

中國的工業家，演出的悲劇，流了七年血汗，剩得一攤爛機器，一身債務，然而在勝利來到以後，卻被摒斥了，一無所有。悲劇主人翁之一范旭東氏，是已經身心交瘁，憤然身亡。但凡是悲劇，就有教訓，我們的工業家將不辜負這段血肉淋漓的教訓，在民主政治的光照下終將捉住勝利的扒手。

（十二、十六）

投機家的錯覺

商品經濟適用着市場規律。市場的商品價格，體現着經濟的方向。但是目前我們步入市場時，看不見金融的流通，工廠的生產，更看不見繁盛的貿易，看見的是投機市場的籌碼：商品，法幣、黃金、美鈔。勝利以後，半死不活的工商業索性停擺；投機市場更是唯我獨尊了。這文中，我們要紀錄一下投機市場的氣候。

商品之謎

勝利之初，按復員定律應跌。但是我們的投機家方捱過八月底難關，十月底十一月初幻想着物價上漲。

但是我們日檢閱四個月來物價的變動：

物 品 勝利以前 (八月中旬) 勝利以後 十一月中旬 十二月中旬

山米	一八、五〇〇	一九、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
黃豆	一四、五〇〇	一六、〇〇〇	一四、五〇〇	一二、〇〇〇
白糖	二二六、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	六二、〇〇〇	六八、〇〇〇
菜油	六八、〇〇〇	七四、〇〇〇	六一、〇〇〇	五八、〇〇〇
華福煙	九、〇〇〇	八、〇〇〇	九、〇〇〇	七、三〇〇
陰丹布	一九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	一四三、〇〇〇	九五、〇〇〇
新光襯衣	八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	九九、〇〇〇	九〇、〇〇〇
乾菜	四一〇、〇〇〇	三六〇、〇〇〇	七四〇、〇〇〇	三八〇、〇〇〇
桐油	四二、〇〇〇	四六、〇〇〇	二九、〇〇〇	三一、〇〇〇
黃牛皮	七五、〇〇〇	九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	四八、〇〇〇

由上表看來，大後方物價，雖然乾菜等外來品曾有一度上漲，並且影響布疋百貨米糧，但整個趨勢是看跌的。

將來是看漲還是看跌？這主要的看內戰是否停止。如果內戰停止交通恢復，那麼物價黃金都應看跌。其原因有三：一、布疋百貨乾菜的生產地，主要的在上海以及青島天津，決定價格的方程式不是上海與重慶價格的平均，而是上海的物價加上運費和各種苛雜勒索。隨着運費的減低，

這類貨物必將降低價格。目前只有達官貴人有法攜款前往，攜貨歸來，除非隨着交通的暢通，會改變這種情況。二、外國來的五金西藥，隨着上海外國商船的開航，必然要減低價格。目前西藥原料，價格咸在五千至一萬倍，將來至少須減至二千倍左右。三、本地的米糧山貨跌落最少，原因在於其出產地在四川，而產銷地也多在四川，四川人口既未減少，一切條件不變，價格也就看穩。但工業原料品或原來行銷各省的貨物，由於收復區物資回流，已見稍跌。今後，由於人口逐漸東移，四川米糧雜貨也要下跌。

投機家的錯覺，是基於內戰的事實。由於內戰，促成通貨膨脹，交通阻塞，於是我們的投機家幻想關起藥門來，提高物價，投機操縱，囤積居奇。因此十月底十一月初，內戰如火如荼，物價也就蠢蠢思動。投機家鼓噪着內戰，民衆却害怕着內戰。

黃金美鈔

投機家的第二個幻覺，是黃金美鈔要漲。美鈔在市場上也不是外匯，而是投機的籌碼。

這是四個月來黃金美鈔價格的統計：

日	期	黃	金	美	鈔	日	期	黃	金	美	鈔
---	---	---	---	---	---	---	---	---	---	---	---

八月中旬以前	十七萬	三千	九月二十九	八萬三	一千二
八月中旬	十二萬	一千八	十月二十七	八萬三	一千三
八月十九	七萬七	一千二	十一月五	八萬五	一千四
八月底	八萬三	一千四	十一月八	八萬五	一千七
九月七日	七萬六	一千二	十一月十一	八萬七	一千七
九月十一	四萬八	八百二	十一月十八	九萬二	一千三
九月十五	六萬	六百八	十一月廿八	八萬五	一千四
九月二十二	七萬七	八百			

九月中旬是投機市場最陰黯的時代，黃金四萬八，美鈔六百八。大體而論，八月底比期前，九月半比期前，是銀根空前緊迫的時期，幸財政部翁部長及經濟部翁部長接納民間的呼籲，放出二十億金融業押放，二十五億緊急工貸，二十億商貸，這解救了當時的危急，使工廠喘了一口氣，銀行也倖免玉石俱焚。到九月底中國銀行收買黃金以後，金融業才入於安定之境。其後，黃金美鈔則分道揚鑣了，黃金被中國銀行無限止買賣的牌價釘住了，美鈔則全視上海灘頭的氣候升漲。黃金投機應該過去了。黃金政策是戰時產物，一方補財政缺額，一方吸住游資。正因此運用時表現出來金價時時要上提，一再製造黃金潮。目前政府既不能也不必依靠黃金，必然會將金價

長期穩定於一點，靜待幣值整理時改訂。黃金拿在手裏，徒然呆住子金，市民必然紛紛吐出，故中國銀行買賣黃金二個月，買賣相抵，收回達二十七萬兩。今後，黃金必然要大量的拋出，流入政府手裏。

美鈔是投機惟一的出路，由於牌價一千五，二千的推測，美鈔像熱鍋裏的螞蟻，一時一千七，一時一千四。但是由於國際貿易順逆有待，外匯匯率的改訂延期，我們的投機家實不背不起子金的重負。

市場思想

漫步市場之後，我們要探訪一下市場思想，市場思想的中心問題是貨幣問題，對外是外匯匯率，對內是新幣發行，對收復區則是偽幣處理。

偽幣處理是數月來最受批評的，其中最不合理的是中儲券的處理，比較合理的是聯銀券的處理。中儲券的發行額是三萬九千億，其準備財產有黃金五十萬兩，日元五百萬，日偽公債二百八十萬。單就黃金一項，足合法幣四百三十億，日元約合四十億法幣，公債房屋總計當不祇此數。但我當局定率為二百比一，僅費法幣二百億，即可全部收回，政府淨賺了四百億之譜。華北聯銀

券共發三千億。比率的議定，起初也有一對十，一對二十之議，後來終於定於一對五，約費六百億收回。這比率的決定，正反映着兩種意識的鬥爭。二百比一是陸軍總部在南京公布施行的，其後財政部京滬特派員公署加以肯定。其間，擁有法幣的文武大員蓄意提高法幣價值，以便作殖民地式的剝削。金融界人士不單不阻止，反而推波助瀾，使其跌至二百六十左右，大量收進偽幣以便投機。其後二百比一居然一方面反成爲對征服之民的恩典，一方面成爲發財享受的機緣。聯銀比率，五比一是定自北平，但在李延年將軍由津浦北上掃蕩時不滿於法幣購買力如此之低，強提至一比十。一種人把收復區當做打出來的天下，自己儼然征服者氣魄。一種人把收復區民衆當做自己的兄弟姊妹，同爲久受欺壓的人民。在中儲券的釐訂上，征服者佔了上峯，在聯銀券的釐訂上，輿論界的指責糾正了偏向。

外匯率的決定是頗費躊躇的。要求改訂匯率最急的應該是華僑，因爲一對五百，剝削了僑胞，但是僑胞是馴服的人民，沒有話說。在國內論壇上呼籲最力的是出口業人士，如張禹九范崇實諸氏。因爲出口商的外匯必須繳存中央銀行，而中央銀行按官價一比二十算入，爲戰前七倍，而出口物資成本已經上了千倍。出口商吃了大虧。工業家和進口貿易商則剛剛開始感受這一問題。輿論上力主調整的是伍啓元、章乃器諸氏，他們談論的目的，在於穩定戰後貨幣的基礎。投機市場則乘此俯拾牙慧，鋪張其詞。

衡諸實際，外匯調整尙非其時。外匯的比率，可以決定於下列二種方式：一是金比價，一是購買力平價。金比價由於各國官價黑價的分離，已極混亂，加上英國等國家管制外匯，已無真正適當的金平價。我們的法價八萬五，更不足為憑。購買力平價是唯一可採的途徑，此即所謂「平價隨物價」，爲了物價安定貿易暢通，我們也非從物價着眼不可。但是目前重慶、昆明、成都、西安、蘭州、上海、天津、北平、南京、廣州十大都市物價卻無一處安定。十個城市物價的平均可行麼？不可，因爲決定物價的不是數學上的折衷，而是那一種物資主要生產地的物價，紡織物價格將取決於上海青島，蠶絲將取決於江浙四川。如今政治上紛亂，軍事上混亂，經濟上停擺，物價何得而正常？這時調整外匯必然要犯錯失。

出口商希望外匯在二千左右，工業家則尤希望提高約值二千五至三千，以免外貨泛濫，毀摧民族工業，這是民族產業界的企求。美國商人却希望中國外匯定得低，最好一千至一千五，這樣可以便利美貨廉價推銷。這一種要求是衝突的，但是由於我們的國家要感謝赫魏二氏的豐功偉績，美商可能佔到便宜，故洛克來華，不數日最高經濟會議成立，聲稱要立即決定外匯。盛傳美財政部代表阿德勒正在加緊進行談判；貝淞霖氏在美時亦有所接洽。美商更是躍躍欲試。

外匯問題，爲了應出口商之急，可以允許增加補貼到每美金千元，或暫以美金記帳，并准其百分之幾購取必需物資回國。應華僑之請，可貼補爲一千元。以這種宜措施，穩住改定外匯的急

切要求。然後把匯率問題延至明年春夏決定，其前提有三：一是全國交通暢通，一是全國生產恢復，一是全國物價穩定。到那時，決定外匯開放貿易，最為適宜。外匯匯率應該定得高些。國內物價高，應由國內生產來解決，不能靠外貨來沖平物價。因此，我們認為至少承認法幣貶值一千倍，應為三千三，減除美國通貨貶值百分之三十，亦應為二千元以上。這點我們希望當局擺脫美國金融勢力的羈絆，定下較高的匯率來保護工業，獎勵貿易。

新幣問題，最近甚囂塵上，甚至已開始定印，將以一比一千發行。目前的法幣，在當年看起來，未嘗不是時代的寵兒，凌駕各種鈔票而上之。斷送它的是通貨膨脹，如今誠然已憔悴不堪，奄奄一息，但其過在於通貨膨脹。目前如果毅然發行新幣，而財政仍然束手無方，結果必然是新的通貨膨脹，再一次循環。停止發行，法幣未必不能起死回生，繼續發行，新幣也必崩潰。目前一聽新幣之聲，我們有由衷的恐懼，怕我們的當局把法幣當中儲券，把人民當上海人，貶值之後，使我們一無所有。因此，我們反對發行新幣的實施，尤其在這青黃不接之時，我們不是德國，沒有戰敗，不是俄國，沒有革命。憑什麼可以不負責任的推翻法幣。（上次歐戰後各國均採舊幣整理，僅德蘇二國另發新幣。）

混亂要結束

檢閱市場，研究市場思想，給我們深刻的印象：勝利以來，經濟上并無昇平康樂和熱中建設的氣象，反之，投機之風，依然盛極一時。無論重慶、上海，商人以及銀行家，那一個不是還在找尋投機的最後一刻？一方面我們的民族經濟在混亂停擺，另一方面美商英商正挾其優勢的經濟力量插足東南，展望前途，我們實不勝其憂懼。

這種混亂局面的形成，有三個原因：

第一是政府管制政策的拖累。管制政策年來已遍及金融工業貿易各部門，經民間竭力反對以後，政府作了一些改變，這就是把管制的權力，由左手交到右手。花紗布局由財部交經部，索性成立紡織公司，囊括一切。貿易委員會由財政部交經濟部，變成商務局，可能以世界公司代替復興公司。此之謂，變本加厲，以暴易暴。另一方面戰後公布的接受敵產辦法，銀行設行辦法，也完全繼承管制精神。例如銀行設行不准超過三處，錢莊不得設行。本來銀行業可以多設分行經營匯兌，但一加限制，只好安住重慶從事投機了。各種實業，一般民衆更不敢問津，油水大的工業全部被國營去了。次有利的工業也被天上飛去的達官要人地痞流氓一手包辦。正當工商業界何敢自討沒趣。正因為民間資力找不到出路，所以只好從事投機，飲鴆自毒。

第二是復員工作的怠工。民衆唯一的要求是從速復員，家人得以團聚，工商得以繁榮。其中心關鍵，在於恢復交通。但是我們的交運當局，忙於運兵運糧，無暇顧及民衆，俞飛鵬部長碌碌

於京滬平津，回來以後發表北平交通受共黨破壞若干處津浦平漢平綏各路正力圖恢復。但是，並無片言隻字道及長江航運及華南交通。我們知道國民政府的經濟命脈在長江流域，如果此區交通早復，經濟繁榮，則政府始可得糧得錢。如果捨華南華中交通不圖，只致意於華北，則爭持不已，徒傷元氣。四月以來，滬滬海船二次被劫，粵漢鐵路至今不通，長江航運半身不遂，這使民衆有家歸不得，天怒人怨。同時，經濟的恢復，首賴交通的暢通，最近的阻塞，使貨不暢流，錢不通匯，更無法進行經濟的重建。如果我們交通當局，將全部飛機汽車船舶火車撥交人民復員，則老百姓必載道歡呼，全國一片骨肉團聚普天同慶之聲，樂之融融，無半點遺憾。同時商人資金努力溝通貨運，於是前後方經濟融爲一體，工廠開工，商號繁榮，而金融業亦必忙於做押放、匯兌、存放，則復員經濟可望立成。奈何不此之圖，此誠令人痛心不已！

第三是內爭的形勢。戰爭爲不祥之物，全國民衆七七以來苦戰八載，在求取民族的獨立。於今，獨立已得，則戰爭理宜告終。但最近數月來，戰事所招致的財政經濟生命財產的損失，實過於對外戰爭，同時，戰時經濟不但不結束，而且加深，這實在是饑餓狀態中的民衆所不能忍受的。戰爭的結果，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工業毀滅，農業荒蕪，將是國民經濟的毀滅。數月來，我們已見通貨加速發行，物價一度回漲，投機再度熾熱。內爭將毀滅國家的財政經濟實力，玩火者其慎諸！

工商界應該起來肅清投機家的錯覺，投機不是正途，終於要失腳。祖國賦與工商業界以重大的任務，要我們在廢墟之上辦工廠，創實業，忍受更大的辛勞艱苦。中國的工業化與民主，是時代的變輪，終將壓碎一切官僚統制，創造出工商繁榮的坦途。投機的道路是快捷的，可是潛伏着無限危機。實業的道路是艱苦的，但是終將成坦蕩的大道。

（十二、十七）

如何處置敵僞漢奸資本

中國的抗戰，是民主經濟民族資本對於敵寇資本和漢奸資本之戰，中國經濟在戰爭以來，分化為三大分野。一是敵寇資本和漢奸資本，獨佔了沿海沿江的經濟中心。一是民主經濟的新型，在沿江沿海和廣大的華北的地區憑據的是鄉村，以農村與都市對立，建立了自給的農村經濟和小工業，來封鎖和削弱敵僞經濟。一是大後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在買辦資本與官僚資本的層層障礙之下，民族資本在艱辛困苦的奮鬥，以保證軍用民需。由於勝利的來臨，經濟的鬥爭，也到了決定的階段，目前正是民主經濟和大後方民族資本，起來清算敵僞資本的時候了。

敵寇資本遍布沿海

我們首先要檢討敵寇資本在中國的成长。

日寇對華投資，始於一八九七年，但大量增加，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截至一九三六年，

竟達十五億元。其比例如下：

銀行金融業	九四、〇〇〇（千元）	六、〇（百分比）
紡織業	三一五、〇〇〇	二〇、一
一般工業	七五、〇〇〇	四、八
船舶運輸業	三〇、〇〇〇	一、九
貿易及商業	三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
礦業	九〇、〇〇〇	五、六
電力業	一六、〇〇〇	一、〇
鐵道業	二〇、〇〇〇	一、三
不動產業	三〇、〇〇〇	一、九
其他雜業	八〇、〇〇〇	五、一
一般政治借款	五〇〇、〇〇〇	三一、八
文化事業	二〇、〇〇〇	一、三
共計	一、五七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七七抗戰以來，敵人侵佔沿海，其資本的發展，尤其迅速，組織華北開發公司，華中振興公

司，作有計劃的開發，即此二公司，資本已達七萬萬元。在東北，則有滿洲重工業開發會社的組織。這類國策會社，運用軍事力量為後盾，威脅華資參加，掠奪中國工廠，來完成其經濟的開發網。

截至一九四〇年，據日人千葉成夫的調查，日資在華設廠者達一百零二家，其中總廠在日本滿洲者十七家，總廠在上海者八十五家。由於我敵後力量之壯大，敵人一般工廠，全集中於青島天津上海三處，以防備襲擊。東北由於敵寇經營多年，我游擊軍力量稍弱，其工廠比較分散於鄉區。敵人在上海的工廠，總廠及分廠合計，約達一百九十七家，資本約為三億五千萬元。分類統計如下。

業 別	廠數	資 本 額
機械工業	三一	三一、二九二、〇〇〇
電器工業	一一	四、九七五、〇〇〇
木材工業	三	一三二、〇〇〇
土石品工業	二一	一、〇三五、〇〇〇
化學工業	三五	二四、八四〇、〇〇〇
紡織工業	五五	一七七、七五五、〇〇〇

敵人在天津所設工廠，有五十三家，資金約爲二億元。分類統計如下：

業 別	廠 數	資 本
服飾工業	五	一四〇、〇〇〇
飲食工業	一九	一九、八七五、〇〇〇
文化工業	一〇	三、〇一〇、〇〇〇
雜項工業	七	一、四一五、〇〇〇
合 計	一九七	三五八、四六九、〇〇〇
金屬品工業	一	三〇〇、〇〇〇
機械工業	一四	三一、〇六〇、〇〇〇
電器工業	二	五、〇〇〇、〇〇〇
木材工業	四	六、一四〇、〇〇〇
化學工業	一三	四二、二〇〇、〇〇〇
紡織工業	九	八三、三二〇、〇〇〇
飲食品工業	七	七、七七〇、〇〇〇
文化工業	一	七、五〇〇、〇〇〇

雜項工業

二

一、三〇〇、〇〇〇

共 計

五三三

一八四、五九〇、〇〇〇

青島敵寇經營，以紗廠，火柴，機械業為主。戰前紗廠即達十八家，有紗錠四十八萬錠，線錠一萬六千錠，布機七千台。但戰後統計尚未獲具體材料。

整個華北地區，敵偽經濟的力量。一九三九年時，滿鐵會社有一個統計，其中輕工業工廠，日偽合計，共有紡織業三十五家，毛織七家，麵粉五十家，烟草十五家，樹膠十六家，火柴四十一家，染材十二家，造紙七家，造酸六家，製材十七家。這均就大廠而言。

東北是敵寇經營重工業的基地。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敵寇工業有迅速的發展，至一九四〇年擴充為一九三一年的六十四倍。目前工廠資本在十萬元以上者，達一百九十二家，資本十六億五千四百萬日圓。分類統計如下：

業 別	廠 數	資 本 數
礦及冶煉業	三四	九四九、〇〇〇、〇〇〇
機械工業	一三	二八五、一〇〇、〇〇〇
電器工業	五	一〇、一〇〇、〇〇〇
木材工業	一七	一一、四五〇、〇〇〇

土石品工業	二七	三三、三〇〇、〇〇〇
化學工業	三四	一八一、八七五、〇〇〇
紡織工業	一八	三八、三五〇、〇〇〇
服飾工業	二	七〇〇、〇〇〇
飲食工業	三二	八八、七五〇、〇〇〇
文化工業	一	二七〇、〇〇〇
雜項工業	九	一八、〇七〇、〇〇〇
共 計	一九二	一、六五四、〇六一、〇〇〇

由上項統計看出，敵人對於東北，華北，華中的經營，是有計劃的掠奪，七年來其力量確已相當強大。

敵偽漢奸資本的混血兒

在敵寇自行經營的工廠之外，尚有敵偽漢奸資本的混血兒。此類工業的數量亦頗為巨大。據目前粗略的統計，有三百二十五家，其中半數廠家資本即達五億四千萬日圓，二億國幣，其中一

百六十五家尙未計入。

其分類統計如下：

(其中有日資的以千圓日元爲單位，華資以千元國幣爲單位，華資註千元，日資不加註。)

	華北		華中		華東		華北	
	廠數	資本(千圓)	廠數	資本	廠數	資本	廠數	資本
水電煤氣業	16	132.100	2	460.000				
礦及冶煉業	36	186.940	5	55.000				
機械工業	10	4.978	7	1.145千元				
電器工業	1	300						
土石品工業	4	14.900千元	4	10.400千元				
化學工業	50	144.000 100千元	39	1.000	13	4.682		
紡織工業	21	4.500 128.040千元	39	74.850千元	3	12.151		
飲食品工業	43	50.985千元	31	13.602千元	2	52.625		
合計	180	470.718千圓 96.825千元	127	102.000千圓 100.015千元	18	70.407千元		

此類工廠，多爲掠奪我國廠礦，改組經營。其方式有下列六種：（一）軍管理，（二）委任經營，（三）原主委任，（四）中日合辦，（五）租借，（六）收買。軍管理，是日軍直接經營。委任經營則爲日本會社經營。原主委任，則爲原主委託實施合作，其辦法爲：（一）日方提供技術與人材，（二）華方提供資本及修繕費用，（三）盈餘四六分，日六華四。中日合辦，多用於統制企業，由委託經營及原主委託進一步發展。租借類同掠奪，收買則亦近乎強購。以上工廠，不論其原主爲誰，在淪陷工廠確是操諸敵僞手中，而且成爲敵僞經濟的一部份。

民族工業家的呼聲

勝利以來，大後方民族工業家發出了雄偉的吼聲：沒收敵僞漢奸資本，發給民間工業家經營。這要求，與堅決破擊敵僞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力量，嚴厲懲治戰爭罪犯的呼聲，是完全一致的。

在戰爭結束後的第三天，吳蘊初潘仰山余名鈺胡厥文諸氏就在遷川工廠緊急會議中說：「凡是敵僞漢奸資本，就應該完全沒收！」這議案，得到大後方全體工業界的支持與擁護。吳夔梅諸氏在星五聚餐會上也大聲疾呼的說：政府當年爲了動員工廠搬移後方，曾經告訴我們，淪陷區工廠將來必然要沒收，我們搬遷到後方的民間工業家，可以分到敵僞的廠礦。林繼庸先生以這義正

詞嚴的說辭，使我們一撥再撥，到大後方來與全國軍民同甘共苦。這幾年來後方工業的艱辛有目共睹，忍受各種管制的束縛，繳了多少稅捐公債，只剩下部破敝機器以維殘局。勝利的好音傳來，後方工業便陷於停產危機之中，如果政府不宣佈沒收敵偽廠礦分配民間經營，則後方民族經濟崩潰可以立見。

爲什麼必須沒收敵偽漢奸資本？

第一因爲敵偽漢奸資本與我民族資本勢不兩立。淪陷區敵偽漢奸資本，在七年的掠奪中壯大得可觀，後方資本相形見絀。如果說兩者並存，則結果必致漢奸資本吞沒民族資本。

我們的工業資本，自抗戰以來，由於政府管制的歧途，早就在日益削弱之中。沿海內遷，損失過半，沿江內遷又損失其半，湘桂之遷，反把西南實業毀於金城江。其實力的削弱是可驚的。大後方工廠，總計三千七百五十家，但資本不過三十八億，工人約二十六萬人，馬力七萬匹，工具機八千七百廿七部。我們工廠的家數雖多，但多爲中小工業，例如居首位的化學工業（約一千一百四十四家），大多數製的是皂燭牙粉，製酸鹼者不及十家。資本額雖多，但三十萬萬的法幣，其實際價值，何異於戰前的三百萬。敵偽工廠與我民族資本力量對比之懸殊，在紡織業方面，尤其清楚。淪陷區域紡織業統計：

地 區 紗 錠 線 錠 布 機

華中區	一、七七八、六八八	一〇九、九九二	一〇六、六六〇
華北區	四八〇、七八八	四七、八五〇	大 五、五八七
		小 二一〇	

滬青津城區

二、二三七、五一四

四一一、二〇四

三六、五六九

合 計

四、四九六、八九〇

五六九、〇四六

五九、〇二五

但大後方的紡織業祇擁有二十一萬紗錠，相差二十二倍之鉅！

潘仰山氏慨然說：「如果敵偽漢奸工廠留下來，那裏還用得着我們辦廠？」這是道破了勢不兩立的情勢。

第二，爲了施行對於敵偽漢奸的徵罰，必須沒收其工廠。留在淪陷區的廠，爲了自己的利益，與敵人相結納，往往成爲敵寇經濟的一部份。例如從事紡織的工廠，其織出的布疋，往往是敵人的軍需，修理汽車的工廠，其修理的汽車，往往便利敵人輸送。縱然製造的不是子彈刺刀，其對後方人民的犯罪，與侵略者同等。抗戰初期，有堅壁清野的號召，凡是可搬的就搬，凡是不能搬的就破壞，這都是因爲現代戰爭是總體戰，不容有任何直接間接的資敵行爲。但是有一部份廠家，竟昧於民族大義甘於爲敵人服役，復廠開工，以貪圖利潤。其生產力量對於敵人是大有貢獻，對我民族經濟却毫無裨補，對敵後軍民既未有經濟上的支授，對後方更是犯罪行爲。

在軍事上政治上我們決不能寬容偽軍偽府的漢奸頭子，在經濟上我們也決不放鬆這種「合作主義者」。我們應該效法法國人民，沒收與敵合作的銀行工廠，不論其規模的大小。

目前應有的緊急步驟

民間工業家要求沒收敵偽漢奸工廠，輿論也予以極大的支持。然而政府截至今日，尙無明確的表示。八月廿一日行政院通過的收復區工礦事業處理辦法，許多地方欠明確。

我們認爲在目前應該採取下列幾種緊急步驟：

第一，政府應即明白宣佈，凡是敵偽自辦工廠，或與敵偽合作之漢奸工廠，應即沒收。除部份應由政府經營者外，全數分配或租借民間工業家經營，以肅清漢奸資本，發達民族資本，并藉以補償有功抗戰之工廠的辛勞。發還原主，應極其慎重。有若干工廠一方面內遷，小規模生產，一方面留下技術人員，輔助敵偽經營原廠，大賺其錢。這種兩面派的做法，今日應痛加懲罰，即以其與敵合作之罪嫌，取消其原主資格。沒收的各廠，決不能公廠歸國營，私廠還原主了事。應該是公廠私廠一起沒收，分配給所有有功抗戰的工廠經營。同時有功抗戰的工廠，不論其是否在淪陷區原有財產，一律鼓勵其前往經營。

第二，敵偽漢奸工廠的調查清理，必須由後方有功抗戰工業人士參加，淪陷區各廠勞工參加，敵後軍民代表參加。最近兩年來，重慶街頭，常常出現一種似漢奸似要人的，來往於大後方淪陷區的人物。按其辦廠時與敵人密切合作，他是漢奸，按其來到後方四處鑽營，又似是「身在番邦心在漢」。但按其實際行為看來，其行動却完全幫了敵人的忙。這類似官似商的活動方式，難保我們的官僚機構不受欺騙。爲了根絕一切說項求免，欺騙活動，應由民營工業家，政府當局，勞工，敵後代表共同組織敵偽漢奸廠礦清理委員會。獎勵人民的揭發與檢舉，並歡迎該廠勞工的提供材料。應該授以一切財產沒收之權，工廠恢復經營之權。單單任命一個經濟部特派員，是絕對無法把這一工作做得圓滿的。

總之，我們堅持經濟上必須毀壞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資本，漢奸的買辦資本，以培植民族資本，促成經濟民主。預防官僚資本的優容袒護，和獨吞經濟果實的企圖。因此，我們支持民族工業家要求參加敵偽廠礦接受機構，並要求分配民營廠礦經營。同時即敵後軍民和勞工，亦應有參加的必要與權利，以共同努力於民主經濟的建設。

(三五、八、廿)

勝利震撼了重慶市場

物價跌了

重慶人做了一場李柏大夢。

一天以前，我們煩惱着物價高漲，通貨膨脹，準備着忍受漫長的生活的磨難。一天之後，我們叨盟邦之光，居然成了勝利者，生活上的重負似乎陡然消失了。

但是勝利的路途并不一帆風順，正如政治上一樣，暗礁四伏。

昨天的市場，就為工商界敲起了警鐘。

市場上普遍的現象是：物價下跌。

這解放了消費大眾的心情，無疑的是勝利帶給人民的第一個禮物，值得寬慰的。幣正下跌約百分之四十。百貨下跌約百分之四十。

資料下跌在前數日開始，亦在百分之四十左右。

五金電料下跌百分之二十左右，油類，食糖，紙烟下跌至百分之二十不等。肉類小菜也下跌了。

只有糧食還穩着。

這說明了商品市場跌風正熾，越是輕巧貴重可以囤積居奇的東西，越是大量拋出，跌得最重。米糧一類無彈性物品稍穩，但是跌風勢將繼續席捲市場，小漲小落也許有，但是跌定了。

其次是黃金美鈔下跌。黃金由十七萬慘跌至十二萬元，美鈔由上三千下跌至一千八百元。於是期條跌至七萬元，存單跌至五萬八，其慘無比。

這種情形反映了貨幣價值的開始上漲。同時這也反映了金融的收縮頭寸運動效力之巨。

中國的通貨膨脹約四百倍，然而物價漲上三千倍。這比例不太相稱。其間，物貨缺乏所造成恐慌心理與囤積居奇，尤有推波助瀾的擴大作用。通貨膨脹是形體，物價高漲是影子，這邊高一尺，那邊高一丈。

現在通貨膨脹和物資缺乏，似乎都已到了極邊，應該停止了，紛紛拋出存貨，加上頭寸之緊，跌就成爲必然的。

因此，我們觀察最近的市場，商品趨跌，美鈔黃金也趨跌。其中糧食和出口物資（桐油豬鬃

絲牛羊皮)可能上漲，但改變不了大局。

收縮頭寸的運動

金融界正展開着一個收縮頭寸的運動，銀行爲了準備存戶提存要停做放款，下江人和下江銀行紛紛着手把一切動產變成錢。而且由於物價下跌，投資貨幣和投機市場成爲險途。這種運動，與最近的黃金存戶歇四成相連續，將形成長時間的緊象。

在這時，國家行局不能例外，也勢將趨向於頭寸收縮，盛傳目前在四聯會議席上，就有人指出：「抗戰勝利以後，物價下跌，不知多少銀行要關門尤其是商業銀行要受淘汰。」另一個人就指出：「國家行局現在就應該開始變賣不動產，停做長期貸放控制頭寸，以免吃虧」。

這些話前半句都對，後半句都不對。商業行莊固然不甚健全，年來成爲衆矢之的，但是無庸否認，它確是與各商幫，各工廠血肉相連的，而這不健全的行莊又是整個經濟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部份，這不是外科手術所治得好的。在一個風險之前，一個銀行之倒，可以牽動無數行莊的波動。俞部長說：「金融安定才能成就經濟繁榮。」誠然如此，今天我們深盼當局準備頭寸，必要時出而救濟市場。

國家行局算盤要精，但是不要貪小利而忘大義，就中央銀行來說，它有安定金融市場的義務，不能以行局利益斤斤計較，應該從速準備頭寸，救濟各國家銀行局商業行莊。就中交農郵信來說，其任務或做農貸，或做工貸，或做貿易，或做一般生產事業。目前各業都要進行復員，事實上需要很多資金，在這時非但不應該停做貸款，收回貸款，而且應該擴大貸款。血液不是爲血液而存在的，其任務在育骨生肌。國家銀行在此擴大的貸款要求之前，不應該退縮。

從目前工商界的情形看來，戰爭之後就要繁榮工商業，需要一般工業家到淪陷區重建工業設備饑饉，需要商人去做生意，使經濟生活不致停擺。這一切動的打算，都需要錢。目前政府應該舉辦大量的工商復員貸款，與從前撥廠入川的工礦貸款作歷史的相續。

工商界希望政府撥出起碼一百億的工商復員貸款出來。這將幫助了工商業的出川。連帶使許多人民重返故園。同時，這又解救了重慶市的銀根緊迫現象。

救濟迫不容緩

物價跌，頭寸緊，這是戰時經濟往前變化的接筭時期。這當兒，將是工商金融界空前難關。許多工廠不敢再生產。許多商店要關門，許多行莊要破產。但是，久經苦難的中國經濟，實在經不起一個大風浪，不能幸災樂禍。救濟工商業，進而擴大工商業，實在迫不容緩。

市場崩潰中

風聲鶴唳

重慶市場正進入風聲鶴唳的時期。

在商品市場隨時有一陣警告的呼喊：「××銀行倒了！」「它的本票千萬不要收！」

在銀行之間，一夕數驚；「某某百貨行倒了！」「某行被欠×千萬！」

工業家更坦白：「我們束手待斃！」

八月中旬比期是重慶市場的一大難關，但是這好像只是預行警報，小比以來市場日緊一日，八底大比將是暴風雨來臨的日子。

我們的工業家商人銀行實業家，紛紛倉惶集議。工業界開過三次會，銀行界開過二次會，商會開過三次會。一致的呼號是：

金融界要崩潰了！

工廠要停工了！

商店要關門了！

無庸否認，事態的嚴重，出乎官方意料之外，也出乎民間估計之外。八月十一日以來，一個風暴接着一個風暴，這已經不是一個偶然的波動，而是透露出了戰後經濟恐慌的開始。

戰後經濟恐慌，將是戰時經濟向平時經濟過渡的階段。如果我們缺乏明確迅速的政策，將使國民經濟全部停擺，而且使戰後經濟萎縮退嬰，招致長期的痛苦，尤其可慮的將助長買辦漢奸資本的飛揚跋扈。

經濟恐慌三個方向

經濟恐慌的徵象有三點：物價跌落，信用緊縮，產業停工，我們目前的經濟情形恰正如此。

第一、物價跌落的趨勢，正在方興未艾。勝利突襲市場之日，首先跌落的是布疋百貨五金電料這類舶來品，其次似跌非跌的是糧食和日用食品，呈相反上昇的是山貨牛羊皮生絲豬鬃，然而不數日，糧食山貨也疲了。

爲什麼物價必然趨跌呢？這原因有幾個方面：戰時物價一般統計約漲三千倍，這是非常不合理的事。通貨膨脹絕對量不過四百倍，相對量亦不過千倍，而物價上漲如此之高，顯然人心看漲囤積風行，是一大原因。即是說通貨看跌物價看漲的社會心理，使物價高漲的過程快馬加鞭。如今，這心理改變了，通貨看穩，物價看跌，故一日之間會使市場下瀉百分之四十。

敵僞投降以後，淪陷區得以保全，又是物價看跌的原因。如果我們經過數年惡戰打出去，敵僞可能逐漸破壞我們的物資：米糧煤炭布疋。但是現在不然。今日淪陷區儘是膏腴之地，其富庶遠過後方，後方物資無需乎運往前方，收復區與大後方物價將呈相應的跌落。若再加上半年以後，歐美救濟物資的大批來到，物資決不至像目前如此匱乏。因此物價不僅在最近月內要跌落，即淪陷區收復後也要跌落。

國外貿易出口物資，也會跌落，不過跌勢稍穩。原因很簡單，即是貿易的大量開放，尙不是三兩月的事情，而且目前生絲豬鬃的價格，由於一般生產成本將趨降低，不可能衆跌獨漲。

戰時經濟的結束，即宣布了商品投機的死刑。今後，不能再有暴利，再有飛漲。如果誰想囤糧食囤藥材發財，誰就要準備破產。

物價跌落是必然的規律，而且要經過長期的痛苦的過程，也許半年，才能稍趨穩定。這跌落的過程是長期的，因此成品跌原料不跌，工業品跌農產品不跌，批發價跌零售不跌，都是可能的，

這便增加了工業家再生產的痛苦，也增加了商人擴大經營的痛苦。

第二，信用緊縮正在開始，物價跌落掘壞了工商業基礎。信用是一個連鎖過程，顧客信銀行，銀行放工商業。在這工商界風雨飄搖的日子，任何人都要把貸款收回來，於是顧客逼銀行，銀行收放款。八月十一日至十五日，是貨幣被銀行逼慘了的日子。小比至今又是銀行被顧客逼慘了的日子。「一切變成錢」是信用緊縮時期的社會心理，於是頭寸奇緊。中央銀行近日來票據交換每日差額恆達十億，這是可慮的數目。

使信用緊縮火上加油的，是投機事業的全盤垮台，大後方的行莊，很少不從事投機事業。但在半月以來，黃金由二十餘萬跌到七萬元，美鈔由三千跌至一千元，平均下跌至三分之一。這是使銀行根本垮台的因素。大部份行莊，其頭寸的運用，無容諱言，全在投機事業。投機市場跌落至三分之一，不僅使一年來投機盈利全部化作烏有，而且傷了老本。正因此，許多行莊眼看著若無生力軍的加入，必倒無疑，存戶在此情況下，焉得不競相提存。

對工商界的不信賴，對銀行界的不信賴，交織成了一幅信用緊縮的緊張畫面。金融恐慌是產業恐慌的體現。而金融恐慌爆發為銀行倒閉之日，又將使產業界全部停擺。

物價不會回漲，黃金不會回漲。美鈔正如外匯物資一樣，也許會回漲，但期尚遙遙，故銀行的痛苦，也是深長而久遠。

第三，產業停工是最嚴重的後果。物價正在跌，誰以市價購入原料，將來低價售出出品，誰就要準備蝕本。工業家在此情況下，是應該停工觀變的，待物價穩定之後，再行開工。但是我們的產業家，萬一停工，便要立即宣告破產，因為每一家工廠全有債務，而且廠內毫無半文積蓄。目前是在停工不得開工不能。日前戰時生產局宣佈停止定貨，二百餘機器鋼鐵業代表，相對悽然，八月份起全廠要斷炊絕食。日用品工業，大規模者迫於全廠職工生活不能不勉強維持，小規模者早已停工息火。

產業停工的結果，數月後物資缺乏，猶爲小事，民族產業的天折，將使中華民族大傷元氣。物價跌落壓倒了商業，信用緊縮壓倒了銀行，產業停工壓倒了工廠。終歸結果，將是店員行員工人的失業，逼使勞苦的人們，在勝利之後，步入痛苦的深淵。

政府決策彷徨歧途

市場在風聲鶴唳，官場却在徬徨歧途。我們的財政經濟政策，在一個山巖時到平時的九十度大轉灣之前，手足無措。

工商界的要求是什麼？

工業界要求的是沒收漢奸資本，發展民族工業。抗戰八年工業家含辛茹苦的目的，就在於擺脫帝國主義及其買辦資本的羈絆，發展獨立的民族工業。戰爭以來，買辦資本在淪陷區，受敵人的豢養，無疑的大為增強。民族資本在大後方，支持抗戰，力量消耗殆盡。如果此時漢奸資本被容忍下來，則民族工業在京滬一帶別想有立足之地。同時，由於管制，工業界在後方並沒有賺到錢，戰後發展必須擴充資本，定購外國機器，吸收外國資本，在這裏需要政府賣給外匯，需要中央銀行作定貨担保。

商業界要求的是政府開放國外貿易，取消統購統銷，和國內物資轉運的種種管制。

銀行界要求的開放金融管制，利率、匯兌、設行的一切戰時管制必須取消，同時政府對於目前銀根的緊迫，應採取有效的緊急措施。

可是我們的財政經濟當局做了些什麼？

戰時生產局不顧數十萬職工的生活，立即停止定貨，陷工業生產於停頓。但同時張茲闈氏竟公然說對敵僞工業未便嚴格，某部長亦說淪陷區工廠很苦。對於工廠購買外匯和取得中央銀行担保，却置若罔聞，花紗布管制和統購統銷，笑罵由他人，我仍我貫。

金融上的救濟，當局雖然說是頗為關切，實則口惠多於實至。公庫證提供美鈔黃金抵押，照市價七折，已經够苛，同時拆款期限有定，不過三日五日。結果公庫證總額二十億，實則抵用者

不過三億四億。政府却無論如何不肯以十七萬的官價，收購黃金，實際解救行莊困難。只有一點政府機關是在積極推動的，這就是派出了無數大小官員，準備衣錦還鄉。

「SOS」

中國的民族資本，本來就脆弱，加上抗戰幾年來統制政策的惡果，已經疲敝不堪了，使之不能不依賴政府。工業界得靠戰時生產局四聯總處，金融界要靠中交農和財政部，商業界要靠經濟部財政部。如果政府當局對於民族資本不採取有效的救助，抗戰勝利的果實，就將爲買辦資本所竊取。

目前的經濟恐慌，決不單祇是投機市場的崩潰，而且將是戰時經濟的癱瘓。這是政府戰時經濟政策惡果的總暴露，是統制政策窒息了工業界，使其無力應付遺物價暴落的局面，更無力設廠復員。是政府黃金政策，鼓舞了後方人民的投機熱，驅使行莊乃至貨幣百姓，猛栽了一個大筋斗。戰時財政經濟政策既已錯了，戰後財政經濟政策，必須在人民的監督下，重新厘定，否則就不能够渡過這半年的經濟恐慌局面。

(八·廿二)

工商界怒吼了

記工業界的臨時會員大會

(特寫) 貨物跌價，信用緊縮，全國工商金融業被迫得走頭無路，旬日以來，到處瀰漫着失望憤懣的情緒。昨日下午江蘇同鄉會裏中國工業協會暨遷川工廠聯合會聯合舉行臨時會員大會。工商界的情緒在沸騰了，逐漸接近着爆炸點。

停廠危機逼迫着工廠主們，冒暑趕來參加大會，因此到會會員人數較之平常倍增，約有三百餘人。會議推定主席團是吳蘊初、胡厥文、李燭塵三理事長。

主席胡厥文致詞以後，吳葵梅氏首先報告，三團體理監聯席會議對當前工商困難，曾有一個決議。其中緊急救濟項目，並已呈送翁文灝部長，到底政府辦不辦，就看翁部長今天的答覆。

正在說着，翁部長就到了。翁氏衣米色西服，很濕文藝，在一致的掌聲中，走上講台。工業界確實是把他當工商救主而捧上講台的。

翁文灝氏的報告

翁氏以行政院副院長，戰時生產局長，經濟部長三重身份，來解答問題，仍然以他一貫的傲然的滿不在乎的態度開始談話：

「中國工業建設要經三個時期：一、抗戰時期，二、復員時期，三、建設時期。目前正在復員時期，必然要經過一番痛苦。這時期而且不會太短，因為交通不方便，復員必延長。

「復員工作分二部份，前方最重要，後方也不能忽視。前方已派了七區特派員，但沒收敵偽廠礦問題很複雜，要待法律解決。

「後方工作有的要政府辦，有的要民間辦。政府救濟後方工業，早有辦法，但沒有核准，不便公佈。但原則上可說明二點：（一）政府準備定點貨，以維持工業生產，但是定貨不能太讓政府蝕本。我們準備弄點鐵軌，如湖南煤礦，寶天鐵路，黔桂鐵路，敘昆鐵路，都可以添修。此外還可定點儀器。（二）四聯總處應該續放工貸，這點正在商酌之中。

「大家何必愁眉苦臉呢？我們應該保持樂觀。我倒要奉勸各位，自己的專業上必發努力，工作效率要加強，以應付跌價局面。同時，必要的停工也要執行。許多不必要的不合標準的廠，要準備停工，政府也準備收買一部份生財，這是淘汰過程」。

翁文灝氏談話在他認為很直率而勇敢。但台下却失望而煩燥了。

火山的爆發

陳鈞氏首先發言：「剛才我們聽到的，是翁文灝部長的學術演講，對實際問題，一點都沒有裨益。」

「物價狂跌，工商界已經要停工崩潰了，這時再也不需要理論說教，要的是切實救濟。金融業政府已經有二十億公庫證以資救濟，爲什麼獨薄待工商業？目前我們要求政府給一百萬萬的救濟貸款。這貸款必須不經過商業銀行，直接發給工廠。現在後方工業被繁重稅捐和統制政策弄得奄奄一息，只剩一部破機器，還談什麼復員。政府認爲有些工廠要關門，我的不大不小的廠，八年來不得一文貸款，想來應該在淘汰之列。其實政府八年來又何嘗幫助過我們這些中小廠。不過，我們中小工業絕對不能接受我們部長這個意見！」

羣衆的情緒，像火山爆發。陳氏的每一句話，都引起一陣大鼓掌，夾雜着歡呼的聲音。

翁副院長的表白

翁文灝氏，在主席台上，連連揮扇，作不耐之態，可惜主席團仍然不便制止陳氏發言。陳氏發言完畢後又一陣鼓掌，越發覺得這空氣太難堪了。氣急地走近講台，他聲音低沉的說：

「我們不是在辯論與質問，主席也不會是審判官。政府以二十億元爲商業行莊周轉的事情，我無權過問。至於各位要四聯直接放款工廠，不要抵押，想來不大可能。」

「我個人是研究地質的，我也是老百姓啊！我自信很清廉，我沒有受過禮券。更沒有收到紅股。」這一番表白，似乎感動了幾位老者，主席團爲此不安地互視着，翁氏乘此快快下台而去，歡送的掌聲還是不少，但是還不像歡迎時熱烈了。

張惶與煩燥

翁文灝氏去了，解決問題的人去了。羣衆張惶着，似乎有些人認爲剛才發言的鹵莽，已開罪了工商救主。終於吳羹梅氏起來，打開僵局；「平心而論，陳先生的話，一點都沒有過份！機器同業公會馬雄冠理事長的順昌廠，月底沒有辦法發薪，他明天的伙食都開不出來了！」

許瘦峯氏憤憤地說：「政府貸款也好，要我們關廠也好，請快。合標準的就貸款，不合標準的，我們這些小廠，請即收買。賣掉機器，我們也好回家。」

吳羹梅氏也聲明，幾年來的工貸辦法，民間得了多少實惠是很難說的，就爲了怕工貸的二十一條件，都未敢嘗試。莊茂如氏說，他的家庭工業社也不敢去請貸款，因爲四聯要原料作抵，我的原料少，本錢小，不敢造次去取抵押放款。

章乃器氏提出了三點意見：（一）物價必須穩定，政府明白宣佈物價政策。我認爲應穩在二千倍左右，（據他估計重慶是三千倍，昆明五千倍），如跌至三百倍五百倍，則國民經濟將全盤破產。（二）一百萬萬的貸款，應正名爲救濟金。（三）小廠不應停工，在西康小廠還不可多見，

政府應協助其內遷。

徐崇林氏認為政府應該立即宣佈一切戰時管制工商法令的廢止，并免稅數年。

市商會的請願代表羅修鏞報告，他們在財政部聽了魯佩璋次長和戴銘禮司長的幾句談話，感然而返。

九十九度的近沸點

發言者越來越激昂了，但是空氣越來越焦灼，發牢騷，政府不理又怎麼辦？

有人提出勝利日（即將決定）以後，應自動放假三個星期，聯合商會休息。同時對官商銀行自動減息至二分，老實的胡厥文主席，不知如何措理是好。

葛喬與龔持諸氏，却提出了另一個辦法：聯合工商業一齊請願，向經濟部財政部請願，向國府請願。這個意見馬上得到一致擁護。吳羹梅氏提出補充意見，先由吳蘊初、胡厥文、章乃器、陳鈞、許瘦峯，徐崇林諸氏向當局申述意見。卅日上午九時，在江蘇同鄉會開第二次臨時會員大會，聽取交涉結果，如果無辦法，全體會員就一起去請願。

請願不成怎麼辦？ 羣衆中一陣鼓掌： 停工！停市！

工商界一向是平靜的。數年來今天第一次他們被激動起來了，這是飢餓的力量在驅使着。這時我們高高在上政治家，應該記下這天的溫度來了：九十九度。

（八、廿一）

十字街頭的中國財政

戰時財政的困難階段

中國的財政經濟危機，正瀕臨着最困難最嚴重的階段。

這種危機的造成，由於三個因素：

第一，是去年中原湘桂戰事失利，嚴重削弱了我們的財源，在此之前，我們的歲入可勉強抵補支出之半。但在富庶的河南湖南湘綫淪陷，東南阻絕，西南告緊之後，稅收至少減半。如加上以上各地田賦糧食以及隨地徵發的物資，我們的損失當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無怪乎三十二年度收入可抵支出百分之五十，三十五年度收入便只抵支出百分之二十二，三十四年度收入恐怕只能抵百分之十左右了。

第二，是戰時軍費支出的龐大。由於美軍的加入中國戰場，由於改善士兵生活的實施，俞部

長在軍事第一的原則下，無限制的支持了軍費。美軍在中國，要在魏特邁亞氏所謂「中世紀的中國」，過二十世紀的現代生活，於是一個美國兵的消耗抵得上五百個中國兵。美軍經費支出，低估也佔全國總支出的三分之一。

第三，是戰時經濟危機已接近其爆發點。戰爭以來，我們的財政經濟政策，循着通貨膨脹的財政政策，工商管制的經濟政策。前者把民衆的購買力變爲政府的購買力，後者變工商界的權益爲政府專利的權益，以取得物資。政府需要軍衣，便管制花紗布，扣取數百萬襲軍衣。政府需要絲茶桐油錫砂，便實行統購統銷，要老百姓低價出售，以便佔有這批物資。政府認爲火柴香煙有利可圖，便實行專賣。這是經濟政策服從財政政策。這種政策的惡果，腐爛了全盤國民經濟，民衆買不起東西，工商界不敢做生意。那種政策去年以來并未有絲毫改變。因此生產萎縮，物資缺乏，物價上漲。

展望最近的時局，支出還要急速擴大，由於各種軍事行動的進行，陳辭修氏所謂「打出去得糧」，只是口號而已，暫時是既打不出也得不到糧。由於物價之漲，支出更要膨大。展望今年底爲止，我們的支出恐怕要達到十三個圈。這確是最嚴重的財政難關。

通貨膨脹到什麼程度

中國的通貨膨脹到了什麼田地呢？官方諱莫如深。據我的估計。如以廿五年爲準，今天的數字如下；

二十五年	一〇〇	三十年	一，三〇〇
二十六年	一三三	三十二年	二，〇〇〇
二十七年	二〇〇	三十三年	六，三〇〇
二十八年	三〇〇	三十四年	一六，〇〇〇
二十九年	六五〇		四〇，〇〇〇（上期）

在上次大戰，交戰國的法國，戰爭結束，其貨幣膨脹不過六倍，物價騰貴不過三倍，戰敗國的德國，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〇年，其通貨膨脹不過二十倍。我們中國的通貨膨脹，今天却達四百倍。如果把戰時物資的缺乏，貨幣流通需要量相對縮小，我們通貨的相對膨脹更何啻四百倍。通貨膨脹是政府對於勞工階層的強制借款，迫使物價高漲，促進了投機，障礙了生產，反過來又擴大了政府的支出。此之謂惡性的循環的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的結果，是搬起石頭，打了自己的脚。一九二三年的德國，一月份一億馬克可值三千二百四十七個美金，九月份就變爲〇·七美金。印刷費比之發券的收入還高，發券愈來愈不划算了。

通貨膨脹對國民經濟影響是：保證了物價青雲直上，保證了投機市場裏萬無一失，打擊了工商業的再生產。但是最終同樣打擊了政府當局；印鈔的貨幣單位越來越大，由五元十元五十元乃至於千元二千元，印鈔成本已經漲至數十元，同時紙張油墨的缺乏，使鈔票這不花本錢的生意，也難乎爲繼。尤其可怕的是加深了財政經濟的破產，製造了社會的不安。

舊財政與新財政的交替

戰時財政的籌措不外乎三途：一是租稅，一是公債，一是通貨膨脹。此外還有中國人自創的黃金外匯政策。公債在中國，可以說是最不吃香的方式。由於政府信用之低，至今公債儲券不過價值二成。（黃金征收四成以後，更是一蹶不振了。）公債無異於租稅，勸募爲名，勅派爲實。歷年以來公債成績最差，同盟勝利公債至今還在推銷三十二年度的積欠。在歐美各國公債是主要的籌款方式，但在中國却毫不生作用。至於美金公債儲券，其性質又作別論。

租稅在中國經濟萎縮情形下，是無法發達的。這猶如太瘦的母雞，無法生蛋一樣。租稅可分三種，一種是向一般民衆徵收的如鹽稅等，一種是向農村徵收的，田賦及捐稅，一種是向都市徵收的，主要的是工商業和銀行，如統稅利得稅。目前除了田賦稍有收穫以外，其餘收入少而又少。

但在國上日蹙的情形之下，這一切稅收也是無法增加的。

中國所倚爲財政主要收入的方式，却是另外二種：一是通貨膨脹，一是黃金外匯政策，合起來，要佔支出的百分之七十左右。黃金外匯政策是中國財政的新發明。外匯類同外債（由外國借來），但在國內發生買賣作用，收財政的效果。黃金來自國外，但其利用來增加財政收入，絕非金準備的調節作用可比。去年黃金政策收回六百億，幾值赤字的一半。這種出售黃金發行美金公債美金儲券的政策，無疑的是戰費籌措上的左道旁門，但却是政府認爲有效的方法。

今天財政是否走進了絕路呢？

是的，今天抗戰幾年來的經濟財政政策已經到了它歷史上的清算期。今春以來，國內工商界同聲呼籲取消燃料管制統銷以及花紗布管制和各種專賣，參政會裏對通貨膨脹也一再敲起警鐘，這就是說明民衆對於這種財政經濟政策已經深惡痛絕，而要求其澈底廢除。

財政上究竟有沒有可行的新路呢？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財政上仍然有其坦蕩大道的。

財政問題不能就財政上解決，必須從經濟上去解決，經濟是母，財政是蛋，必先經濟充裕，然後財政富足。民窮而「國」富，是獨夫作風，終究要破產的。經濟問題的癥結，在於打破統制經濟，把工商界的枷鎖一次打開，大量發展生產事業，戰時生產局乃至經濟部財政部，應該配合

起來。不要培養官營私利的官僚資本，而大膽發展民間工商業。

如果沒有經濟政策的痛改前愆，物資依然不足，物價依然高漲，這一基礎上，就沒有辦法執行財政政策的改造。

財政上有沒有辦法革新呢？有的。

第一可行的是，動用三萬萬凍結美金。抗戰八年打的全是老百姓的血汗錢，海外寓公國內達官，其財產原封不動存在美國，這是不平之至。這筆錢萬一拿出來，或發美金公債，或市價賣出外匯，足打一年有餘。

第二可行的，是動用政府將近十億外匯。美軍在華支出浩大，使財政支出多增百分之五十，使通貨膨脹擴大。截至最近為止，美國撥款五億以上，（據美國發表約八億）連同政府以前所存，當有十億。人家好心好意給我們一點補償，解救財政的困難。我們政府實在不便再把這錢存在美國銀行生息，而騷擾國內老百姓，打不花錢的仗。運用的方式，買黃金來賣，或發行美金公債英鎊公債，或開放工商外匯，均可以立致效果。

這個辦法，純然是應急，也就是說以黃金外匯政策來通權達變。這個政策有其弊端，即助長金融資本官僚資本的發財。黃金案中許多人物聲稱，他們是擁護黃金政策的忠實民衆。此語確非虛言。今天擁護黃金政策者，是銀行家投機人和官僚資本家，沾小惠的市民，是無可無不可的。

因此無怪乎許多學者紛紛出而指責黃金政策。但不心而論，黃金政策無需反對，只是除了黃金別無政策，才是危險的歧途。

動用大戶美國存款，動用政府存款，實行外匯開放，大批吸收法幣回籠，還是惟一可行的應急之策。不妨先以這種政策，來穩定市場，停止通貨膨脹，同時實行經濟上痛徹的改革，培養豐裕的財源。如果只心醉於黃金外匯的捷徑，一方面既不能停止通貨膨脹，一方面而又發展投機窒息生產，這種黃金政策必然失敗，而貽羞歷史。

不能粉飾太平閃爍其辭

在這緊急的關頭，我們聽到了宋院長的參政會演講。他以一派樂觀之詞，敘述其財政經濟政策：「現在最困難的問題，還是經濟問題，也就是物價問題。關於這一點，本人可以簡單的向各位報告。在華盛頓時，本人與美政府商洽援助得到相當成果。即以黃金一項而論，最近期內就有極大數量運來國內，作法幣準備金，至以後黃金政策，政府體察環境不斷在籌議之中。我們的政策，不一定就將黃金全部出售，但是無論如何政府有力量在手，就是黃金一項，也就可以控制金融。」同時又聲明國外物資布疋等物，即將大量輸入。因此「本人敢說，抑制物價的武器已經在

擲，對於解決目前經濟的方案，已經有端緒，并且相信可以得到實現。總之，以後經濟上已經沒有危機性」。

其次，我們又聽到宋子文氏解答褚輔成參政員的詢問，他說：動用三萬萬美金的事情，還沒有結果，那三億美金幾乎全是國家銀行存款。

再次，我們又看到七月三十一日，國防最高委員會的驚人之舉，黃金存戶一律捐獻百分之四〇，以期能收回一千五百億法幣。

宋子文氏的演講答覆和詢問，以及政府的措施表現了政府尋求出路的焦切，然而並不能解除人民的惶惑。

外間盛傳中國有些人崇拜物資，尤其愛好美國軍火和黃金。宋子文華府歸來辦好一筆黃金買賣的交涉，這是衆所周知的事情。參政會宋氏居然很坦白的說，有此二物即可穩定金融安定物價，「經濟上危機性」即將「沒有了」。這裏沒有談到經濟上的自力更生的根本計劃，沒有談到發展工商生產事業，沒有談到解除工商桎梏。但是二十世紀不是封神榜時代，難道金磚布疋這二樣法寶，可以奏效如神？這是我們第一個疑惑。宋子文氏對於三億美金徵用問題，解答巧妙，頗富外交辭令：大部份是國家行局的財產。但據一般人所知，中國有幾位百萬富豪，在美國均有大量財產數以千萬美元計。總數當不在二億以下，如果已有調查，不妨從實公佈全部名單。縱如宋氏

所說，國家銀行，擁有其半，今天用中央銀行的外匯，收回中央銀行的鈔票，也是合情合理。爲什麼參政會通過此案十個月却是音訊杳然？這是我們第二個疑惑之處。

政府宣佈黃金存款獻金四成，我確很佩服這一行動之果決。證明急不擇途，要錢第一。黃金存戶獻金四成的辦法，固然打擊了銀行家投機家，但是尤其打擊了小存戶；公務員，家庭婦女，和職員。（五兩上下至少佔存戶的百分之八十），銀行錢莊原來準備了今年幾個對本對利，經此一擊，所剩無幾，但是他們資本浩大，失之東隅，收之桑隅這一擊是輕微的，可是這般抱着安定家庭生活，避免通貨膨脹壓力目的的小存戶，確被打入失望的深淵。儲蓄之外，強迫捐獻，這是破天荒之舉。在民國以來財政史上是空前未有的。民衆對於政府早就盼望着一些果決而斷然的措施，但是，徵用大戶美國存款經民意機關的參政會所通過，未見執行，而徵取存戶黃金，參政會通過保留，政府確有志實行。何去何從，其間的選擇，有無問題？這是第三個疑惑之點。

今天客觀情勢，迫使財政經濟政策必須作新的決策了。在前面，顯然有二條路，任君去就：一條路是繼續通貨膨脹，實施種種捐獻。這是向民衆要小錢，向工商界要錢，向流血流汗人要錢。如此，一律捐獻百分之四十的辦法還是可行的。

另一條路是向有錢的人要大錢，一邊動用政府存款，一邊動用人民外匯。擱置在檔案裏的『英鎊公債』『美金公債』發行辦法，和徵用人民外匯的累進辦法，拿出來付諸實施。這一切實施

步驟或爲參政會所正式通過，或爲輿論所呼籲，實行時一定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是，這必須有待於理財者的斷然決定。

向大戶要錢？向小戶要錢？這在財政上顯然是二條不同的方向，今天的問題是小戶窮得不能再窮了，再已榨不出錢來。現在應該轉過去，向有錢的伸手要錢。這是歷史的規律，也是民衆的呼聲。

(八、六)

工業的脊樑癱瘓着

戰時經濟危機的一面

——工廠的減產停工和關門——

中國的戰時經濟危機，開始於三十二年。一方面是通貨膨脹，物價高漲，表現為財政的危機；一方面是生產衰退，工廠停工，表現為工業的危機。這一切嚴重的削弱了抗戰的軍事政治力量。一般國家在戰時，其經濟上必然是戰時繁榮，小量的通貨膨脹，促成了軍需生產繁榮，提高了國民消費能力，經濟上是增產的，上坡的。

然而，我們的戰時經濟自三十二年以來，確實進入了戰時經濟危機。我們的通貨膨脹，少算一點，也有十六與四千之比，物價約二千倍。由此，自由職業者，工人，職員，公務員，官兵，力伙，這一羣靠薪水過活的人，逐漸失掉了購買力。於是百貨日用品開始有了「大減價」「大拍

賣」，消費用品滯銷了，減產了。生產由擴大而轉爲縮小。製造新機器的必要，也減少了。機器業鋼鐵業隨之減產。經濟上的危機，由輕工業進入到重工業的時候，已經是病入膏肓了。

民國卅三年，呈現在我們面前的畫面是：

各大都市的商店都貼滿了「大廉價」的廣告，恢復了戰前的留聲機，無線電，以招徠顧客。不時，銀根告緊，便要牽動幾個公司倒帳關門。

各工廠都在減產。小廠維持不了，早已停工出頂，大廠勉力維持，但也時作時歇。工業團體天天在呼籲；救濟工業！

在經濟危機浪潮的掃蕩之下，手工業的，小規模的廠，全部倒了。大規模的廠也搖搖欲墜。這一切都表現在生產指數的衰退上：

	生產總指數	生產用品	消費用品
卅二年	五二〇・四一	三一六・〇七	一〇一〇・〇一
卅三年上期	五二一・四一	三三四・九七	九九〇・七七
卅三年下期	四七〇・一二	三一九・四二	八四九・九四

三十二年是戰時經濟的分水嶺，前此工業是在上坡，增產，曇花一現的戰時繁榮，此後是下坡，減產，停工，深長苦痛的經濟危機。

納爾遜的藥方

——戰時生產局——

在我們這個國度裏，無妨一面標榜自力更生，一面仰求盟邦援助。在軍事上，政治上，都向華盛頓伸出求助之手。經濟上也並無例外。

於是韓德遜，納爾遜絡繹來華。我們貢獻了無數方案，美國的黃金，可以醫中國的通貨膨脹；美國的布疋百貨可以醫物價高漲。對納爾遜，我們希望他帶大批的錢（美國錢或者黃金都可），大批的機器，大批的原料來，在中國大批設廠。

納爾遜看了幾個月，却提出了另一種報告，認為中國的生產力還沒有發揮到百分之三十。中國有機器，沒有好好利用，中國也有錢，可是用在投機市場，沒有投資生產。納爾遜認為必須挽救中國的工業。以軍火生產來繁榮工業，把生產力完全發揮出來。同時政治上以此來培養中國的工業資本家，對抗中國的大地主大官僚把持中國政治。

去年冬，戰時生產局的成立，便是出於納爾遜的建議。這是中國工業界的新希望。當時遜川工廠聯合會舉行一個盛大熱烈的歡迎會，便是歡迎生產局，在失望的泥淖中伸出頭來，仰望這新

的諾言，新的希望。

生產局做了些什麼

——中心是重工業的定貨——

生產局成立以後，做了些什麼呢？

最重要的工作，是訂製成品，尤其是軍需用品，這是美國定貨制度的仿造。生產局所貸用的資金有一百億元，六月為止用出約七十三億三千萬元，其中訂購成品者為四十八億四千萬元，約佔百分之六十六。

（此處被扣一段）

生產原料及機器設備方面：訂購的有下列幾種：輕軌五十公里，分十二磅十六磅二種，圓鋼一百噸，生鐵四千五百噸，空氣錘，搖臂輾床四個。

這些成品所需的生鐵約近萬噸，這是一年的訂購量，到目前為止，已耗費了四千噸左右。

訂購成品，對於鋼鐵機器業是有影響的。鋼鐵工業多用了約四千噸鋼鐵，這多少刺激了後方鋼鐵生產。據戰時生產局的統計，後方鋼鐵生產在三十二年為一萬六千九百零三噸，鋼為一萬六

千零二十八噸。平均每月鐵產爲一千四百零九噸，鋼產爲一千三百三十六噸。

三十四年上半年總產量爲鐵一萬二千四百七十八噸，鋼爲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三噸。平均每月鐵產二千八十噸，鋼產爲一千九百四十一噸。其詳細統計爲：

月份	鐵產量	鋼產量
一月	一、六〇五	一、九三九
二月	一、九五五	一、四八二
三月	二、〇六五	一、九〇〇
四月	二、二〇三	一、八三六
五月	二、一二六	二、二四六
六月	二、六四〇	二、二四〇

(六月份僅爲樂觀的估計數)

這個統計顯然是過份樂觀的，這個統計所標明的是後方鋼鐵產量。然而經濟部的統計，全國生鐵三十三年爲四萬零一百三十四噸，鋼爲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一噸。相形之下，顯然生產局的統計只是後方重慶一帶的統計數字，並未包括滇黔陝甘各地，尤未包括東南地區。

如果就全國來觀察，則數字略有不同：

年 份	白 口 鐵	灰 口 鐵	鋼
三十二	五六、八四	四、〇五八、二〇	一二二、六二
三十三	六一、六八	二、六二八、三五	一九四、四四
卅四春季	四〇、〇〇	二、四八六、五七	一七五、〇〇

就整個形勢來說，生產局的定貨，對重慶鋼鐵業來說，猶為一頓西點，所定之貨不過鋼廠生產量三分之一。（中國製鋼公司約十分之三，中國興業三分之一。）正如工業家常說的：吃不飽，也餓不死。重慶以外的昆明成都西安蘭州，以及其他各地鋼鐵業，還只能夠望梅止渴。各地的重工業受了戰事不利的影響，在遷播在移動，產量猶在減少之中，決不容以片面數字而怡然自得！

這些定貨機器業也分到一部份，如地雷，迫擊炮彈，引心，搖臂輾床，均由機器廠承造，但是這部份工作仍然是很微小的。以幾個機器廠而論，順昌所發揮的生產力不過百分之二十五，恆順所發揮的生產力不過百分之三十。

由於生產局的成立，三十四年上期確已遲緩了一直下坡的頹勢，但是絕對沒有造成工業的繁榮。目前的定貨只能運用生產力的百分之三十，其餘的生產力仍然徬徨無主，我們的重工業家仍然不能不奔走市場兜攬主顧。這是說明了定貨數量之小，實在還不能挽救工業界的停工減產。

這根本的原因仍在於：戰時經濟沒有走上正軌。鋼鐵工業的繁榮，可以由二種情形造成：一

是社會經濟的好轉，使擴充生產增加設備成爲必要，一是軍需生產的加緊，抗戰軍事的活潑，使鋼鐵工業必須來協助兵工廠加緊生產。但是，我們二種條件均未具備。社會經濟疲弊如故，抗戰軍需指望美國。生產局之定貨，不過是爲了接受納爾遜建議，勉強從兵工定貨中分配一部份給民營廠。

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談不上重工業的繁榮。這就是說社會經濟和抗戰形勢，並未爲重工業佈下好轉的環境。

定貨仍然交不出

——生產力在削弱中——

然而，就是這些些微的一點定貨，很多工廠在交貨前後，仍然感受到許多困難。這有二方面的原因：一是定貨制度不合理相關的困難，一是整個後方生產疲弊的影響。

第一、是定貨價格之不合理。當去年十二月定造刺刀或斧頭的時候，生鐵每噸六萬五，焦炭九千五，煙煤一千八，人工（每把）六十元。按當時成本，付了定金。今年六月交貨之時，生鐵每噸二十五萬，焦炭三萬九，煙煤八千五，人工二百五十元。然而各廠仍按照訂合同時價格付

款。其中，除了鋼鐵可以按當時價格團入待用以外，其餘煤焦人工全都要按月購入，實在無法避免市價的波動。

同時訂貨時成本計算，仍然按官價。例如六月份官價鋼爲六十萬，鉄爲二十五萬，但實際價格早已超過，鋼爲八十萬，鉄爲三十萬，廠家往往要以黑市價買進生產原料，按官價出售成品。

第二、經濟管制政策的限制。成本與售價相差太鉅，以致無利可圖，這是鋼鐵業的致命傷。最近物價上漲速度是每月百分之五十，但鋼鐵價格的調整，過去是六月一次，最近是三月一次，遠跟不上成本之漲。同時核價時，政府往往按官價計算原料。例如煤焦，往往官價煤焦供應不足需用量的百分之五十，甚至某些廠還完全分配不到。同時對停電缺煤的損失，不加估計，而每廠的所利得稅公債以及機器拆舊也不加考慮。這一切都使各工廠不僅合法利潤都不能保持，而且有逐漸腐蝕之虞。

當局核價時最大的錯誤，是混同民營廠與國營廠，國營廠成本很低，便要求民營廠也要減低。生產局定製地雷，據兵工署估價每隻爲一千六百五十元，民營廠家估計約需三千元，生產局便認爲出價過高，停止第二批定貨。這都是因爲生產局並沒有考慮到民營廠家領不到官價米，官價煤焦，要繳各種苛捐雜稅，而且要背黑市子金！

以上二種困難，是由於政府堅持着不合理的經濟管制政策，而定貨制度又是建築於不合理的

經濟管制政策之上，焉能不功虧一簣。

第三，原料的缺乏。鋼鐵業的主要原料，是煤焦，鐵礦，合金，這幾種無一充足，煤焦管理處分配的煤焦，往往三兩月領不到，停工待焦已成家常便飯。鐵礦缺乏是由於運輸困難，而運輸又在管制之列，沒有政府的協助，絕對無法解決。鐵合金，僅僅矽鐵比較充裕，錳鐵存貨已經不多。缺煤缺焦，對於工廠影響很大，增加了成本，閒散了人工機器！

第四，動力的缺乏。重慶工業，全靠電力。然而歷年來電力就感不足，去年冬以來停電更是家常便飯，常例是五日一大停，一日數小停，使許多廠家都措手不及。鋼鐵化學工業都是停不了電的，停電以後，爐內溫度恢復很困難，損失不可數計。例如生意最好的酸鹼工業，一方面是銷路激增，一方面是產量銳減。天原產量減少至原產量五分之一，燒鹼不過三十噸，液鹼不過一百二十噸。

以上二種困難，簡直是後方生產的崩潰現象，這都不是天然的缺陷，純粹是人謀之不臧，也證明了截至今日經濟統制體系的全般無能與弊端百出。於此經濟部實無法辭咎！

由於上述四種困難，生產局的第一批定貨，除了地雷如期完成以外，其餘全都延期未交。使原有的生產能力打了七折八扣。這是說明了不懂銷路不暢，障礙鋼鐵工業的前途，而官僚管制，更從根地損蝕了鋼鐵工業的元氣。我們一點薄弱的生產力，削弱而又削弱了。

對生產局的估價

——一個工業家的看法——

對於戰時生產局的估價，有一位工業家說得最好；「如果沒有生產局，我們早已關了大門。然而有了生產局，我們也不過只能苟延殘喘。」

納爾遜先生期望於戰時生產局的副目的——政治影響，是要失敗的。中國的戰時生產局，工礦調整處，以至經濟部，都是以官僚機構管制中國工業。管制愈周密，民間工業家越要地位低微。這與美國工業家出任組織戰時生產局，提高工業家地位，情形完全不同。戰時生產局不過是工礦調整處之續，政治上毫無不同的影響。同時工業家疲弊如前，也無法在政治上發生民主的推動力量。

納爾遜先生對於生產局的遠大期望——希望由此奠定中國工業的基礎，成爲東亞經濟的安定力量，也不免落空。依目前的情形，中國工業界除了少數與政府有關的工業家，已經出了國，而且買到了外匯，治定了外國投資，其餘的工業家全都是對戰後發展茫然無緒的。如此，我們中國

工業的戰後發展，實在是毫無抓握。

中國工業在癱瘓着。鋼鐵工業是工業中的骨骼，尤其表現得脆弱。納爾遜先生翁文灝局長首先要偷擦換骨，以強壯工業的脊椎。戰時生產局的目光，也全然集中於此。然而半年來的努力，這深深證明了骨肉之相依，重工業無法衆衰而我獨壯，生產局所最努力的重工業救濟，成績不過如此，其他輕工業的破碎更不待說。

這證明了整個經濟的癡結，通貨膨脹，經濟管制，沒有解開以前。經濟危機仍然日深一日，強心針只能收效一時，並不能起死回生。

(七、十七)

工業界的悲劇人物——范旭東

「只有科學才能救中國。中華民族從亞洲的西北高原，走向東南海濱，是受着生活的逼迫。然而今天蜂聚在東南海濱的中國人又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再往海裏走嗎？外國人的兵艦擋住了我們。過去中國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已經到了窮途末路。我們奈不何大自然。在這種情形下。只有科學才能幫助我們。有了科學，海洋將成爲無盡的寶源，提煉出許多寶貴的礦產，高原也將成爲樂園。飛機鐵路會解決交通的困難。中國人生活得太窮太苦，就因爲沒有科學。我們自流井的鹽場，打下地層三千公尺，才發現了蘊藏百分之十幾的薄滷。然而美國德國的鹽井，却蘊藏了二公里寬數千尺厚的濃滷，質高價廉，我們並不是沒有這種富源，在南疆，我們最近也會發現，一座百分之百的鹽山，可是因爲缺乏科學，許多富源沒有完全發現充分利用。今後中國三十年能否實行科學，就將決定中國的命運，只有科學才能解決中國的困難，結束中國的掣掣。」

當記者問范旭東氏時，范氏明快的向記者說出自己的生觀。就是這種信念支持了范氏四十

餘年的生活與奮鬥，使范氏不惜冒許多艱辛辦鹽廠，碱廠，酸廠，建立了久大精鹽公司永利製碱廠，與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以此奠定了中國的重工業的基礎，以廉價的碱供養着化學工業，無怪乎有些實業家要尊稱范氏爲「化工之母」。

十五歲的亡命者

范氏之所以堅信科學能救中國，是受歷史的影響，而且淵源於康梁的變法維新。范旭東氏生長在湖南湘陰，清末的湖南，正是康梁推行新政的地區，陳右銘，黃公度主政，梁任公，譚嗣同，唐才常活躍一時。他們舉辦的時務學堂和南學會，以演講報刊鼓勵民衆。范旭東氏的兄長范源廉便進了時務學堂。年紀只有十三四歲的范旭東氏也追隨乃兄雖未進時務學堂，也到會聽講，在幼小的心靈中已經充滿了不滿政府的情緒，對於宣傳鼓動，甚至密謀暴動推翻政府的維新事業，無不熱中。等到慈禧垂簾六君子殉難以後，這班青年便站不住了，紛紛向外逃亡。十五歲的范旭東與他的哥哥范源廉，便成了政治上的亡命者，逃向日本去求學。

同去日本的十幾個同志中，有的學軍事，有的學政治，但一般而論，對科學都沒有信心，對數學尤其視爲畏途。范旭東氏確認爲祇有科學可以救國，旁的東西中國都有，缺乏的就是科

學。於是決定進日本的第六高中，然後又考進西京帝大的化學系，研究純粹化學。在國內時，范氏對於科學一無所知，時務學堂的新知也不過是穿長衫搖白扇地做洋操，并未及於聲光化電。到日本以後，一切從頭來過，連數目字的「一二三四」都是在日本才學到的。

范旭東氏學成回國，適逢民國改元，范源廉以進步黨人入閣任教育總長。這時范氏本可以實緣就官。但是范氏早已抱定生平不做官的宗旨，始終未就任何官職。後來始得到被派赴歐考察實業的使命。在英法德各國，他更深深地認識了科學的重要，更加强了他的信心。

荒涼的大沽口

民國三年，范氏道經大沽口，當時的大沽口，是劫後漁村，沒有樹木，沒有花草，更沒有房舍人煙，一片淒涼景象。但在這荒村中，却到處矗立起一堆堆的白體體的鹽，惹人喜愛，學化學的范氏，愛上了鹽，也就愛上了這個荒涼的村落。而這北方的一望無際的平原，也給這位生長在南方的二十四歲的青年以深深的啓示，他神馳於中國先人在這北方平原的豐功偉績，宏圖壯志躍然欲動。正如久大元勳李燭塵氏所說，這偶然的機緣，啓發了范氏的平生事業。

范氏於是決定集資五萬元創設久大精鹽公司，買了一批平鍋，開始製造精鹽。在成立之初，

每年產量僅達三萬担，製造精鹽的原料粗鹽一方面仰給於灶戶，一方面又在塘沽蘆台等地自購鹽灘，以謀自給。不久，久大精鹽便取得民衆的歡迎，雪白的精鹽漸漸代替了醜黑的粗鹽，久大支店遍佈於南北各省，深入於綏遠包頭，資本由五萬元增加到二百五十萬元，產量由三萬担增至五十萬担，每年紅利均在數十萬元以上，九一八以後，又在江蘇大浦增設分廠。

世界大戰後，中國決定收回青島膠澳鹽田的主權，以三百四十萬元換回精鹽及洗滌鹽工廠十九所，鹽田六萬畝，斗子一千四百餘付。政府決定交付范旭東創辦，久大投資的永裕公司，規定每年要輸出一百五十萬担至三百五十萬担鹽，范旭東氏終於在敵寇作祟，士劣暴動中，把永裕公司撐持起來，成爲久大鹽業的有力外圍。

十載苦功

中國用的工業原料，醜驗一向靠外洋輸入，尤其是驗更靠英國卜內門一手供應。世界大戰期間，就苦了我們的工業家，驗價高似黃金。民國六年。在范旭東，吳次伯，王小徐，陳調甫的集議下，決定成立永利鹼廠。好事多磨，由於技術上的固難，永利的存在不絕如縷，歐洲停戰驗價大落。而發起人拿出來的創辦費，也因一次試驗和一年開銷而告罄，幸而此時又得李國欽氏的贊

助，聘用了侯德榜，孫穎川，和美人李佐華返國。自民國十一年候返國，經過四五年的試驗，才爲中國建立了蘇爾維氏製鹼方法。從民國六年永利成立起，十餘年後，永利才正式出鹼，與卜內門平分秋色。九一八以後，爲了要準備抗戰，國防化工的硫酸工業尤爲重要，於是，民國二十三年起永利又肩上了籌備重組。二年半後，侯德榜氏一手籌備的硫酸鹼才開始出貨。於此永利公司建立鹼鹼工業的計劃始全完成。

黃海化工研究社亦於民國十一年八月由孫穎川氏主持，在塘沽成立。范旭東氏認爲「化工在今日形成爲民族的長城，這豈是不出幾把汗，不咬緊牙關，一代二代幹下去，建造得成功的？研究是爲建造長城打地基，這工作更要費一番氣力和精神」。當時確定了三項目標：（一）協助久大永利之技術，（二）調查及分析資源，（三）試驗長蘆鹽滷的應用。後來又會研究了輕重業工之於國防工業，肥料之於農作物，菌學之於農產製造種種問題，十七年，又以膠東海薄從事硃砂的試製，並從復州粘土取鋁。二十年成立菌學室，兼及於農業化學。二十一年作磷肥實驗，二十二年研究中國煉丹術。

老塘沽毀了

抗戰爆發，久永黃都遭受了極大的損失。塘沽廠址，早在敵寇監視之下，除了久大一部份器材及早遷出外，久永黃在塘沽，大浦，南京的器材，全部淪於敵手，在這時候，有人主張經濟上的來往，不應和政治上一般的決絕，敵人邀范氏合作，但是范旭東氏自幼與日人相處，深知日寇狼子野心，掠奪決無限度，非至完全鯨吞決不滿足，這中間沒有妥協的餘地，只有勝利才能叫敵人吐出贓物，返歸故主。范氏不瞻顧的北行，拋開了一些敵僞的誘惑，由香港到漢口就任國民參政員以示決絕。同時決定在四川建立華西化工的基地。久大在自流井開井，永利在樂山五通橋擇定廠址，黃海分駐於湖南與四川。經過一番艱辛再造後，各廠又紛紛出貨了，食鹽平均月產萬担以上，鹼產每年三千噸以上，自然這比較戰前年產食鹽三萬噸，日產純鹼二百噸，是不可同日而語，但戰時純鹼的出貨就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事情了。黃海研究社在技術上更給工廠以極大的幫助，如候氏鹼法的試驗成功，和電力提滴水的研究。

堅強的個性

范旭東氏是典型的湖南人，對事業的成就既不矜誇，對戰時損失的挫敗更不自餒。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們事業的成功，決不是偶然的結果，也不是那一個人或那一個團體特別努力的緣故，我們常深刻的追念，這類事業必須經過少則三五年，久則拖長到十多年，才能有點眉目。」

范氏今年已經是六十一歲的老人了，但是他毫無龍鍾之態，純然是少數企業家的氣魄。他的身體并不強壯，而且有點瘦弱，但是他善於珍攝，使力量集中於事業，所以至今他的精神極好，對事業的熱情永遠那麼旺盛。當記者詢及他的戰後計劃時，他很愉快的說：「戰後我們將重返海洋，而且仍舊努力於酸鹼工業。酸鹼之於化學工業，正如鋼鐵之於機器工業，這是基本的工業原料，也是最重要的重工業。酸鹼工業，是與名利無緣的，當一件玻璃花瓶製成後，人家決不知道這是由於化工原料的品質好，還是由於玻璃品質好。同時酸鹼的價格也特別低，抗戰以前酸鹼每噸不過八十餘元，酸價每噸不過一百四十幾，賺不到錢。但是有國家觀念的人，却不顧成敗利鈍，一定要完成它。這次，范氏奉派赴美，即將在美英加等國，考察化學工業，作為籌劃戰後復廠擴充的參考。」

范旭東氏不是為科學而科學的人，他是為了國家，而高舉科學的武器的，因此，他對於政治，對於青年仍然關懷。當談到一般青年對科學的興趣的時候范旭東氏不禁慨嘆的說：「四五十年来，我們的青年實在太苦了，享受不到愉快和歡樂，只有摸索與痛苦。我們的政府沒有領導！」於此，范氏又再強調青年投身科學去，語重心長的說話，誠摯的情感溢於言表。科學與民主是中國的自強兩翼，范氏這樣艱辛努力的科學家，其對於國家的貢獻，實在與政治家的流血捨身，有同樣偉大的意義，足以令人肅然起敬。

投機市場巡禮

——重慶投機市場透視之一——

神祕的投機市場

潛伏在陝西路上

號稱「中國的華爾街」的陝西路是神祕的，而潛伏在陝西路裏的銀錢市場，則尤其神祕。那裏敞開着大門，歡迎着任何生客的光臨。然而當一個生客走進市場的時候，只能看見熙熙攘攘的羣、有的長袍馬褂，有的西裝革履，川流不息的在小廳裏擠來擠去。如果你走進廳堂，就會入海的漩渦，前浪推後浪，使你無消息的餘地擠向前去。在擠的當中，有時，你可以聽到幾聲呼喊：

「貴陽九九七！」

「九九六！」

這是匯兌生意，成交了。

但是更多的生意却是祕密進行的。在擠的當中，碰上了自己的對手於是邊擠邊說，咬着耳朵

問：

「黃有沒有？」

「有黃四千三！」

「券五十！」

「價六十二！」

「鈔疲了一十八！」

市場上習慣於喊尾數，這就是說：黃金市價三萬四千三，美金儲蓄券價值三百五十元，美金公債價值二百六十二元，美鈔市價五百一十八。

這時，便有討價還價的步驟：

「黃四千！」

「四千二！」

「四千一！」

「成了！」

於是乎，就有兩個人，離開了市場走向屋角，或者到了場外，進行過定或交割。

問市價，講價錢，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幹的。如果在別人談生意當中，你插嘴問一句，便打散鴛鴦，他們馬上分開了，而且瞪你一眼，如果你偷聽露了痕跡，別人也會把你當做記者或是調查員，一體敬而遠之。

這市場的神祕就在這裏：它歡迎任何顧客的光臨，門戶完全公開。但是它的交易完全祕密，如果沒有朋友的介紹，枉入寶山空手回，不僅做不成交易，問不出行市，而且要受人一頓白眼。

金融市場——是投機市場

儘管銀錢業人士不願意人家說：金融市場是投機市場，但是這話却道破了千真萬確的事實。金融市場上進行的固然有匯兌借貸等交易，但是像暗流一樣的投機交易却潛伏在那裏，時常來席捲了金融市場，使匯兌借貸相形失色。比較規矩的金融業人士不能不嘆息着：「以我一個老趕場的人，現在認識的人，也不過十分之二了。」其餘十分之八，便多是申申客和一些熱中於黃金外匯的人。

然而，我們却要指出，不但金融市場上孕育着投機市場，而且金融業兼營投機業。中央、國

貨、農民是公開售金，供給投機材料，外省銀行，川省行莊大都參加。（這年頭，除非你願意倒帳，否則只好拿投機做救急水、續命湯了。）這市場也就拉長了，不僅在市場上有成交，在茶館酒樓也有成交，更大的買賣却在銀行的總經理處成交。因此我們打個譬喻，這種投機買賣，半明半暗的，其活潑頗有游擊戰的作風，偌大重慶無處不是戰場，陝西路只是這游擊戰主要陣地而已。

投機市場的吞吐量

這映動陪都的投機市場，究竟每天成交多少呢？據熟悉市場的人，約略的估計是：

黃金約二磚、三磚；雙十節前後最高峯是四磚。

美鈔約三千五千，最高峯是萬元。

美債約五萬六萬，最高峯是十萬。

美券約三千五千，最高峯是五萬十萬。

換句話說：黃金成交不過五千四百萬元，美鈔不過五百萬元，美債不過二千五百萬元，美券不過三千五百萬元。

投機市場是無法統計的，因為雙個人同意便成了交，無需聲張。但是河水流過總要留點泥巴，行裏人就根據風聲估計。

由以上統計看來，重慶的游資却是色厲內荏，用來投機的資金最多也不過一萬萬元，平日不過三五千萬。但是多頭虛張聲勢，以待上揚，便三人成市虎。其聲勢之顯赫，儼然不亞於紐約交易所了。

投機的是些什麼人？可以二句話來說明：各色人等俱全，各有各的主顧。

先說做黃金的：

黃金的主顧

西幫，昆幫，外省行莊，川省行莊，銀樓，貨幫

西幫是大主顧，他們要買就是整碼，資本大勢力厚。買來以後轉運西安，到西安以後下文又如何就在所不顧了。西幫要買，金價就漲，西幫要放，金價就跌。這許久，西安金價不動，重慶金價就疲，頗可道破這一祕密。用術語來說，西幫是套購取利的黃金運銷商。

昆幫也是大主顧，作風與西幫相同，就是資本稍小。他們販運的黃金，在昆明公開標價出

售，根本無所謂黑市白市。

外省銀行做起來，氣魄較大，動輒一磚二磚。由於資力充足，有時可以幾萬萬元的拿來投機。川省銀行做起來也有一磚二磚的，但一般說總是幾千萬元的攔。

銀樓在市場上是小巫見大巫了，偶然一磚半磚的買，作爲首飾賣給市民。但自六月底財政部管制銀樓辦法宣佈以後，因工繳有限制，資本又小，銀樓便成爲零售商人，不像批發商人可以在右市場了。

此外，還有顏料商，外幣商人，和百貨商，也來趕場，顏料商人這許久因爲顏料虧得太多，多數不敢把資金再往上攔，只好在投機市場來休養生息。外州府縣的商人，如萬縣奉節涪陵敘府瀘州的商人，到重慶來辦貨的，現在各貨都貴，賣不出去，祇有黃金，鄉下人最爲歡喜，因此也就不辦貨而販黃金。百貨商人也有偶爾參加的。但是這些商人都是本小利微，顏料幫因爲原氣大損拿不出大筆資金，百貨和外幣多是小本經營，市場上也無決定作用。

外匯市場

外省銀行最爲活躍

再說做外匯的：

外匯的大主顧是外省銀行。某行的總經理會自海外遠方來電，指示以買外匯債券，來奠定該行戰後不拔之基。外省銀行多半是來自京滬，對外匯看得重，做得熟，當他們以多量資金來投入市場時，外匯便飛躍了。

川省銀行也不甘落後，黃金做一點，外匯也做一點。有多餘頭寸，便買入外匯，既穩當又生息。據一般統計，除極少數行莊，無不買一點外匯，以順潮流，潤潤手頭。顏料百貨等商幫也還是來參加的，但是數目較小。

聲勢浩大的投機市場

金融資本商業資本是主將

這只是投機市場的點將錄，在目前，投機市場宛如游擊戰爭，舉國上下男女老幼無不參與。我們數一數投機市場進出的千餘人中，就還有不少紳糧，公司行號的經理，國家行局，商業行莊的經協理大小職員，此外還有身邊有三十幾萬元私房沒處放比期的太太。更廣泛的說來，還有靠以三五元美金購買黃金轉售國內收縮法幣回籠的政府，有賣黃金的中央銀行和農民國貨兩行，有

辦黃金存款的四行二局。還有打點手飾保存購買力的市民農民，有請外匯不勝其煩而收買外匯債券的廠家和留學生。打個比方，金融資本商業資本是主將，社會游資是散兵，高高在上的政府與蚩蚩之氓，但是外圍，結成一個有聲有色的投機市場。沒有金融資本商業資本，黃金放不出去，政府的黃金政策，便要萎縮，印刷機更爲忙碌。沒有要金子的老百姓和要外匯的出國留學生或定造機器的廠家，金子外匯也賣不出去。沒有政府大量拋售金子，投機市場也瞬即消滅。因此我們常說拜金主義的潮流，和外匯熱的傾向，是目前中國經濟界的風氣，（文縐縐的說是意識形態）。黃金幫助政府一年之間收回了二百一十億七千四百三十三萬五千九百三十九元七角五分之法幣，政府焉能不成天談黃金政策之運用，黃金期貨，黃金存款，黃金公債於是層出不窮，黃金和外匯幫助了市民和紳糧躲掉了通貨膨脹的損失，市民焉能不對之熱中？去年金融資本商業資本上半年做貨吃了虧，下半年虧得九十月間一場投機使行莊安然涉年關，行莊行號焉能不向黃金外匯低首下氣？

這就是使一九四四年成爲投機年的客觀原因。

（一、廿二）

投機市場史的發展

重慶投機市場透視之二

遭投機市場在抗戰陪都，還是初生之犢。在春間來過一番試探，正式出場却在去年九十月間。在這裏，我們且錄下去年各月的市價：

月別	黃金	美債	美券	美鈔
一月	一四，五〇〇	七〇	八二	八四
二月	二一，五〇〇	一二二	一四二	一三四
三月	二三，〇〇〇	一二五	一三五	二五五
四月	一九，五〇〇	一二〇	一三一	二三五
五月	一九，三〇〇	一〇八	一二八	二一〇

六月	一九,〇〇〇	一〇六	一四〇	二〇〇
七月	一八,五〇〇	一一〇	一三七	二〇四
八月	二三,〇〇〇	一一三	一三八	二〇八
九月	二五,〇〇〇	一一五	一六五	二五五
十月	二四,五〇〇	一一一	一九〇	二九二
十一月	三六,〇〇〇	二五〇	四〇〇	六八〇
十二月	三六,六〇〇	二三〇	三三〇	六四五

註：⊖所錄均為各月最高價格，

由上表，可以看出黃鈔之上漲，有三個波浪形的高潮，一是在去年三月，一是在去年六底，一是在自九月開始，十月鼎盛，十二月為最高峯。由此頗可道出投機市場的消長。

初試其鋒立馬上漲

第一期是試探期（自一月至三月）：這期間由於美金公債及儲券上漲，轉而影響美鈔上揚，黃金漲價。平均上漲百分之三十左右。這一期間，正是舊曆年關，百業蕭條，游資看中了美債券，

競相收購，於是債券漲，然後黃鈔俱漲。其中美鈔漲勢後來居上，一躍為二百五十餘元。當時，一般人還不敢公然投機，有人甚至主張政府出而取締。過了三月，游資又轉向了，四五六黃鈔俱無人問問。

六底之役

中央銀行軋多頭

第二期是挫敗期（六底之役）：六月底，一度盛傳政府停售黃金，並謠傳加價，於是行莊銀樓無不大量扒進黃金。但是因為投機太猛，行莊竟不顧頭寸，傾囊購金，於是造成中央銀行交換科的軋多頭，幾家銀行幾乎垮台，黃金終於吐出，輿論與政府爲了打擊過分冒險的投機，力主金價反挫，黃金官價回跌千元，投機成爲險途。於是七八兩月市場又低沉了。

登峯造極

四個月投機熱

第三期是鼎盛期（九月——十二月）：由於美債抽籤期快到，也由於是大批留學生出國，也由於戰局驟轉，於是黃金外匯，就猛然飛躍，這次漲風甚猛，多由於社會游資全力傾注，參與投機的不僅有金融資本，而且有商業資本，不僅有重慶資本，而且有昆明、西安、成都、貴陽的資本，形成了匯兌內流的傾向，於是漲風就一直維持了四個月，而且越來越猛。同時投機市場也就形成了。但自新曆新年以後，久疲的物價又忽然躍動，商業資本預備撈下農民和公務員一年辛苦剩下的一點心血錢，於是金融資本和社會游資又轉向了，因此一月中旬起，黃金外匯都有冷落之感。同時黃金政策之現貨久不兌現，價格的死釘不動，也呆滯了金價，中印公路通車而商運不通，又使外匯也穩住了。因此，投機市場也遭遇到一個冷場。但據記者的觀察，這冷落期限，不會延長一月以上，舊年一過，物價無甚貪圖，市場又將有它的黃金時代。

投機市場四個規律

漲漲落落還是有個道理

投機市場有沒有規律可尋呢？有的，千變萬化不離宗，漲落上下都有其一定的規律：

第一個規律是一直看漲，大家做多頭。

大家看漲

一律做多頭

一年之開市價雖有漲落，但是一直在上提，如以去年一月爲準，到去年十二月爲止，黃匯漲價如下：

黃金漲二倍半，美券漲四倍，美債漲二倍，美鈔漲六倍強。

這原因很簡單，⊖法幣越來越不值錢，相形之下，只有黃金外匯能保持購買力，目前情形通貨膨脹無法停止，黃金外匯必將繼續提價。⊙去年下期開始，戰事失利，黃金外匯上揚，鄉下人認爲金子可以永遠值錢，關老認爲外匯才能流通四海。⊙外匯官價久不調整，然而由於中外交通已日趨暢達，勢必使官定匯價之矛盾暴露，而往平價上提。按購買力平價說來計算，今日美鈔應值千二百元，如此黑價非提不可。如以金平價爲準，則每兩黃金值三十五美元，值法幣三萬五，美鈔一元應爲法幣一千元。

第一個規律，包括有二個意義：⊖黃匯漲價說是因爲政府鈔券債信好，威信高，純係粉飾太平之說。其實黃鈔漲，是政府法幣之威信損害的結果，觀乎十二月初貴州戰事緊急，黃鈔猛漲的

事實，當可爲粉飾太平陶醉自己者當頭棒喝。⊖黃匯一直看漲，市場上就沒有真正的空頭，只有多頭的割出，多頭的買入，輪流做多頭。

銀根疲了黃鈔就漲

反映物價冷落

第二個規律是銀根疲，黃鈔必漲，銀根緊，黃鈔稍挫；黃鈔漲反映物價疲，黃鈔落反映物價將漲。整個大趨勢看漲，漲得多跌得少，但是個別時間看來，漲跌還是有的。這漲跌多決定於銀根的鬆緊。

去年二月由於行莊多餘頭寸，商幫收回帳款不少，銀根特疲，於是黃鈔皆漲。三月後因物價上漲，商幫匯款往西南，於是銀緊，黃鈔也趨於下跌。九月以後，銀根應緊，但由於信用緊縮不敢放款，於是反成銀根疲的現象，於是黃鈔飛漲。十一月信用緊縮繼續下去，銀子沒有辦法投資工商業，於是銀根愈疲，而黃鈔愈漲。一般行莊以及商號目前常將多餘頭寸化成黃鈔，因爲黃鈔進一步言，可以買利，退一步言，可以成爲向銀行借款的最好的抵押品，按價打折，免去許多填寫單的手續。黃鈔不單不至呆滯資金，而且成爲最好的拆款借款憑證了。

投機固然有商品投機，外匯投機兩面，但是投機者却全是商業資本金融資本以及社會游資。因此投機家難免顧此失彼。有時讓黃金外匯休息，有時讓物價稍息。因此

一月——三月，黃金外匯漲，物價冷落；

三月——五月，黃金外匯疲，物價上漲；

六月底（端節），黃金熱，物價未漲；

七月——十二月，黃金先漲外匯後漲，物價疲滯；

目前（元月），黃鈔俱落，物價飛漲。

這只是說黃金熱時物價冷。物價冷自然全由於大眾購買力之低，與黃金運用關係不大，因此我們只說「反映」。但這兩者之間有互相關連，也是事實。正確地說，這過程是購買力低，物價冷，黃鈔熱。

黃金外匯

連環提價有比率

第三，黃金與外匯有關連，債券鈔各有關連。黃金上漲了，外匯債券必然跟上去。鈔漲，債

必漲，券也必漲。去年二月時，是債券上漲，影響鈔的上漲，然後影響黃金上漲。去年七八九月是黃金提價影響到美債券鈔的上漲。鈔、券、債之間也有相當的比率。善於投機者，多半利用這差額，黃漲得炙手可熱時決不動黃，而收外匯，鈔漲時，收債券，等平衡提價過程展開，便利市十倍了。

這個規律最簡單的證明是：萬一政府黃金提價，黃金漲價時，外匯必然也將上揚。

政府賣黃金

數量多寡決定於投機

第四個規律，政府黃金出售旺不旺，全看投機市場是否熱鬧。先看政府逐月出售黃金總數：

一月至四月	七，四八二	五月	六五，九八〇
六月	一一五，六五四	七月	一二五，四六一
八月	五一，四一六	九月	一五〇，三二六
十月	一八七，〇八〇	十一月	一四四，七一六
十二月	二七，〇三一		

其中，六月底七月初，正是黃金投機熱最狂盛的時候，賣出黃金很多。當投機市場因金價回跌而受挫時，八月購金量猛跌。九、十、十一三個月正是投機市場鼎盛時代，因之，售出金子收回法幣每月達三十餘億之多！

由此可知，取締投機，是政府不願做也不敢做的事情。理財者盛稱二百億法幣回籠之功，即全由於西幫昆幣的投機，把法幣帶回重慶來了。而且使昆匯、蓉匯、筑匯、陝匯，申水達數月之久，這其實是西幫昆幣之功，因此，取締投機也者，是決不會見諸事實的空談。（一、廿四）

串串客慷慨話滄桑

重慶投機市場透視之三

串串客

投機戰場的尖兵

投機市場上，怎樣成交呢？

大半要依賴串串客。目前的市場上，串串客有二百人之多。他們本質上是布樂克，也即是所謂經紀人。這些串串客，人品不一，下焉者憑願主一言之令，在場中奔走，打串串。上焉者則自己略有本錢，可以代買代賣，而且因為市場熟悉，可以預測動向，成為顧客的參謀。前者多出身於低微，或是商號跑腿，或是行莊夥計。後者則大有來頭，有受過高等教育，在社會上大有歷練者，爲了生活不得已爲之。社會風氣好像在鄙夷這種人，但他們在經濟生活中却確有他們的地

位，只要看市場上，在他們的辦事房裏，電話不絕，貴客盈門的情形，就可以知其重要性。他們的生活也頗為緊張，自早至晚，不是電話接頭就是咬耳接談，或者是約期交割。緊張的程度不亞於前線士兵。每當金價暴漲，或外匯上騰的關頭，其忙也更是不亦樂乎。

記者爲了了解申申客的生活，曾訪問一位頗負盛名的經紀人××氏。他的經歷正好作今天投機家的典型。他原來是復旦商科學生，曾經擔任過聚興誠的業務人員，也曾做過山貨，做過國外貿易，目前仍然有發展貿易的計劃與雄圖。但是生活不饒人，爲了維持生活不能不從事投機。於是他以從前曾在交易所拍板的經驗，成爲今日市場上的紅人。

全憑信用一言爲定

重慶投機市場第一特色

據他的證明，重慶投機市場上第一個特色，是全憑信用，不能公開。戰前的交易所，經紀人繳保證金，顧客繳證據金，贏虧都有保證。牌價公開，當衆拍板，任何人都可以參加，既無需門徑，也無需故舊親朋。在重慶却完全不同，一切一言爲定，既無文件，又無證金。譬如說，開市時有人定貨百兩，如果收市價格跌了，如果他要拆爛污，可以躲得無影無跡。讓經紀人乾蝕差

額。因此經紀人的責任特別重。某一位同業，就會因為黃金跌價被人跑脫而一次虧損萬餘元。一般投機家都認為組織交易所以後，這才能上軌道。

買賣一律求現

重慶投機市場第二特色

重慶投機市場第二個特色是絕無買空賣空，一律求現。買賣一定要有交割，買黃金必須拿出十足的款子來，並無期貨買賣。如果你有五十萬元，就只能做十幾兩黃金，賺既不過十幾萬，蝕也不過十幾萬，既不至平空地暴發，也不會傾家蕩產。這與上海買空賣空，以本錢作差額保證，十萬元買賣二三百萬元期貨的情形不同。

提籃子吃盤子

做不得也

第三個特點，是大家做多頭。上海是期貨，重慶是現貨，投機即囤積現貨以待上揚。期貨可

以有一月至六月的期限，現貨却只能攔上十天半月，一月以上者就吃虧。因為利率之高至大一分，使長期囤積極為不利。明知二月以後必漲，也不敢久囤。但多頭空頭還是有的，這只看幾天的變化。空頭在重慶叫提籃子，先賣後買。多頭叫起花，先買後賣。經紀人多報市價讓買者吃虧，叫做吃盤字，是不可多做的了。那些經紀人爲了市場漲多跌少，多半以多頭作風作交易，先買進一批，再賣出一批，絕不敢提盤子。經紀人的佣金，大概是外匯債券每美元取法幣一元，黃金一兩，取佣金五十元至一百元。

「投機市場上是不是贏的多虧的少呢？」記者提出詢問。

謠言支配市場

盲動的市場人心

「大體上一直看漲，當然贏多虧少，但是各家有虧有贏。如果贏了一筆，不看準時機放出去，便要吃虧。這完全要看消息是否靈通。例如元月元日正是國貨銀行期貨兌現的時候，以爲必定看跌，於是三萬一千的價格放出去很多，而居然售出甚快。中午上半城的一位同行問我市價，我說三萬四，他開玩笑說：「別騙我，如果三萬四，我買，」後來才知道那天有架飛機上迪化，黃

金大批飛出，於是市價漲上一千。

「這消息也是五花八門，不一定靠得住，也可以說是謠言支配市場。例如前次美軍福州登陸的謠傳便使美鈔馬上下跌，甚至幾天回不轉身。這中間是沒有多大道理好講的。」

有虧有贏

生意人人會做各有巧妙不同

據記者調查，各家行莊，贏虧却有不同。大概而論，外省銀行如老×行，多半資力厚，氣派大，做外匯獲利也最多，他們多半不在開始上漲時收進，而是在跌落時收進，待漲到頂點放出，川省銀行，××××，××××兩銀行，做法也極高明，但一般行莊却是跟着市價跑，常常是追之不及。也有如××銀行貪多圖利，原來持有美鈔，漲了價還不放，後來美鈔下跌，弄得兩三個月無法出脫。由此看來，投機市場却是一個戰場，情報靈通，下手快者獲利，跟着人跑的小投機家謹防吃虧。

財政部會屢次考慮設立交易所，記者以×君在市場很久，詢以依他的實際經驗看是否可以設立。

交易所必須設立

暗地投機不如公開投機

他說：「交易所我認爲是可以設立的，與其暗地投機不能管制，不如公開投機，可以控制，並使游資有個出路。目前投機的種類已在擴大，市場上出現的除了黃金，美鈔美金公債，美金儲蓄券以外，還有黃金期貨條子，二（萬）一的期條，可賣三萬，一（萬）九（千）二（百）五的期條賣三萬幾百，只有二四條子和黃金存單倘無市價。我認爲交易所應該做國幣公債，使公債將來易於派銷。目前派到公債的人，等於收了一張廢紙，除了銀行爲了繳存款準備金要收一點以外，無人問問。因此鄉鎮儲蓄券值二成，同盟勝利公債只值三成四成。我認爲公開拍板以後，市價也許還能提高」。

財政經濟無聊賴

大家只得投機

但是，說到末了，X氏還是期望有一天海口開，幹他的出口貿易去。他認爲投機都是不得已

而爲之。大多數的投機家也作此想。但是在財政經濟百無聊賴的時候，誰能够不投機呢？政府高唱黃金政策，國家行局拋出黃金，行莊商號做黃金外匯都是投機無疑，誰也不必假惺惺。聰明敏感的納爾遜考察了中國經濟情形以後，回到美國說：「中國投機事業獲利太大，生產事業無法發達」。這話確道破了中國經濟的祕密，前幾年做商品投機——囤積居奇，去年做黃金外匯投機，獲利之厚遠過生產事業。但是話也得說回來，今天投機事業不過是濃瘡，反映了患者不是血液不清就是患了梅毒。這責任是應該由削弱了民衆購買力的通貨膨脹政策，由限制了生產事業的統制政策，來負責任的，這裏將考驗了一般責備投機的正統派經濟學家敢不敢進一步正視現實與批判現實。

(一、廿五)

金的討論

讀者來書

提高黃金官價的技術問題

政府運用黃金政策，旨在穩定物價，吸引游資與物資之源而來，一聽政府運用，亦即戰時經濟政策必不可缺之措置。以盟邦多金之美國，惟因如此，是以願運金來華。所以此項政策設若運用失當，非僅造成國人取巧作偽之心理，並且亦無以對盟邦成人之美之原意。

鄙意謂金價既有其本身之真價值在平時根本無多大變動。我國在此抗戰時期，法幣需要量與日俱增，為避免幣值過落與要求法幣回籠計，政府拋售黃金，自不能定一不變之價，但既認為貴金官價勢必提高以配合大量收回法幣之要求，鄙意以為政府必需採取三種辦法，始可謂臻於至善。

(一) 隨時逐月按官價與黑市之差額，屢次作小額官價之增加。

(二) 政府採取抽稅政策，以抽存戶過分之利得。而金價小漲暴漲在政府方面，大可隨便。在存戶方面無所謂投機。

(三) 當以加價消息，諱莫如深，以造成不合法之心理作用。即時時以小量增加牌價。此種不能完全秘密之作風，應立即取銷，免人民指摘。

以上三種辦法，祇須政府推行得法，不論採用何種，較現行措置不為無補。採用第一法，與第二法，均可使投機作偽取巧之獲利所得，抽出一部份歸還政府。例如某甲在三月二十八日照牌價二萬元存儲黃金一兩，而某乙則於次日漲價後照牌價三萬五千元存儲。及至六個月期滿提金之日，官價已漲為五萬元。則可將某甲所得利益按五萬減一萬抽稅而某乙則按五萬減三萬五千抽稅。如此則雖彼投機投中，仍無多大利益。而安份守己者亦不致吃虧，或裹足不前。採用第一法，則存戶多可明瞭，存金所繳法幣，是全依幣值指數下落而加增，亦可減除一切投機心理，實事求事，節約自持以支持政府政策。同時政府亦可收歷久不變的黃金政策的功效。

中國毛紡廠錢大昕投稿四月四日

黃金政策失信不得

期貨比儲蓄費約五分之一，不言而喻，應當早發現貨。但由去年十一月二日後出售之貨，至今尙無蓄信。比之儲蓄，及早期買後三五日即得現貨者，豈不利害懸殊。既言政策，當然首要信用公平。今既如此，實應速加改正以維大信。期貨接近六個月者，應將已交價款及儲券數額改按儲蓄價計，發足數黃金。

王金上三十四年四月八日

財政當局又一過失

金價黑市陡漲，已達每兩八萬餘元。財政當局藉黃花崗紀念休假期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方法，通電全國國家銀行將黃金官價改訂爲每兩三萬五千元，較原訂官價提高百分之七十五，此舉雖屬明智，但尙有一最大錯誤，即「應同時發給到期現貨」。

查每次發給到期現貨黑市價格均趨下跌黃金官價應逐漸提高，盡量吸收游資，因爲無可非議之事。若轉以同時發給到期現貨，則黑市價格不致突漲，不致太過刺激人心。日來因黑市價格之突漲，以致投機商人又敏感「百貨即將隨之上漲」，搶購百貨者，又形踴躍，囤積者更將居奇。百貨自春節以來暴漲二三倍，今又受黃金官價並未防範周密之提高刺激，加以投機商人推波助瀾，此後物價情形恐又非財政當局所能想像也。

高立投

X光下的黃金政策

筆者讀到以上三篇黃金問題的讀者來函，僅提出幾點意見，以見教於三位先生。

(一) 黃金政策純屬治標。黃金政策在金融市場上雖是波瀾壯闊，但是其在全國國民經濟生活中，影響很小。連年以來，全國國民經濟病入膏肓，黃金政策不過是治病的葡萄糖，或興奮劑。中國經濟的困難是通貨膨脹，物資缺乏，症候是物價高漲，囤積居奇。黃金吸收通貨今年最多，不過全發行額的二十分之一，與新發行額相比，更不過百分之幾，實在不必誇口法幣回籠之功。增加物資，黃金政策無能為力，甚且有牽掣物資生產與搶運之效。因此去年黃金市場如此熱鬧，物價仍然要漲。最近更有如此形勢：游資擁有者左手拿黃金，右手拿物資，輪流休息，輪流漲價。若說有了黃金，貨物的囤積居奇就絕跡，實是欺人之談。因此黃金政策是相對有效的治標辦法。

(二) 黃金政策是以毒攻毒。黃金政策不是正面解決經濟困難，財政困難，而是旁門左道的應急辦法。其精神就在於鼓勵黃金投機，讓人們一直看漲，以黃金投機代替商品投機。黃金政策的作用是演變的：最初黃金政策也者，不過是因為美國借來五萬萬美元沒有法子用，買點黃金回

來賣，賺點錢（三十五元買進，數萬元賣出）彌補國庫。其後黃金漸成市場寵兒，是由於三十二年起戰時經濟蕭條席卷全國，人民買不起用品，漲價的速率扭曲了，商品無人看顧，黃金便成市場標的，尤其是三十三年幾次投機風潮，黃金便身價十倍。於此就冷落了百貨糧食。下半年起黃金政策便有了一個更好的理由，即是爲了平抑物價。其平價之道不外乎：一是藉法幣回籠以收縮通貨，一是藉黃金投機以壓商品投機。前者作用小，後者作用大。從此黃金熱，甚至波動金融市場，銀根奇緊，實是黃金政策之應有一幕。愈是漲，愈是波動，就愈能賣出黃金，達到目的。黃金投機熱的時候，游資冷落了商品，物價便可以苟安。今天，不必責備黃金投機的激烈，應責備黃金投機不能更狂熱而持久。

（三）黃金期貨發不發，不是信用問題，而是實際問題。如果有人向財政部長提出：「我希望政府發出黃金。」財政部長一定回答：「我也希望政府能發出黃金。」目前的關鍵在：美國人的金子，看美國人的高興，起裝與運輸，在在皆有困難。據目前看，美國人支持中國財政也許不成問題，但對於中國的黃金萬能主義却不無懷疑。由於期貨沒有定期，發不發，法律上不成問題，但是再不發，便不會有人買了。

（四）黃金投機應否徵稅，這不是倫理問題，完全是實際問題。黃金投機縱不比商品投機那麼可惡，囤積居奇者可殺，但也沒有多少理由可以說明他們不應徵稅。但是問題在於萬一你剝奪

了它大一分利息的幾分之幾，黃金熱便將退潮。政府的加價，有意無意使黃金投機者得大一分以上的月息，實在是黃金政策的續命湯。因此，依我們看，黃金徵稅實在是很難。

總括一句話，黃金政策實在是中國八年來財政經濟百無聊賴中的一條歧途。其矛盾就在於明知其不合理，不道德，却不能不走。（三四年四月十二日商務日報）

黃金政策的歧途

黃金政策的成果

正確的立論，必須有事實的根據，在檢討黃金政策之先，我們必須檢閱黃金出售的數字。

黃金現（期）貨的統計

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出售國內黃金）八一，七一六兩

三十三年四月底（售出美國黃金）一七，四八二兩

五月底 六五，九八〇兩

六月底

一一五，六五〇兩

七月底 一二五，四六一兩

八月底

五一，四一六兩

九月底 一五〇，三二六兩

十月底

一八七，〇八〇兩

十一月底 一四四，七一六兩

十二月底

二七，〇三一兩

卅四年一月底	六一，七三〇兩	二月底	九四，五三五兩
三月底	二〇，七三〇兩	四月底	一，六〇〇兩
五月底（二十二日止）	（沒有增加）	累計	一，一五〇、〇〇〇兩

（說明）以上統計年底以前者均經證實，今年數字因為經辦機關沒有精確的結算，只能是概計。

黃金存款的統計

卅三年八月份	三六九兩	九月份	九，二六四兩
十月份	一八，九九八兩	十一月份	一〇五，一五六兩
十二月份	六四，一三四兩	卅四年一月份	二三三，七三〇兩
二月份	二五九，二三七兩	三月份	四七七，八〇一兩
四月份	二五六，一〇四兩	五月份廿二日止	二〇〇，〇〇〇兩
總計	一，六二四、八四四兩		

說明：以上總計均經有關機關證實。

三十三年底為止，黃金存款約收三十六億元，黃金期貨國內黃金售出約十四億元，美國黃金約一百七十億元。

截止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為止，售出黃金現貨為一百十四萬兩，存款一百六十二萬兩，收

回法幣約六百零一億九千七百零三萬元。

黃金政策的兩翼

黃金政策的貫徹，通過黃金期貨，和黃金存款。

黃金現貨始自三十二年。自宣布黃金解禁以後，中央銀行委託中國農民銀行中國國貨銀行出售黃金。三十三年四月以前賣的是中國自己的存金，其後賣的是美國黃金。現貨黃金的發售以去年十月為最高峯，曾經賣下十八萬七千兩。但是其後即逐漸衰微。這均由於去年十一月三日以後期貨迄未兌現，期貨成爲無定期貨，驅使顧客轉向存款。今年五月尤爲冷落，知趣的財政當局隨即宣布五月二十八日起期貨暫停。

黃金存款自三十三年八月底起辦。四聯總處在提倡儲蓄吸收游資的名義之下，由中中交農郵信四行二局舉辦黃金存款。舉辦之初門庭冷落，與期貨聲勢相形見絀。因此當局特將期貨加二成鄉鎮儲券，以便存款便於推行。但自期貨無期以後，存款定期半年，反見有利，於是門庭若市，至今年三月曾達到四十七萬七千兩。但至四月二十一日存款到期延付以後，五月份便頓爲冷落，總數亦不過數百餘兩。再不兌付，勢將成爲強弩之末了。

黃金政策的兩翼，一為黃金現貨，其後為期貨，一為黃金存款。期貨自十一月三日以後已經歸零，存款自四月二十一日以後也已挫折。如此，黃金政策已經到存亡絕續之秋了。

存亡絕續的關鍵

黃金政策的精華在黃金，如果黃金不來，回天乏術，黃金政策必然要結束。

黃金政策是官方對民間的買賣，買賣必須有東西，不能買空賣空。目前賣的都是期貨，一是定期半年的期貨——存款，一種是無定期的期貨——期貨，都需要拿貨物來兌現，以維持信用。中國政府做的是居間人，美國政府是大賣主，中國豪富是小買戶，如今是大賣主閃爍其詞，居間人左右為難的時候了。

目前一共欠了多少黃金呢？

黃金期貨自十一月三日至五月為止，所欠約三十二萬兩，黃金存款四月二十一日至五月為止，所欠約一百六十萬兩，但到期未付的存款只有五月份和四月份的一部約為二十餘萬兩。少說一點，欠五十餘萬兩，多說一點欠了一百九十二萬兩。

黃金政策需要黃金，黃金不來，黃金政策也就完結，存續之關鍵，在於杜魯門與毛根索。於

是重慶人眼巴巴望紐約。

黃金政策的再批判

此時黃金政策的批判，哄然而起。

反對黃金政策者，大體持有幾種理由：

最有力的理由是黃金大量流入淪陷區，適足資敵，同時又收回更多法幣到後方來，助長了通貨膨脹。

年來西安三斗坪確實成爲黃金到淪陷區的轉口地，當地金價對後方儼然有領導作用。然而，客觀上，我們要指明到淪陷區的究竟是少數，大多數是流向城鎮與鄉村。同時黃金到了淪陷區，往往落在不信任偽鈔的民衆手裏，並不落入敵人之手，同時商人換回來的不是法幣，而是物資。

其次反對黃金政策的理由，是黃金流入大戶之手，助長富豪發財。

黃金的流轉，大概是經過二個圈，重慶昆明西安成都貴陽幾個都市裏的銀行錢莊大戶貨幣，形成內圈；他們購買黃金純在是投機與轉賣，轉手賺錢。全國各城市和鄉村裏的小有產者，有私房錢的太太，有點積蓄的小公務員，和小財主，形成外圈，他們購買黃金，是爲了他們比較不善

於囤積居奇，利用黃金以保存購買力。如果內閣沒有外圍來扶持，黃金的吞吐量不會那麼大，而且購買方不能夠長期持續。因此就前者而論，這種批評完全正確，就後者而論，這種批評，就不夠完全。我們認為黃金握在民衆之手，買主無需乎痛心疾首。把黃金賣給老百姓，將來仍可以收同作貨幣基金。把黃金存在政府手裏，抑或存在民衆手裏，二者之間，我們寧取藏富於民。

黃金政策從經濟學的技术觀點看來，是頗為高明的。黃金政策是一筆買賣，從美金三十五元買來，（按法幣官價計應為七百五十元），按法幣三萬五千元賣出，實在是利息優厚。並且這黃金是從美國買來運到中國，再由政府轉給民衆，無論如何還是中國人的。

中國在美黃金原存約五十餘萬兩，其後美國借款二億元，買了五百六十餘萬兩，合計應有六百餘萬兩。到目前為止，現期貨以及存款已付者不過一百萬兩，億尚有五百餘萬兩，除去所欠應付一百六十萬，應該還有三百五十萬兩。這筆存金大可不必過於珍惜，儘可以拿來大量出售。一則因為外匯準備已另有數億美元，（中國壘款已收二億，封存外匯約三億，最近可能撥還壘款又有數億），二則因為黃金賣給民衆，必要時仍可收購回來以作平衡基金。

打開天窗說亮話，黃金政策實在是一本萬利的如意生意，只怕美國人不情願。而美國之所以願以三十五元官價（黑市已近百元）出讓，也是近乎援助的半賣半送，這是美國人心裏也是雪亮的。

而且，黃金政策在目前現行政府的政策當中，還算是最有效的。一舉手，收回了約當發行額的十分之一的通貨，放一手，把投機市場弄得火熱，冷落了去年下半年的物價。

黃金政策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看來，却是一條嚴重的歧途。中國經濟的困難，在通貨膨脹與物資缺乏。由於官僚資本鷹爪四佈，重稅大戶徵用外匯都辦不到，財政部勢必倚賴發行局，以應付膨脹的軍費。由於官僚資本把持工業，通貨膨脹對產業界和工人的剝削，工業生產更加衰退。由於土地集中，政治的苛擾和貪污，農業生產也在減退。通貨膨脹與物資缺乏，助長了物價高漲，和囤積居奇。這造成中國特殊的戰時經濟蕭條與惡性的通貨膨脹。

由於當局無力打破這財政經濟的厄運，如是就轉向於尋求外力的援助與強心的刺激。

軍事上等候外國軍火；我國抗戰的無力，似乎純全是武器不足。經濟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美棉美布，甚至於印棉；絕沒有想到管制政策的打消。財政上的希望便是天外黃金飛來；至於動用人民外匯財產，以及重稅大戶，似乎是可望不可即的理想。

黃金政策是強心的刺激，因此效力甚微。我們以黃金收回了一部份通貨，然而隨即發出了更多的通貨，作用適相抵消。黃金潮壓住了商品，然而黃金潮一過，商品又直上青雲。打過強心針，本來應該就有根本的治療。但是我們却似飲鳩止渴，陶醉其中。

黃金政策是外力的援助，因此不啻可靠。黃金是美國人的從道義立場賣給中國，爲了刺激友

邦的消義感，必須煞費苦心的申述苦衷，向杜魯門，向毛根素，向納爾遜，向韓德遜。美國人也
是實利主義國家，對此實無興趣。因此黃金之來渺渺茫茫，毫無把握。

黃金政策是一條歧途，而且令人迷途忘返。然而在目前整個中國政治沒有走上大路之前，我
敢預言，這仍然是財政經濟當局所不得不走的道路。

（五月三十日）

從投機市場看經濟的動向

大行市管小行市。中國大勢是樂觀中仍有挫折。財政經濟上一樣的，是勝利在望，民衆渴求生活的豐足，然而通貨膨脹仍然加緊，物資缺乏依然嚴重。

這一切，我們以管窺天，從市場的動態，來勾劃中國經濟的趨向。

外匯爲什麼暴漲

外匯市場，最近有驚人暴漲，五月二十日前後美鈔不過七百五十餘元，今天爲止却已達一千元以上，暴漲之前盛行一種傳說。據說中央銀行要收買美鈔，美鈔可原額調到匯票，以此匯票在美兌現可以不受封存。

更重要的是傳說官價外匯將有調整，這與宋院長行止似乎有關。對此，英文大美晚報却作了一個非常深刻的解釋：「這種謠言似乎是教會外匯匯率的誤解，於是美鈔價格繼續上昇。」

最近投機市場上美鈔美券美債之一再上昇，而且不再反摺，其原因是加入了教會美金匯票作

爲力量雄偉的殿軍。每次美鈔券債的上升以後，本來有回跌的可能，但是美國教會的匯票却立刻追蹤上去，只保持五十元的差額，於是美鈔便不能回跌到教會美金以下。舉例來說，最近教會美金已漲至九百九十元。美鈔的退路便被鎖住了，只能在一千元以上盤旋，不能後退了。

教會美金在外匯市場的比重，無疑地要越來越大。因爲美鈔債到期而活躍於市場者每年不過幾百萬美金，而教會美金每月一百萬，每年約千餘萬美金。教會聯合庫出售外匯的作風，却顯然已被中國人同化了。心裏盤算到下週要漲價，本週便停止出售。漲價以後，再出售一批。市場上一聽說教會美金停售，就認爲這必然又有一跳。這對於金融市場顯然有推波助瀾的作用。該庫的出售價格，由去年十二月的二百二十八元，到今年四月的三百八十元，到五月底的九百九十元，其增長的速度確實驚人，正好四倍。

於此，我們不能不指出，教會聯合庫的存在是等於中國金融市場的治外法權，在華僑匯率保持四十元的時候，我們實不忍看數千萬華僑子女啼飢號寒，而讓對抗戰并無直接貢獻的教會外人，在全般中國人日益貧困的時候，安富尊榮。

如果政府還有自尊心的話，應該取消教會聯合庫。中國人不要排外，也不必媚外。

黃金政策甦生了

黃金政策終於復甦了。由於黃金久不兌現，五月末黃金期貨幾乎全停，黃金存款也奄奄一息，黃金政策的推行，已經是有氣無力的了。

然而，宋子文氏發表行政院長的消息，挽救了頹勢。財部發言人的談話，尤其確定了黃金政策的再生。

宋子文氏的出長行政院，一般人認為是暗示黃金外匯的成功。在美國人面前，宋子文已取孔祥熙而代之。據說宋子文所要求的五百萬兩黃金的撥付，中國墊款的結算，美布的運華，華盛頓都給予支持。於是孔的辭職，宋的任命，便成爲事實。

停頓了的金融市場，便突然活躍，黃金存款的數量激增。財政部發言人談話之後，黃金存款又有蜂湧之勢。

昨日宣佈的黃金加價，尤其刺激了黃金市場的躍進。

外匯黃金中國經濟的路標

外匯，黃金，布疋，說明了今後中國經濟的動向。

外匯的漲，黃金的漲，說明了中國通貨的貶值，據金大的統計，物價指數到今年四月，已經

一千四百四十八倍。另一統計，說是已超過三千倍。由於後方的縮小財源的損失，今年上半年通貨膨脹確爲抗戰以來所未有。德國的馬克以五個萬字爲數（此之謂天文學數字）我們約在三個萬字之譜。無容否認，只要是通貨膨脹，而又無力收縮，沒有不發展向惡性通貨膨脹的。理財者希冀着那一天勝利以後，法幣四佈，沖淡通貨膨脹的濃度。然而目前我們只看見通貨膨脹在川雲黔一隅之地，稠度的日增。相形之下，物價黃金外匯仍將萬馬奔騰，萬一美軍登陸，還是應用法幣，我們尤不能遽然樂觀。

美布的輸入，反映着生產的衰退。戰時生產局原負有援救工業，增產物資的使命，然而生產局只把自己局限在兵工生產。同時又把工業仍然放在管制經濟的重轡之下。到去年統計，據說中國出產的布匹，每人一年只能穿四肘了。

宋子文氏美國之行，便負有着籍外力以解決財政困難的使命。

據目前的形勢觀察，黃金政策將加強執行。五百萬兩黃金將陸續內運，其中已出售給人民的約一百六十萬兩，尙有三百五十萬兩可以出售，這三百五十萬兩的黃金，當局必將陸續提價，在十萬元以內，活潑跳躍。在今後半年，三百五十萬兩黃金將是最雄厚的財政資本。上者倡之，下者和之，投機市場將熱鬧非凡。

外匯政策的執行，也是可能的。這原因在於：一、工商界已經可以向美國定購機器，戰後恢

復急待預早綢繆，外匯的封鎖必須打破了。二、中國外匯財產可能有十餘億美金，這筆款子在通貨膨脹如此劇烈，國內財政如此窘迫之際，應該拿出來用的。如果當局售出美金一億，可收回法幣一千億元，遠比黃金政策及儲蓄政策有效。我們認為應該一方面大胆放寬外匯審核的限制，鼓勵民間購買機器，及民生用品，一方面匯率作大膽一躍，逐漸提價至千元，如此既可使法幣回籠得多，又可以一舉消除黑市外匯。參政會諸公念念不忘以黃金改善士兵待遇，我們認為此正其時。

美軍登陸在即，抗戰勝利在望，但是並不意味着樂觀與陶醉。美軍登陸費用的鉅大，通貨膨脹的數字必然可驚。海口暢通以後，一般日用品也許可以稍跌，但糧食可能上漲。物資缺乏，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仍然可能繼續。黃金外匯運用得好，也許可以補救萬一，否則我們警惕着希臘的前途。

(六、八)

金光耀花了眼睛

黃金存款停售，與黃金大批東來，使市場困惑了。同時也困惑了我們的學者專家：金本位可行嗎？今後投機是否絕跡，政府的黃金政策下文如何？

金本位的呼聲

黃金東來，七月底以前可望到二百餘萬兩。尙存在美國的約有二百萬兩。由於宋子文的華盛頓外交成功了，這四百萬兩貨是已歸中國自由支配。

目前，黃金正由海陸空軍兼程趕運，經過加爾各答，飛向重慶。

這黃金用來做什麼呢？

這時顧翊羣氏發表改採金本位的主張，章乃器氏響應於後。

改採金本位可能嗎？這主張深深打動了市民的內心。

上層被燦爛金光陶醉了眼目，看到華盛頓的黃金與外匯，認為這已經到了可以整理貨幣的階段，通貨膨脹可以結束了。

下層被通貨膨脹苦透了，尤其今春以來，惡性通貨膨脹吸掉多少人民的血，傷了多少工業家，通貨膨脹必須結束，不論是金本位，匯兌本位，不論是自力更生，藉國內政策的改弦易轍，或是依賴外力，藉黃金外匯以穩定幣制，總渴求一個解決。

於是，金本位之說，甚囂塵上。

然而，我們要認這是金光耀花了眼睛，而生出的幻覺。未來的歲月裏，這是通貨膨脹，而不是通貨穩定。

這一切我們藉助於數字的說明。

假定法幣與黃金為十萬元一兩的法定兌換率，則二百萬兩（四百萬兩中有二百萬要付存款與期貨），可以發行的法幣為二千億，即使金準備不必十足，也只能發行三四千億的法幣。

然而，我們法幣的發行額，決不祇此數，遠遠超出。

這即是說，這箇黃金作既發的法幣的準備金就不足，再則，金本位一旦實行，如果黃金準備不能增加，法幣發行量也不能增加。限制發行，其前提則為：財政收支相抵，通貨不再膨脹。

如果，通貨膨脹仍然繼續，則政府必須每月由美國運一百萬兩黃金來，才能保持黃金準備。

通物貨膨脹的流沙之上，建築不起金本位的輝煌巨塔。

當年法幣制度的精意，就在於便於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沒有結束，金本位銀本位就別想回復。

投機市場會沒落嗎

黃金存款停售了，黃金即將發現。金價是漲呢？跌呢？外匯連帶漲呢？跌呢？

有人認為在黃金發現以後，金價要跌。

有人認為在外匯開放以後，外匯要跌。

於是投機市場似乎要消沉了。

但是據我們觀察，投機是不會中止的，投機是在通貨膨脹過程中出現的，幣值跌，物價高，就有投機的可能。通貨膨脹一天不結束，投機市場便一天不消滅。

目前通貨膨脹是方興未艾，投機市場也就前途無量。

黃金會不會漲？

必然要漲，縱使發了現貨，現貨也將立即散佈到農村去，回來的游資，在市場上將聲勢更大，這投機必然更活躍。

去年期貨沒有發現，對投機市場打擊頗大。因為這呆滯了投機資金，無法周轉。現在發現了，正好促使黃金下鄉，游資進城。

如果七月發現，八九月黃金存款必將空前踴躍。

外匯會不會漲？

外匯的漲更爲必然。今年來是美鈔加了一倍都不止，與通貨膨脹密合節拍。由此類推，下半年漲勢大有可觀。

官方外匯的放出，如果能有五六億美金，則匯市要跌。

官方外匯的放出，如果只有一億二億美金，則遠不能滿足市場的要求，外匯票價勢將飛漲。據我們預測，今年的通貨膨脹將達高峯，投機熱潮亦將達於頂點。

黃金廿萬卅萬，好像是奇蹟。

外匯二千三千好像是奇蹟。

在通貨膨脹到達天文數字之日，這一切奇蹟都不算奇蹟了。

黃金政策的新部署

黃金政策在此次停售之後，將有一番檢討與重新部署。

黃金價格，必將大為提高。

政府賣黃金，爲了回籠法幣。回籠愈多，成績愈好。爲什麼不能賣十萬呢？尤其是在黑市漲上十八萬元以後。

七月間，黃金黑價可能達到二十萬元。

於此，政府加黃金官價，也就很有理由的了。

同時也唯有加了價，方能保持黃金熱。否則現貨發出以後，就要冷落。

黃金現貨出售，可能竭力爲之。

黃金現貨黑市出售，可以賣到十五萬元以上，可以多賺錢，還是很划算的。同時，又可以省掉存在美國倉庫的保險費。

這困難，只在於執行者可能舞弊，國家行局不能放手讓他們做生意，爲了此點，可能採取從前的辦法，現貨一種價，存款一種價，現貨可以加點儲蓄，把半年的黑市子金加上新價。

外匯應該開放了

外匯的開放，實在迫不容緩了。

在美國，蘇聯的定貨已達飽和。然而。我們的定貨，却是寥寥無幾。除了官方所特意扶持的少數公司有點外匯可以定貨以外，一般工廠望洋興嘆，戰後我們沒有機器，如何着手工業化？目前外匯的勒緊，戰後將見其惡果。

外匯的開放，關鍵在於解凍。

中國工商界的外匯不過二億元，然而由於統購統銷，美軍鑾款，美方借款，官方擁有外匯總額約有十餘億元。目前外匯的開放，是指由官方賣給民間。

政府首先應該調整匯率，然後放寬外匯審核。讓工商界定製大批機器，同時發行外幣儲券公債，照市價發售，達到吸收法幣回籠的目的。

英磅公債商討達半年，然而迄今不見下文，英國人的外交實在難辦。不知道英國人是否想拖到戰後，乾脆把這戰時借款取消。如果不是如此，應該立即發行，這一千萬磅公債，照市價（六千元）標售，可得法幣六百億以上，對工商界，對市場，對財政，均不無裨益。但是公債抽籤還本期限，必不能太長，十年以上的說法，實在是匪夷所思。

美金公債的發行，也很有必要。如有一億二億美金放出來，可以收回三千億以上的法幣。

數年來，政府握有大量美金，始終不肯放出來解救財政困難，寧可以通貨膨脹來煩擾人民，這是不智的。去年國民參政會要求三萬萬美金來改善士兵生活，結果改善士兵生活，增加副食馬

乾，是用通貨膨脹與獻糧獻金來完成的，這尤其不智。

我們不敢希望政府能够大公無私，把外匯拿來整理通貨，但是認為在這期間，應該拿出一部份外匯來緩和通貨膨脹，解救財政的燃眉之急。

這就是說，外匯政策必須實行。

(六、廿九)

黃金案透視

黃金加價舞弊案，自三月廿八日發生，半個月來哄動了山城。依據目前情勢觀察，再不適時解決，舞弊案必將遠涉重洋，成爲國際的話題了。

但是黃金舞弊案的真相，到今天還沒有正式揭開，外間傳說很多，茶館訊，馬路電，喧騰報章。這類消息有確有不確，確者多少反映了事實，代表了民意，不確者由於各主管方面仍然諱莫如深。，至今沒有把內幕完全公之於衆，外間所傳多是臆測之詞。

我們認是在百說紛囂中，揭開一部份事實真相仍然是必要的。我們嘗試從街頭巷議與四行二局的傳說中，描繪舞弊的輪廓。

什麼人決定黃金加價？

全段略

三月二十八日的總賬

三月廿八日賣出去黃金到底有多少，這一點，各報傳說最不一致，或說是三萬五千兩，或說

是二萬一千兩，有說交通爲多，有說兩屬爲多，據我們從各行局收集的材料，經有關方面的訂正，大體如此：

黃金期貨（中農國貨）三十餘兩。

黃金存款（四行二局）三萬四千餘兩。

其中渝市約二萬一千四百四十七兩，外埠約一萬餘兩。

渝市黃金存款概計如下：

中 央	五，五一四兩	中 國	二，一八六兩
交 通	六，二五九兩	農 民	一，六五五兩
中 信	四，九九四兩	郵 匯	八三九兩
總 計	二一，四四七兩		

渝市三月二十八日黃金存款，較之二月二十八日三萬八千九百九十一兩，自然是相形見絀，但較之三月二十六日的一萬二千零四十四兩，三月二十七日的一萬零八百十五兩，自然是大爲增加，多存一萬兩之譜。

據傳行局舞弊者有某某，某某行局，兩者均連夜續存，惟技巧有高下之分，前者以轉賬申請書存了幾大筆，後者兼容並納，支本票轉賬均在所不拒。前者高明在不動聲色，讓行局有關人存上

幾大筆，後者風吹草動，由於行局職員紛出拉頭寸，竟至牽動大批人來存款。其最嚴重者，竟在三十日早上，猶利用職權補入五十兩，如某局長某科長某某。

外地黃金存款，貴陽、西安、蘭州東南等地數字，都無大變動，不超過往常。據傳惟有成都較二十七日稍增三千餘兩（由於交通銀行存得特多，約三千兩），其次昆明較之二十七日也增二千餘兩，外埠所增之數約為六千兩。

總括言之，全國售出約三萬四千三百七十六兩，而多售之數約一萬餘兩，這一萬餘兩的數字中，那個銀行數字最鉅，這是值得我們注視的又一線索。

退款名單說明了什麼？

黃金舞弊案一經爆發，財政部的措施一則請求上級查究，二則與四聯會查各行賬目。四月五日四聯會議，有人力主二十八日所存全部作廢，但也有人認為黃金出售，是商業契約行爲，政府不能草率撤消，縣太爺問案不問青紅皂白一律各打三十是不公平的，究竟應以什麼標準劃出這一萬多兩多存的黃金存款，以時而論，上午所存應該保留，下午所存應該撤消，可惜存單並無很精確的時間的記載。

終於財政部提出了一個辦法，即按二種情形，剔出來一萬兩黃金存款：（一）凡以轉賬申請書購存者，（二）凡以一支票或一本票化名多戶存儲者。這二種標準之下，剔出來仍有一萬一千八十五兩存款，其概數如下：

中 央	二，二八一兩	中 國	六二〇兩
交 通	四，二二五兩	農 民	五九〇兩
中 信	四，〇七〇兩	郵 匯	一〇〇兩
合 計	一一，八八五兩		

退還的黃金存款並非肯定有洩漏消息之事實，只是爲手續不合，有舞弊之嫌疑。這辦法，於法律上有根據，於習慣上不合，於理論上未必能一網打盡聞風投機者，實際上却正好包羅了絕大多數大的存款。法律上根據，是說轉賬申請書，只是交換（下午約在三時）以後行莊之間劃撥頭寸的工具，不准流通於交換行莊以外，不准作爲購貨儲蓄之用，個人以轉賬申請書買黃金儲蓄自然不能不說是雙重違法。一支票化作數個戶頭，於法律上雖無大根據可以退款，但於情於理，似有不光明的躲閃之嫌，然而這二種情形過去都習以爲常。在理論上說，若有人得到消息，從容繳付現金，大阻用自己真名，即可逍遙法外，不論其存量是否巨大。但事實此次黃金存款絕大多數可疑之存戶，均在上列二項處置之列，未退款的都是一兩五兩的小戶，我們不認爲根據此二項辦

法以退款爲盡善盡美，只認爲是目前的折衷辦法，我們所注意的是，這張退名單給我們以豐富的資料以判明一些線索。各行局之間風傳的大筆存款，據我們搜羅考證者，大體若此：

中央銀行應退存戶

中央銀行的存款大戶主要的是兩筆。其退款理由，均因一支票連開多戶，並無轉賬申請書。

(一) 李玉克貞 二百兩

李吳紫君 二百兩

李名倫 一百兩

李名信 一百兩

李幼君 一百兩

李孫和珍 二百兩

李名儀 一百兩

合計 一千兩

這是下午三時左右，以匯豐支票第二一三八一七號支票存入，指定由中央銀行某職員轉，其地址則爲節約街四十五號二樓。

(二) 李祖燕 一百兩

李祖光 一百兩

李祖謀 一百兩

李佩芬 一百兩

李佩萱 一百兩

李佩花 一百兩

李佩芸

一百兩

李佩蕭

二百兩

李祖永

二百兩

合計

一千兩

這筆存款與上述二筆同時存入，情形完全相同，祇支票號碼為第二一三八一九號，有二號之差。

(三) 張餘軒

一百兩

(張餘軒為該行發行局職員。)

(四) 華新公司三五兩

連開五戶

中央銀行該日存款，除去外埠存二千三百二十兩，門市僅三千一百九十四兩，此數再除去上述二筆退款，所剩大都小戶。

交通銀行應退存戶

(五) 錢德馨

一百兩

李瑞蓮

一百兩

周學初

一百兩

吳正邦

一百兩

黃明義

一百兩

合計

五百兩

此項存款由重慶銀行副經理趙世厚以該行本票存入。

(六) 錢理

一百兩

毛壽

一百兩

王丙	一百兩	張寅	一百兩
李中	一百兩	合計	五百兩

此項存款，由同心銀行經理張壽百以轉賬證請書存入。

(七) 賈墨卿，如杏等十人 共五十兩 秦德香等十人 共五十兩

錢嘉泰等十人 共五十兩 振達等四人 共二十兩

張敬賢等三人 共十五兩 陳等三人 共十五兩

合計 二百兩

此項存款由金城銀行顧客彭肇齡，持該行轉賬申請書存入。

(八) 楊管北 五十兩 楊麟 五十兩

方菊仙 五十兩 胡履平 五十兩

章靖庵 五十兩 何亞謀 五十兩

合計 三百兩

此項存款由中華實業銀行胡履平持金城轉賬申請書存入。

(九) 陶國維 一百兩 張宗國 一百兩

雷子震 一百兩 胡星毓 一百兩

羅傑英

百兩

合計

五百兩

由重慶銀行趙世厚副理，持該行本票存入。

(十) 張哲生

五十兩

黃之名

五十兩

吳唯讓

五十兩

高謙

五十兩

馮梅生

五十兩

龍從雲

五十兩

胡國華

五十兩

鄭曼生

五十兩

項今吾

五十兩

郭復

五十兩

合計

五百兩

由國貨銀行馬雄文副理，以該行轉賬申請書存入。

中央信託局應退存戶

中央信託局應退存款，多為支票化名數戶，轉賬申請書所存祇在五百兩以上。

(十一) 李光勛

二百兩

張星聯

一百兩

張元

一百兩

劉子餘

一百兩

業記公司 四百兩 呂景光 一百兩

郭祖德 一百五十兩 王耀堂 五十兩

邵怡湖 一百兩 合計 一千三百兩

此款以匯豐支票第二一三八一八號存入，於中央銀行所有二筆號碼銜接，存入時間亦在三時

許。

(十二) 范根元等六戶 三十七兩 孫光等六戶 一百二十兩

趙莊用等十六戶 八十兩 合計 三百三十七兩

此項存款以大同本票第一〇六五七號存入。

(十三) 程如澤等十戶 二百兩 黃守義等五十戶 二百五十兩

簡而明等四十戶 四百兩 孫恭等十戶 五十兩

合計 九百兩

此項存款以大同本票一〇五六九號存入。

(十四) 何炳鶴等二十二戶 一百兩

此項存款以四川農工本票、中央支票、永成本票湊齊存入。

(十五) 何華等二十戶 二百八十兩

此項存款以泰豐本票二五三四一號存入。

(十六)周敬熙

五十兩

周敬熙

五十兩

合計 一百兩

此項存款以中國實業轉賬申請書存入。

一般而論，轉賬申請書以存入交通中信者為最多。其數字亦最大，但據說農民也有一筆祇存九兩的轉賬申請書，而轉賬申請書之開出，必在四時以後似無置疑餘地。而支票開列數戶者，亦不在少數，多在下午三時前後存入。

明眼人於此不難一目了然於這些人的來歷，我們這裏不記下其「花名」，是因為「花名」即「化名」橫豎是一個啞謎，但是高明的讀者於此胸中早有成算了。

這個花名冊及名行局應退統計，其比例，其內裏，這些人的職業和友人，是我們研究黃金舞弊案的第三個線索。

中國政治的試金石

黃金舞弊案截至目前為止，已經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照一般情形處理是不了了之。

但是衆議逼人，街頭巷尾傳遍了舞弊案情，而且責任誰咎洞若觀火的時候，監察院自不能以一篇清議空泛指責某部某人了事，尤其要透徹內幕，了解經濟現象之複雜，作公平的处理。這時不必泛泛指責某行某局，應該深入查究各行局實際情形，以激濁揚清。因此我們認爲黃金加價舞弊案，實際是中國政治的試金石，二院一部四行兩局，全要考驗出來，其是否能成爲現代國家機構的健全部份，尤其考驗了我們國家金融系統是否健全，是否急待清血。

黃金加價舞弊案，其可能舞弊之處，有二種情形：一是大員走漏消息，一是某此國家行局經辦人員舞弊。前者應考察加價經過及有關人員行動，以追究責任，其證據確鑿者，應立付國法裁判。此次情形看，存款數字有如此之鉅，有無走漏消息確實可疑，切盼政府有辦法找出實據，從嚴處分，以證明政府機關有效率，有綱紀。後者應細查各行局賬目，凡在廿八日五時後補入存款者，廿九日卅日，補入存款者，其經辦人員應立即拘捕，並追究其通同作弊者，以證明國家行局并不願意藏垢納污，腐蝕國家金融命脈。

(四、八)

顯微鏡下的黃金案

(特寫)黃金案可以從二個角度去看。從望遠鏡看，看院部行局，乃至大亨巨富，聞人權貴，看重慶、成都、貴陽、昆明、西安，這點四月八日特稿，已有詳細評述。從顯微鏡看，却看中央信託局儲蓄處的戴仁文案，從主任到助理員這般小人物。爲什麼要用顯微鏡看，因爲此案並非宇宙之大而是蒼蠅之微。

戴仁文隻手遮天

中央信託局有儲蓄處，下轄建儲科，建儲科主任是戴仁文。黃金儲蓄是由該科主辦的。

三月二十八日黃金加價，二十九日意圖補購的人便紛紛活動。然而二十九日究竟是黃花崗紀念，一切手續都未便辦理。

三月三十日早晨，戴仁文到了辦公室。就詢問他的助理員朱治廉有無暫記存款。朱治廉翻出

來一筆：二十八日社會局鄉鎮公益儲蓄一百萬元，傳票俱在。

戴仁文拿過來，把傳票改了：李子琦等七戶購買黃金存款，於是一百萬元，存了五十兩。朱治廉照改過的傳票，另繕新傳票，同時戴仁文自己動手造了表報。新傳票上，有戴仁文和襄理的簽蓋。

不數日，黃金案傳遍山城，於是財政部四聯總處動手查帳。據說該局副總稽核郭駒又出而檢舉，於是儲蓄處裏風聲鶴唳。

第一次查帳，在四月五日。

戴仁文很鎮靜的應付了這次查帳。李子琦等七戶，明明是一支票化名數戶，按照財政部的規定應即退款。但是戴仁文取得了查帳人員的信任，查帳人看表報，他念傳票，表報上李子琦等七戶，按戶念出時，戴仁文手裏拿着假傳票，故意翻動了七次，算是七筆現金傳票。

第二次查帳，在四月十三日。

財部四聯的查帳人員，對於儲蓄處的事頗有風聞，查帳特別仔細，自己看報表和傳票。於是毛病被發現了，朱治廉被傳。

事情敗露了，戴仁文決定好漢做事好漢當，要寫自首狀。

當天晚上回家以後。戴仁文又變了卦。次日報告上去，說是朱治廉幹的，而朱治廉沉寃莫白。

審計部又來查帳。在這緊要的關鍵，走頭無路的朱治廉却在抽屜，發現了一個小紙團。打開一看，正是戴仁文改動過的舊傳票。

戴仁文看到傳票上自己筆跡昭然，無語伏罪。而朱治廉的罪嫌，也就由主犯變作幫兇。

小職員的悲喜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五十兩案查帳之際，又發現了三十五兩案。這個案子的爆發，一半是因為有部份高級職員未曾分潤，紛起指責；一半是戴仁文一不做二不休，和盤託出。

三十日儲蓄處要做二十八日黃金存款報表時，戴氏特地加了三十五兩。預備報上去以後再做傳票。不料傳票未做，風聲就不大好，於是這三十五兩就被取消，中信局去函財部更正，數字中刪除三十五兩。

這三十五兩是什麼人存的？大概是下列七戶

戴仁文 十二兩（分成六戶）

龍毓萱 六兩

錢 祺 五兩

張華棟 四兩

方天祚 三兩

郭公一 一兩（陳××有關）

周士元 四兩

戴仁文頗善於籠牢人心，自己已有五十兩，不妨廣施小惠，於是把十二兩，一變爲下列六戶；

朱治廉 三兩

孔凡均 三兩

聞人威 一兩

齊希文 一兩

張隸萃 一兩

汪增鎮 三兩

這三十五兩並無傳票，沒有真憑實據，但是因爲買的全是本局人，就風傳遐邇。戴仁文自己托出這點，却是冲淡五十兩之罪，加重三十五兩之罪，三十五兩是同謀，可以上而牽動王華，甚至正副局長，下而牽動中下級職員。有罪同當，有福同享，戴仁文預料這樣一來，別人恐怕牽動太大，不敢下手。

生動的插曲

三十五兩案，在戴仁文的口裏，却越來越具體生動。

三十五兩案的事實經過，是這樣的：

二十九日上午建儲科的助理員龍毓萱小姐，看了報紙宣佈加價三萬元，懊惱不堪。她自己有十二萬元的存款，存在普儲科，爲什麼不早點存了黃金存款，一轉手之間，損失了六萬元，昨天大家擠着買，爲什麼自己不買？

於是上午九時，她去打銅街看戴仁文主任。戴主任也表示惋惜之至，同情地說，「你去找張華棟到局商量。」同時王華經理也派人來找戴主任。不久王戴張就在中信局見面了。據說，王經理表示說：自己已有存款在局的人，全可以補購。這話張龍二氏都聽到的。

根據這點，你要買，我要買，各人全部存款都化成黃金存款，合計爲三十五兩。這數目立刻寫上報告，戴氏爲綏靖同人，把十二兩大方地分給部屬。

但是有現款想補購的人，（其中不少襄副理）却遭拒絕。這頗引起醋海風波。

戴仁文揭出一段經過，卻加添了許多描寫：

龍毓萱小姐似乎是首先發動的人，她向王華請求，然後王華經理派她來邀他和張華棟，一起去商量。結果他又和張華棟同赴飛機碼頭查帳，查到七十萬元，這才倒填日期購進存款，言語之間似乎暗示這七十萬元還是利用公款。同時，他說明王華經理來找他，他就是奉上司之命而爲之，他就可以由主犯而變爲從兇了。這段說法，稍加渲染，幾乎成爲桃色案件，在視女人爲禍水的中國社會，似乎很能打動人心，於是龍小姐也被認爲禍首了。戴仁文的機心甚深！

節外又生枝

此外，又有一段節外生枝的案子：二百萬元案。

這事情本來是未遂之未遂，神不知鬼不覺的。還是戴仁文自己揭穿了出來。據他說三十日上午十時，王華囑其同鄉黃允燾，開二百萬元支票到局由該科助理員汪增鎮拿來補購黃金存款，可惜後來未及補入，便拿回去了。

黃允燾也承認會答應借給二百萬元，但是他聲明支票並未開出，而且邀借的人不是王華，而是戴仁文。

這一塊石頭又打着他自己了。

蒼蠅之道治之

黃金案的關鍵是在五十兩案。戴仁文是主犯，而朱治廉不過是從犯。而戴氏隻手遮天的本領，確令人不勝驚奇讚歎之至。

三十五兩案，却是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嘲諷。一羣小職員爲了一萬二萬元的蠅頭小利，而竟無意中陷了法網，觸犯刑章。但是，於情於理，這羣小職員都無需乎過份追究。

蒼蠅應以蒼蠅之道治之。該打的就打，該揮的就揮。

(六、卅)

黃金潮中淹沒了的小人物

(特寫)高秉坊宣告死刑，給黃金案的罪魁敲了喪鐘，也給黃金案的從犯，敲了警鐘。就在這種緊張的空氣中，實驗法院開始審理黃金案。

然而黃金案究竟與高秉坊案不同。高秉坊案中，只有一面倒的暴露貪污，黃金案中，却有被告的爭論辯白，形成非常複雜的形勢。

法庭中，被告與證人可以分成三個陣線：

一是戴仁文，張華棟的聯合戰線：他們力說三十五兩是龍毓蒼鬧的事，五十兩是朱治廉的舞弊，二百萬元是王華借的錢。這一切出自戴仁文的機心，與他相好的張華棟情不得已的贊助他。證人吳士瑜也隱隱約約地證實他們的話。

一是王華，龍毓蒼，朱治廉，汪增鎮的聯合戰線，王華和汪增鎮把戴仁文又找過來的二百萬元案擋了回去。朱治廉把一百萬元的罪名歸還戴仁文，然後王華加以證實。王華與龍毓蒼把三十五兩的責任，分給了戴張。但同時王華又企圖拉鍾秉鋒與陳鐘聲下水。

一是鍾秉鋒、陳鐘聲、韓天耀、郭駒、唐步云幾位證人的陣線，他們拒絕承認被告有利的

彌法，謹防落水。

在這三種態度下，對三個問題，各有一種解說。然而，這一切，仍然匯集成爲戴仁文全部陰謀的暴露。

戴仁文陰謀的中心

（五十兩案）

五十兩案是中心問題。

戴仁文在三月三十日，把二十八日社會局繳鄉鎮公益儲蓄一百萬元的傳票，改爲李子琦七戶，黃金存款五十兩。這一切他假手朱治廉來辦。

法庭上，戴仁文一再說明，那完全是朱治廉辦的。「三十日那天，我對朱治廉說，你若存有款，儘可以補購，後來他造了這張傳票來，我不及細看，就蓋了圖章。三十一日我又特地借了一百萬元來歸墊。這完全因爲他工作努力，所以替他彌補。」戴仁文又說，他所以准許此事通過，是想到這筆黃金存款早晚會被財政部命令退還的。「不料四月九日財部命令退幾筆存款，偏偏不退這樁。我會再三去看四聯總處和錢幣司的人，希望他們取消」。

朱治廉說，那是完全奉戴主任之命爲之。三月二十八日社會局送來一百萬元，（合作金庫支票），主任說把它改了黃金存款，根據戴改的傳票，他做了四張傳票，這五十兩的七張存單，完全在戴仁文手裏。我是一兩都沒有。

法官問朱治廉：「你爲什麼要做傳票？」朱治廉的回答是：「主任叫我做，我不好不做！」王華聲明這一百萬元案，他根本不知道，直至四月十日事發才曉得。

證人康步雲，鹽號經理，鄭重證實戴仁文確曾在三十一日借去一百萬元，當時他聲明只要幾天就可以歸還。

王華的辯護律師戴修繼，抓住這一點，其勢汹汹的要求法官詢問；戴仁文以一百萬元化名李子琦存款，是那一位襄理蓋的章，是誰發了存單？

據戴仁文與吳士瑜的口供，是吳士瑜襄理簽發的。律師於此，點出戴吳之間可能有勾結，才肯倒填日期，放過這張圖章模糊的傳的傳票。法官允許移付檢察處另行偵查。

王華恍然大悟的說：「四月十三日，五十兩案發，我痛責戴仁文。戴痛哭流淚。吳士瑜說：「朱治廉，你可以把指使人說出來了。」可見吳士瑜早已知情。同時，四月初案發，吳士瑜只求扣朱治廉，不要求扣戴仁文，也很可疑。」

除了戴仁文以外，王朱龍一致指出這是戴仁文幹的勾當。這簡直成了無疑問的鉄案。

滄海之一粟

（三十五兩案）

三十五兩案，誠如沙千里律師所說，在一萬多兩的偉大黃金案中，不過是滄海一粟。如果分攤開來，戴不過十二兩，龍不過六兩，張不過四兩，汪不過三兩，朱不過三兩，然而它的重要性，並沒有因為數量小而低估。在三十五兩案的前半段，牽連到戴王張，後半段牽連到鍾秉鋒陳鐘聲吳士瑜。中間還穿插了韓天耀（中信局會計處副處長）郭駒（副總稽核）的查帳。

據戴仁文的敘述，經過大體如此：二十九日上午龍毓資來看我，說要補購黃金存款，我要他找張華棟商量。後來適逢王華經理派汽車夫來找我，到局後王華命我與張華棟去飛機碼頭庫房查帳，看同人有多少存款。查出來同人有七十萬元，大戶有黃允燾等數戶。下午一時到王經理家，把名單給他。同時告訴他黃允燾有存款二百萬元。這三十五兩已報了數目，但轉帳手續沒有辦。我的十二兩分給他們，是因為大家搶着要，弄得烏烟瘴氣，沒有辦法，只好分給他們，當時朱治廉汪增鎮各得三兩。」

關於表報中央銀行，戴仁文氏說曾有二次。「第一次報表上午十時送去，所報數目包括三十

五兩，這是吳士瑜孔凡均做的。下午二時我覺得不安，又去中央銀行把它拿回來。下午三時許，我造了二張表，一張不包括三十五兩，一張包括三十五兩，我希望拿前者出去，中央銀行四時派人來催表，當時王華吳士瑜和我商量，結果還是拿了包括三十五兩的表去。更正函是次日才發的。張蕪棟的解說，與戴仁文同調。他說，去飛機碼頭是奉王經理之命，看有無同人存款，當時，張念帳，戴紀錄。至於大戶，那是由戴自己查的。

龍毓萱首先駁斥戴仁文的敘述，她說明，三月二十六日，她的姊姊托她以十一萬六千元，請代存黃金儲蓄。那幾天信託局人山人海，所以沒有存成。「二十九日看報知道加價，姊夫又譴責有加，我才去找戴仁文看是否可以補救。戴說自己已有存款的，可以轉成黃金存款，我的存款是活期，爲張蕪棟主管，所以我又去看他。王張戴在局見面，我並不在場，因爲我看了張就回家去了。三十日上午，我到局裏，聽說可以補購，但直至下午，仍然未轉成賬而局內職員噪得利害。結果三十五兩只做了傳票，章都未蓋。下午三時會計處稽核室來查帳，王經理說要撤回。下午三時王戴吳三人見面談話，我不在場參加，我是催報表，上樓去一趟，拿到後就給了中央銀行來人帶走。」

王華也更正戴的敘述：「二十九日上午張同來看他，要求補購，我沒有答應。他們就自己到飛機碼頭來了，下午又來，說是同人生活艱難，希望仿照各行局辦法准許補購。三月二十八日

報表，是戴等自發，我以為三十五兩並不在內。下午三時會計處來查帳，我認為不妥，即將卅五兩剔除。」

吳士瑜却說：「我知道這事，是在三十日，據說王華已請示過局長。第一次報表，我十時蓋的章，十二時以前送出去的。三時以前，我又蓋章於第二次報表。至於報告會計稽核三十五兩案經過的明明是我。」

王華立刻糾正：請示局長在三時，蓋章在三時以後。上午十時送第一次表不確。

前半段經過，有戴吳與王龍的爭執。戴仁文堅持是王叫他和張去商量，又叫他們去飛機碼頭查帳，而龍毓章是發動人。

王華與陳鐘聲，鍾秉鋒又有爭執：

陳鐘聲說：「三十日上午十一時王華來報告同人要買三十五兩黃金。我告訴他這是違法的，我要他去找局長，後來去函中央銀行更正三十五兩，是三十一日的事。我三十一日下午在局長室看到更正函稿，共同簽蓋發出。」（這時，他拿出來更正函的原稿。指明簽署日期為三，三十）。

鍾秉鋒的敘述，很引起大家注意：「三十日下午三時一刻王華來看我。報告二十八日實了多少，又說同人要補購三十五兩。我說不合法，不可以，應即取消，次日，我即報告勸理事長。」

王華插斷說：鍾局長沒有權可否，只說一句：手續要辦妥。

鍾局長馬上糾正：「我說手續要合法，手續不合法，不應該做。」同時，聲明王華是事後報告，並非事先請示。「他送報表在三十日上午，下午三時才來看我。」

王華與其辯護律師始終要堅持三十日下午即發出了更正函，以此證明他是自動糾正三十五兩的弊端。同時認定鍾秉鋒說過「手續要辦妥。」但是陳鏡聲鍾秉鋒一致指出這種拉扯是無用的。後半段的爭執點在於：王要拉鍾陳共負責任，以減輕自己的過失。由於證人固守自己的立場，終於各執一詞。

三十五兩案按照戴仁文的說法是龍起的頭，王核准的，而朱治廉，汪增鎮各得三兩，類似瓜分。但是朱治廉，汪增鎮說明，他們根本就不曉得，他們各有三兩，直至事發才知道居然榜上有名，顯然事前戴未得大家同意，因此也絕對不能承認。

此案的關鍵在於戴仁文先謾過於龍王，王又謾過於陳，其實，事實昭然，戴仁文自己佔了十二兩，其餘的人不過是可補則補無法謾罪的。而王之謾罪於陳鍾也就大可不必了。

二百萬元的未遂案

二百萬元的案子，錢最多，然而案情却最輕。因為這是所以「預備」案件離「未遂」亦遠。

戴仁文說：黃允燾有二百萬存款是在飛機碼頭查悉的，當日下午告訴王華，王華即叫汪增鎮去拿支票，黃與王是同鄉，關係甚深。「我與黃不過在經理室見過二面」。

汪增鎮說：「找黃允燾是戴仁文吩咐的。廿九日中午飯後，我就去找他來，隨後他們見了面，我也就走了。三十日中午黃允燾送支票來，我坐在櫃台旁邊，轉手交給戴仁文，并非汪增鎮送來。」

王華也說：「黃允燾二百萬元是戴仁文借的」這點，黃允燾也承認的。

戴仁文說，汪增鎮是王華的同鄉，而王華與黃允燾又熟。同時，汪增鎮又是王華介紹進來的。

汪增鎮是老實人，慘痛地說：「我是金華人，與王經理並無故舊親朋關係。我進中信局已九年多了，是考進來的，何嘗由王經理介紹。如果有經理做同鄉，我也不至於至今還只當助理員，拿五十五元一月的薪水九年於茲！」

這石子，又毫不爽落在戴仁文身上去了。

憐憫的心情

如果說高案給人以仇恨的印象，看到倨傲與躲閃。黃金案則給人以憐憫的心情，一羣小人物

在黃金浪潮裏被淹沒了，又一羣老實人被拉進漩渦而無法自脫。

由於法官的開明與慎重，被告在法庭都有充分自白的機會。由事實，由推斷，朱治廉汪增鎮全是最標準的小公務員，老實得被人欺侮都不能防衛。他們在中信局甚至有長至九年的歷史，然而依然是一個可憐的助理員，得伺候經理主任的眼色。以此而論，朱治廉是戴仁文的部屬，戴仁文命令他如此做，他不敢不如此。因為中國不是民主的社會，不承認部屬的人權，事實上有幾個部屬敢反抗與糾正長官的錯誤。汪增鎮受長官驅使，去找客人，更不能謂同謀，必須是二者有獨立的人格，因為利益相同而二人情投意合同策劃此事。在汪朱二人都說不上這些，只是長官脅從下屬而已。如果按照中國國情應該宣告他們無罪的！

龍毓萱與張華棟是目前社會中最多的中層份子，他們可以清廉，但在壞風氣影響下也不願吃虧。但是這種只有十萬八萬存款的人，似乎也不能當作貪污大戶來懲治。王華則給人以昏庸老實的印象，成事不足，壞事也無力，徒然可憐而已！

三十二歲的戴仁文，堂堂儀表，年青英俊，但是他的聰明才智是完全用在陰謀與詭計當中去了。看他弄下三十五兩又弄下一百萬，二百萬，其貪污方法之周密驚人。案發以後，本來罪在自已，也却能拉上五個被告，以諉卸責任，并居然影響到了起訴書其陰謀簡直是令人生長，因此，我認為金黃案初審給人的印象是痛苦與憐恤。

黃金案側影

黃金案是分成二部份處理的，一是小職員利用職權舞弊部份，十兩五兩的小黃金案，一是達官要人走漏消息部份，三千二千兩的大黃金案。前者是些跑龍套的小人物，後者是高等華人與主任以上。

大黃金案調查復調查，終於開庭了，主角紛紛出場。可惜法院沒有保持一貫公開審判的作風，竟在法庭與民衆之間，撒下一道「不准旁聽」的障幕。於此，我們權且描下大黃金案的一面側影。

郭錦坤是一位紳士，對上諄諄，對下諛諛。平日以充滿了優越感的氣度，高據着金融中樞。郭氏之所以如此，自有其原因，一則因其爲梁財神之女婿，身爲貴胄，腰纏數十萬貫，二則因其爲孔庸之先生一手提拔的金融鉅子。因此，去年參政會傅斯年參政員的檢舉不能動其毫末，今年春的「去職論言攻勢」也全告失敗。當時看來，他在中央銀行似乎可以長居久安，作百年之計。不料，這次黃金案爆發，郭氏終於被連根拔出了。

郭氏在法庭上，畢竟謙恭多了。衣冠楚楚，還是不失紳士風度。

法官的詢問，多側重於加價經過。據宋兪二氏對檢查官談話，黃金加價先後會議三次。一次在二十日，決定了應該加價，二次在二十三日，決定了加到三萬五千元，三次在二十八日上午十時，決定了不待月初，在二十九日即行宣佈。該日下午五時兪部長曾先以電話通知，其後公文發出。而四時在范莊宋兪郭諸氏之晤，係討論花紗布局問題。但是郭錦坤却聲辯說：上午十時並未決定，是下午決定的，他接到通知在五時以後，何能通知李祖永？

刑不上大夫，如今這些凌駕人民的人，不免有幸有不幸，匍伏在法律之前。

李祖永乃浙江鎮海人氏。他是有名的軍火商。他出場的風度，却十分像大腹賈，胖而圓。黃金案退款不過數千兩，他竟有三千三百兩，佔半數以上。

李祖永的答辯很有自信，他說他買黃金，大業公司董監會通過有案，而且支票是在三月二十六日就發出了。可是大業公司是獨股，何來董監會？既然是大業公款所購，為什麼花名冊上芳名充斥？這是法官提的二個漏洞。

李祖永的存款是在匯豐銀行的，數以億計，可算是一位高等華人。據他們自己人解說，李氏是常買黃金存款的，而且動輒數百兩。可是妙就妙在不遲不早，這三張二十六日支票，會在二十八日下午三時四時之間，一齊趕上這一「歷史的一刻」。

王紹齋在法院上却是訥訥寡言，在可辯可不辯之間。據他自己解說二十兩是營造廠存的，他

在二十八日上午交支票給營造廠的陸鳳森，作爲付款。下午他自己三時至五時半全在財部參加福利會議。

不知道王紹齋是慚不能言，還是諛於言語，在法庭上的辯護，始終頓挫不暢，並不太熱中於答辯。

楊管北的台風是很好的，彬彬有禮，連向庭長鞠躬，作和善狀。其發言之溫和，熱情爽俐，令人大爲贊賞。他首先說明他自今春起，即臥病山中。但對同人生活之艱苦，念念不忘。二十八日他碰巧來城，同人要黃金儲蓄，他便向中南銀行孫經理商討，要借六百萬元買存單。下午四時，迫於公義，擬勉力於當日辦完，故又去向金城王副理交涉，先拿轉賬申請書，於四時半送達交通銀行。交通銀行傳票爲一二八三〇到一二八三四。至於中南銀行的本票是五時送達金城的。法官問：這怎麼辦得通。他說「大家相好朋友，手續通融。」

法官的審訊，却固執着檢察他的供詞：是五時拿到中南本票，然後才拿到金城轉賬申請書。但是楊管北氏却毫不放鬆反辯機會，和顏悅色的表示其對職員之博愛，與自己的無辜。至於山中養病一節，并有大批中西藥爲證方。而全般行爲的意義則是「我擁護政府政策，購買黃金。」

沈笑春氏是交行副理，平日是機變的人，今日却垂頭於公堂之上，他被控的理由是楊管北的傳票已經是遲而又遲，他的却更遲，自一二八三九起至一二八四三爲止，算是當日購金存款的歷

台碼子。依此計算，他的存款當係事後補入。

沈氏的答辯是傳票號碼並不一定就說明存儲之先後。他是下午四時二十五分以支票買的，因為是本行自購，不受支票截止三時半為止的限制。因此存了二十五兩，沈老太太居懇子貴母榮，列名金榜。

於此存款傳票號碼，是否即收款次序，成為全案小關鍵了。

大金黃案中，亦有一些不大不小的人物，其罪嫌是幫同舞弊或貪污存款。

另外二位交行職員，一是交行襄理沈慰之，被控與楊管北勾結，讓他過時補存。一是儲蓄股主任馮韶，被控與金城銀行許子毅勾結，准其過時補存黃金二十五兩。

許子毅是交通銀行業務主任，他曾於該日存入二十五兩，化名三戶，（據說是他與妻女三人的真名字。）他說他在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四月初都有存的，實在不是聽見消息才想存的。存的時間是四時一刻。但是千巧萬巧，他的傳票號碼竟在楊管北之後，（一二八三五七八）於是便「玉石俱焚」了。

胡仁山是中信局信託科主任，利用職務機會，當日自存了一兩外，復存了二十七兩，而且越職代做傳票。但律師辯護，說他決不是代寫存單圖利。他在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八日全代做過傳票至於當日自己所存並無弊端可言。

黃金案，陪都老百姓在數月調查以後，急欲一觀究竟，我們的希望是實驗法院高瞻遠矚，今天干涉法律尊嚴的，決不是熱血衷腸的民衆，而是一些鬼崇飄忽的人物。民衆的判斷，應該是與法官的判決異途同歸。法國的貝當案公開於萬邦之前，並不顧及是否洩漏國防機密及叛徒尊嚴，我們的黃金案祇是醜聞而已，何必爲少數人遮羞？

（七、廿七）

萬目睽睽的高秉坊貪污案

黑幕的揭穿

高秉坊案，與黃金案一樣，都是一九四五年哄動中外的案件。這是中國政治在民主政治的曙光下曝露出來的一幕。

高秉坊氏，山東人也，以年紀而論，也是一位老者。他在中國理財史上，無疑的，是老練的官吏。早在抗戰以前，就是中央政府財政部的賦稅司長，孔部長的左右手。直接稅創立之初，高秉坊曾參加籌備，後來，便成爲直接稅署的署長。他對於訓練稅務人員暨發刊稅務理論，頗表熱心。目前全國稅局中許多青年職員，多爲門牆桃李。

今年二月高秉坊貪污案揭發以後，確給人們以極大振動。當時正是宋副院長大刀闊斧的「革新行政」之際，高案以極尖銳的姿態，被揭發出來。盛傳貪污數額有十萬萬之鉅。

但是，中國政治上的規律是大事化小，難辦則拖。但今，高案已一查再查，時近一年。同時十萬萬元，也化爲七百餘萬元，貪污案就成爲一丙稅保證金。時間案情成了反比例。

去年六月間有人向行政當局揭發高秉坊的貪污，但遲至九月，審計部才開始徹查。查了幾個月之後，二月十四日財政部始正式發表經過，並將高秉坊氏送法院辦理。重慶實驗地方法院偵察數月以後，才正式提出公訴。

據檢察處偵察的結果，高秉坊確有貪污嫌疑。其弊端在於擅提一丙稅保證金，有擅提公款侵蝕公款之嫌疑。

於此，高秉坊案終於公佈於人民之前了。

貪污的對象是什麼

高秉坊案的貪污範圍有多寬，還不容易知道，檢察官所提出起訴的，只限於一丙保證金。

依照所得稅法，凡營利事業所得，都要徵第一類所得稅，其中又分為甲乙丙三類。甲類是公商號行棧工廠或個人營利所得，乙類是官商合辦事業所得，丙類是一時營利事業所得。一甲稅一乙稅都可以在年終結算贏餘後繳納，橫豎人店俱在，無從逃稅。惟有一丙類一時營利事業，如運銷貨物入口，貨完人走，無從追繳，于是便有按貨物總值繳納保證金百分之廿五的規定。將來貨物售脫以後，按實際贏利再重新結算，應納一丙稅數額。如果五個月還不來結算，保證金便充

作稅款。

於是如像重慶的直接稅局，便在四郊貨物進口之處如唐家沱，黃沙溪，以及打銅街，設關卡，以收一丙稅保證金。

保證金收百分之廿五，有時貨物入市後，贏利也許特別高，計算之下，繳百分之廿五，也許是比較不吃虧的，於是保證金也就沒有人來結算。積累之下，單就重慶這樣的地方，就有下列的數目：（自民廿九年四月至三十三年六月）

超過時日	保證金額	超過時日	保證金額
六月至九月	一百十九萬元	九月至一年	二百五十萬元
一年至二年	九十七萬元	二年至三年	一百六十萬元
總計	六百二十六萬元		

加上已退還的保證金二百六十萬，和未到期的第一百五十三萬，一起達一千零三十九萬元。實存七百七十餘萬元，而高秉坊自己曾加以動用的約七百十五萬四千三百七十元。

要記着七百十五萬元，只是重慶一地，一丙稅一項的嫌疑款項。至於成都貴陽分局的帳，雖已調來但沒有查，其他分局則尚在調卷中。

私存商業銀行

這一千零三十九萬元，按照公庫法的規定，應該繳交公庫，即中央交農信郵等局，或郵政局。三十三年九月財政部選特別責令該局，保證金爲保管款，應即繳解國庫。但該局始終未交公庫，不但是過半年期應作稅款繳解國庫的公款未曾照繳，一般稅款亦未彙交。而私存於商業銀行。

凡在唐家沱，黃沙溪，打銅街繳款的商人，一概繳重慶銀行，爲數約九百多萬。據說是應付款，不付利息。

凡在磁器口繳款的，一概繳亞西實業銀行，前後收了一百三十萬。以乙種活期存款（憑摺）計算，只付年息八厘。

一直到三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餘款七百餘萬才繳交國庫，時距一丙保證金結束期（六月）半年之後才加清理。

公款存私行，這是違法的第一點，觀乎利息之低，是否另有奧妙，是值得追究的。

私提存款爲公？爲私？

一千餘萬中，高秉坊又提用了七百十五萬四千三百七十元。提用稅款不是絕對不許，但只限於下列幾種情形；①緊急支出，②伙食津貼，③員工眷屬貸金，④稽征旅費，⑤時局緊急支出。但高秉坊提用之款，並不爲此，其用途大體如此：

①購置房子，會花了二百七十六萬。

②超支辦公費，渝分局會用一百萬，營業稅局會用一百萬。

③婦女工作隊購置毛線六十萬。

④合作社資金，分局暨營業稅局共一百二十七萬。

⑤購買紙張，共十五萬。

⑥直接稅訓練班經費會支十萬元。

⑦平價米貸金，支十六萬四千三百七十元。

⑧購置稅卡阿船，出五萬元。

⑨渝局獎金，共三萬元。

以上共七百十五萬元。這些支出，爲了公用，有不合法令擅提公款之嫌，但於此還未足構成

罪狀。

更有疑的是三筆私人存款：

三十一年四月會由重慶銀行提出十萬元，存入仁裕錢莊（現在的四川興華銀公司），以汪松隱名義開戶，按其所開地址詢查，卅一年該處并無汪松隱其人。

同時重慶營業稅出納股長趙世璧，曾經提用五十萬元，存入金城銀行。

重慶直接稅局事務科長袁文祥，曾提取四十萬元，存入中國工礦銀行。

其次有嫌疑的是公款是否私用：

婦女工作隊購置毛線六十萬，結果仍然出售圖利，又三十三年三月會提用一丙保證金四百萬元，在長沙貴陽曲江各處購置紙張及日用品，結果又出售圖利。

用途不明的，也有幾筆：

三十二年六月提用三萬元，三十三年五六兩月，提用一百萬元，均未註明用途。

高秉坊該當何罪

通觀全部調查，至目前為止，高秉坊擅提公款的罪名是已經成立，但是侵吞公款只是嫌疑而已。這次檢察官提出公訴，據精通法律者認為其重點有二：①擅提公款，婦女工作隊暨用途不明者數十萬，按照懲治貪污條例第二條，應處七年以上十年以下徒刑。②利用職務圖利，如婦女工作

隊之贖買毛線。③侵蝕公款，如三十一年存仁裕錢莊之十萬，顯然有侵蝕企圖，依懲治貪污條例第三條應處死刑。

尊重法治，這是人民一致的呼聲。法律之前應該有公平的裁判，高秉坊案送法院之後，懲治貪污絲毫不苟，務使貪官污吏難逃法網，這是人民對法院的一致期望。（五，廿四）

高秉坊在法庭上

（特寫）高秉坊案的開審，哄動了山城。清早八時，在法院裏就聚集着許多聽衆。九時宣佈開審以後，更是人山人海，窗內窗外都擁擠着人。

昨天的審問，是頗富於戲劇性的，自始至終，都極其緊張。法官的詢問，被告的答覆，律師的聲辯，都是針鋒相對，極其精彩。

時近九時，庭長李懋萱，檢察官于鳳坡，推事李堅夫，錢松森，就座以後，高秉坊氏出現於法庭。被告辯護律師章士釗，陳述虞，張冕，倪紀文也順序入席。

高氏衣灰色長袍，態度安詳，臉色紅潤，宛如沒有住過監獄的人。

檢查官宣讀起訴書（見昨日本報）後，審訊開始了。

「直接稅署是你籌備成立的嗎？」

「是的，民二十五年七月，就奉命籌備，設立所得稅事務所，同年十月改爲事務所。民二十九年六月始成立直接稅處，三十三年六月改名爲直接稅署。」

「渝市營業稅處處長是何時兼任？」

「該機關是接收四川營業稅處成立的。三十三年合併時，我始奉命兼理。」

「丙保證金是何時開征？有無法令根據？」

「丙保證金重慶市自二十九年四月起辦。辦理的手續，大體根據行政院核定戰時直接稅計劃，部定一時營利事業所得稅保證金辦法，另外依此訂了幾個辦法，但並未呈部核准。」

「會計師查帳報告，說渝分局征收總數為一千零三十九萬五千一百八十三元八角一分，是否正確？」

「確的。」

「此數是否存儲商業銀行？」

「是的，重慶分局於二十九年開辦時委託重慶銀行代收，三十三年四月此項業務由營業稅處接收，仍然委託該行。原先設唐家沱，黃沙溪，相國寺三個關卡，後來相國寺分卡改設磁器口，就改請亞西實業銀行代收該卡保證金。」

「稅收爲什麼不送國家銀行？」

「因爲上列各處沒有代理國庫的銀行。爲了便商，不得不如此。當時會請求國庫派員代收，未准，請海關人員加收，亦以海關範圍太小，竟遭拒絕。」

兩個焦點

公款存商業銀行與擅提公款

於此，滲入了第一個焦點：

「五月以上保證金應充爲稅款，送國家行局。爲什麼不送？」

「我會三令五申，着分局繳庫，爲什麼不繳，請問重慶分局。」

法官於此，對於高氏推諉監督之責如此乾淨，不禁冷笑。旁聽席上也交換着會意的微笑。

第二個焦點又開始了：

「提用保證金款中，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所提三萬元，用途不明，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點，我並不知道，不是我提的。是磁器口查征所憑摺提取。」

「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六月二十四日重慶營業稅處先後提五十萬元，合計爲一百萬元，

用途不明，何故？」

「這是該處借墊經費。」

被告律師張冕，於此，指出了會計師報告書中，說明了這是暫墊經費。並非用途不明。

法官追問到婦女工作隊以六十萬元買毛線時，聽衆注意力更集中了。高秉埽氏於此聲辯是「行政院會頒布員工眷屬生產辦法，財政部亦令各單位籌辦，經費則由機關款項墊支。當時向民治紡織廠購買毛線，是因為合作事業局已與民治說妥，較市面一磅便宜二百元購買。這完全是員工福利事業。此款因為毛線打了賣給職員數款零星，歸墊困難，以致三十二年十一月五日提墊，直至三十三年十二月始行歸還。」

「工作隊是很時髦的，因此這也是工作隊，那也是工作隊，弄個不清。財政部婦女工作隊，由我內人領導，又有直接稅署員工眷生產合作社的婦女隊，這是由胡事明，王蘭芳負責的，分佈在海棠溪，新橋，康甯路總處三地。六十萬元是暫墊給後者——婦女隊的。」

法官於是又轉回第一個焦點：公款存商業銀行。

「二十九年委託重慶銀行代收，爲什麼不取息？」

「重慶銀行代收，手續甚繁，單據帳簿，加派人員，均由該行負責，同時二十九年當時利息不過一分，故未曾計息。」

「亞西實業銀行是否給息八釐。」

「是的，因爲磁器口只有該行辦事處，故存入該行，以憑摺活存計算，應得息八釐。」

「有交換條件沒有，你與重慶銀行？」法官問到這裏，空氣緊張起來。

「有！就是該行不取手續費。」

「存在商業銀行，分局會陳報你嗎？爲什麼不自行派員徵收，彙交國庫？」

「會陳報過。自己派員征收不合法，因爲稅務人員不應經手稅款。」

「那你爲什麼不請國家銀行代收？」

「曾經請求國家銀行派員經收，但是二次國家行局都函覆：請交各卡附近分支庫。」

「如此說來，我們法院的保證金也可以存商業銀行了？」

「這是地理關係！」

聽衆爲這幽默的回答而哄堂。

法官的口鋒又轉向第二個焦點：擅提公款。

「你是否曾提過一次十萬元，另一次十五萬元，構築宿舍？」

「是的，因爲建築新宿舍，預算核定費時，因此先墊借了。預算核准後，卽已歸還。」

「海棠溪訓練班墊借十萬元，爲什麼？」

「也因爲當時需用經費不能不墊支。經費核准的也歸還了。由於財政部經費困難，宿舍經費

墊借一年以後，才歸還，」（參看昨日日本報一丙稅保證金提用明細表建築新宿舍費用，三十一年

四月二十二日借十萬元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歸還，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十五萬元，三十三年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歸還。三十二年八月十二日五十五萬元，三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歸還。」

法官冷笑二聲：「直接稅署經費也困難麼？」

侵蝕公款之嫌疑

問題突然轉入有侵蝕公款嫌疑的二筆款項，這是可以構成極刑的一點。

「三十一年四月，向重慶銀行提用一丙保證金十萬元，存入仁裕錢莊汪松隱戶，是否意圖侵蝕公款？」

高秉坊表示對此並不知道。

張冕律師駁辯在帳冊中，三十一年四月爲了發東川區搶征直接稅獎金，曾發出十六萬元，由汪漱霖經管。他爲什麼只提十萬，而且轉仁裕錢莊，是值得研究的。

「三十三年三月提用四百萬元，向衡陽等地，購置紙張，是否圖利？」

「三十三年三月四日財政部部務會議，爲了辦公費不足，同時又不能增加經費，乃決定自行購買紙張文具。墊借四百萬元到衡陽採購，結果一部份紙張回來了，一部份紙張被燒。」

「還回來的紙，是否賣與京華印書館？」

「不是，存在該館。」

「會否賣給重慶印刷廠？」

「重慶印刷廠屬中信局，並未賣給它。」

「會否以合作社名義出售？」

「沒有！」

「借銀四百萬元，呈准否？」

「呈准過。」

幾個插曲

法官宣佈高秉坊暫時坐下，空氣稍緩接着傳審姚遐齡。

姚氏是巴縣人，三十歲，渝市營業稅處合作社經理。他是三十一年三月就任該處出納股長，

四月二十八日兼合作社經理。

「三十三年五月九日，你提過五十萬元，存入金城銀行私人戶頭，是否貪圖利息？」

「這是合作社周轉金，因為合作社來往小，只有幾百幾千，從沒有開戶。適逢我自己在金城

向來有來往，故存我戶。同時也是爲了要把本票化成現鈔，不能不經過金城，以便交換後好取用現鈔。」

「你是否私吞公款息？」

「三十三年利息一分，該款次日起即陸續取出到六月二十六日實款息僅一千二百元，其中只六百元是合作社息。」

「你存私人戶頭，高秉坊知道嗎？」

「不知道。」

王開榕氏是分局的股長經管收退稅款。法官爲了詢問爲什麼不退款，特地傳訊。王氏是安徽人。以滿不在乎的姿態，慢條斯理的答覆詢問。

「你與高秉坊有無親戚關係？」

「沒有。」

「你收了多少款？」

「一千多萬。」

「退了多少？」

「會計師查帳不確，大概四百多萬。」法官問他有根據否？他又無以對。

「爲什麼你不退款，或者繳庫，只管收呢？」

他的回答特妙：「大事先做，小事從緩。收的要緊，退的從緩。」

法官對這牽強的辯說，指出其顯然的矛盾，引起了聽衆的哄堂大笑。

亞西實業銀行的會善全，也以證人資格到場。他承認磁器口稽征所是憑摺支付。但不意中，他說明了磁器口收款手續還是直接稅局自行辦理，然後彙交該行磁器口辦事處的，法官特別注意的質詢，這對於高秉坊氏自稱「稅務人員不能經收稅款」，顯然大相矛盾。

激動的辯論

高秉坊夫人唐蘿，這時由被告席中站起來。她身穿着藍色旗袍，裝飾很樸素。顯然，今天的空氣，對她是不習慣的，既憤慨又感屈辱，很激動的說話。但是她的態度却異常鎮靜，言笑自若。同時，她的聲辯，極鋒露芒，令法官與聽衆爲之一震。

她是湖南人，四十四歲，法官問她職業時，她的回答是：「家庭婦女。」

法官詢問：「你是婦女工作隊隊長嗎？」

「是的，這是奉命組織，我並受過新運婦女會指導長的聘任。」

「你借過六十萬元買毛線嗎？」

「沒有。會計師查賬有誤。我所領導的是財政部婦女工作隊，而買毛線的是直接稅署員工眷屬生產合作社的婦女隊。前者做的是婦女運動，手工生產，後者做的是改善員工生活的生產合作。買毛線的是婦女隊由王蘭芳胡事民等女職員及職員眷屬領導的。」

順便，她說明了財政部婦女工作隊是由各院部首長夫人兼任隊長的，成立之時，曾有院部命令爲據。財政部本來應由孔夫人當隊長，後來因孔夫人在美，而兩位次長夫人又因事不能出任，結果推她爲隊長。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蔣夫人正式加聘。說到這裏，她以優越感的口吻說：「我是上級，她們的婦女隊是下級。」

這時法官詢問高秉坊，墊款是否婦女隊，高氏起立鄭重證實。此時，張冕律師又提出了婦女隊王胡兩女士經買毛線的賬目。

有利於被告

審訊中，一切可疑之點，都已觸及了，法官要宣告結束了。辯護人律師起立，要求法官重視對被告有利的證據。

首先發言的是陳述虞律師，他指出三點：①高秉坊並未有阻止一丙稅保證金繳庫，三十年十二月十七日，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二次命令重慶分局將滿五月稅款解庫，已盡其監督責任。至於何時應退，具體辦理，這不是總署所能為者。②磁器口稽征所所提三萬元，並非高秉坊所提，是當時稽征所負責人所提。至於亞西實業銀行並非代收，只是活存，故有年息八厘，重慶銀行代收保證金而不付利息，是以此作手續費。③衡陽買紙，共四百令，已到三百四十令，存京華印書館，六十令在貴州未運到。柳州之損失，亦有照片為證。

張冕律師指出二點：①十六萬元，汪漱素其人尚在，應該傳訊。②一百萬元未明用途者，似乎是個五十萬元，用以墊支經費。③三萬元賬應傳磁器口查征所負責人。

姚選齡的辯護律師倪紀文也有二點說明：①提用五十萬元為合作社周轉金，係直接稅署核准者。②存金城銀行私人戶，純為轉賬，而且其用途買肥皂鞋子，均有賬可稽，自五月九日至二十日，已提出五十多萬元。

庭長宣佈改期再訊時，高秉坊要求取保，因為羈押三月，前後任交代甚感不便。庭長的答覆，是暫時還押。

貪污者必須受適份的制裁

退庭之後，聽衆議論紛紛。今天的審訊，讓被告作充分的辯護，美中不足的是檢查官雖然出庭，然而並未開始辯論。被告陸續洗刷了自己利用公款以圖私利，或侵蝕公款的嫌疑，如汪松隱戶十萬元，磁器口三萬元，買四百萬元紙私售，買毛線出售，這幾點都是足以判定極刑的罪狀。唯一使高氏詞詘的是公款存私人商業銀行違反公庫法的一點。左解說右解說，總不圓滿，違反公庫法私存商業銀行，滯留稅款繳庫，這點已是洞若觀火的事實。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我們頗贊成法庭有讓被告洗刷的機會，同時我們也希望檢察官與被告同樣的認真的把這一切可疑之點，反覆研究，使全案水落石出，而有一個公平的裁決。我們要重覆一句：貪污者必須得到適如其份的制裁。

(五、廿五)

高秉坊案二審素描

(特寫)高秉坊案昨日的二度開審，總算沒有使滿窗滿戶的聽衆失望。法庭上有法官出其不意的擴大審訊範圍，有高秉坊的焦心然而和緩的抗辯，有唐蘊女士的尖銳而歇斯迭里的激動，有律師聲竭力嘶的辯護。

挑花布問題

八點鐘，審訊一開始，空氣就很緊張。

法官匆匆復證過重慶區動用一百十四萬四千元的保證金以後，劈頭就問：

「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浙江平陽分局，曾否動用四十萬三千一百零六元，購買挑花布，而核准書上說是墊付建築費？」

高秉坊稍現遲疑，然後回答稱是。

律師和被告立刻緊張起來，新問題來了。浙江貴州等處審計部的調查報告，發覺保證金動用

遍及東南各區。

接着詢問了下列數筆：

三十三年四月四日，皖北太和分局提用營業稅暫保證金。

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長沙分局提用二百萬元，買了紙張。

三十三年四月十五，十九日，衡陽分局提了一百二十萬元買紙。

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廣西鬱林分局提了五十萬元買煤。

三十三年六月十七日浙江分局提用八十萬元買米。

三十三年一月至十月，蕪陽分局提用一百七十四萬六千元，以買汽車材料和官堆紙。

總數約爲六百餘萬元。

「你動用的款項是否都歸還了呢？」

「你是否將桃花布，紙張，油墨黑市出售圖利？」

「桃花布是轉交婦女工作隊的。」

「你在全國蘭州成都等分局都買了貨，是否事實？」

高氏對此支吾以對。

對於桃花布，法官很感興趣，首先問明了高秉坊民國三十二年浙江平陽分局是否代買桃花布

十三萬元，高氏回答挑花布是會代買過但他去電制止。

法官讀出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高氏致平陽分局電文：「前年桃花墊款已歸還，甚慰，今年購桃花布留浙供用。」甚慰就不是制止，引起了聽衆哄堂大笑。

唐蘊也承認三十二年確有九萬元的桃花布到渝，交給婦女工作隊以後，即歸還連運費十三萬元。

但是，奇怪的是平陽分局帳上，代購桃花布，竟達四十五萬。

汪松隱有無其人

牽涉在高案當中的尙有二個疑案。一是十萬元案，一是三萬元案。

十萬元的關鍵是汪松隱有無其人。

三十一年四月一筆保證金轉入仁裕錢莊，立汪松隱戶名。這筆錢，據高秉坊氏說是由十六萬元的獎金，轉出來的，而獎金經發人爲汪漱素。

汪漱素被傳到庭他申辯汪松隱並不是他，另有其人。汪松隱是一個行商，往來做生意，現已回安徽原籍，可以證明此人存在的有其親戚王志昌。張冕律師說：汪松隱有兒子在交大，請他認

老子，決不會錯誤的。

「爲什麼不直接取款，而把本票給汪松隱呢？」

「我的本票與汪松隱調的現錢，才去發獎金。」

「高秉坊與潘昌麟交誼甚深，何勞汪松隱調錢？」

汪漱素無言以對，聽衆却會心大笑。

三萬元案的關鍵，在於誰提了款子，三十年六月磁器口保證金被提了三萬元，數日後又忽然歸還了。

高秉坊證明該款的提用，他始終不知道，據亞西報告，該款憑摺支取，應該找磁器口征所周世祿詢問。周氏現在朝陽大學讀書。

包超時被傳到庭，他的回答很簡單，他經管一丙稅保證金，不過從三十三年二月到四月。周世祿取款，在三十二年，我無從知道。

律師的聲辯，認爲三萬元的無頭公案，不能歸之於高秉坊。

空中樓閣？

婦女工作隊動用六十萬元，向民治毛織廠買了毛線，這毛線買賣頗有圖利嫌疑。現在問題是

財政部婦女工作隊之外，另外出現了一個眷屬生產合作社婦女隊，來擔負買賣的責任。到底是誰買毛線呢？

法官指出了民治紡織廠的傳票收款寫的是「收財政部婦女工作隊款」，同時眷屬生產推廣部又不承認有直接稅署員工眷屬生產合作社的組織。

高靈坊的解釋是：這毛線確是眷屬生產合作社買的，商家弄錯了，事後一月曾去函更正。推廣部可能無此案，因為財政部分別組織，彙案具報。

法官問：「這合作社有幾個人？」

「有胡世民王蘭芳等五個人。」

胡世民也被傳訊到庭上，緊挨着唐蘊女士。

胡世民是直接接署職員，二十六歲、江西人。承認分發毛線是她一手經辦的。

「你是司庫，經理？」

「不是。我們既無理監事，也無經理，一切都是臨時的。」

「何時成立？備案沒有？」

「三十二年冬季成立，但在社會局，日用品處。推廣部並無印鑑。」

胡小姐最初竭力否認毛線賺了錢，但是後來承認賺了一萬二千元，不過如果把存貨賣了，那

還可以賺錢。

法官問她，你的工作隊是不是空中樓閣，此時連她自己也不禁笑了。

唐蘊女士才是婦女工作隊案的主角。她出庭時，依然是傲慢地環視全場，嘴角露着輕蔑的笑。

法官突然問到：「中山路一百七十號，婦女工作隊有沒有一個縫紉舖？」

「有，絕對沒有賣貨。我們的工價較低，自己買東西稍便宜。」

法官娓娓詢問賺了錢沒有，賺了如何分配，唐女士覺得有傷尊嚴了，她激昂的說：「你問的是一丙保證法案，還是婦女工作隊案？」法官冷靜的說：「我們沒有起你的訴，你是證人，我問的都與本案有關。」她還不同意的說：「與本案有關？但我覺得離題太遠！」

唐女士在法庭上，並不稍斂鋒芒。她譏諷地說報紙說貪污十萬萬元，何嘗可靠。她認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請庭長以顯微鏡來洞察案情。同時再三說明婦女工作隊工作情形是七年如茲，中外皆知。

貪官？功臣？

因爲東南各省動用保證金情形被提出。張冕律師要求允許被告再提供材料，並延長調查時間。

法官拒絕了這一要求，宣佈調查證據完畢，辯論開始。

于鳳坡檢察官重述上列幾點罪嫌，認爲犯了截留公款擅提公款，侵佔公用財物，主管事業直接圖利三項條款。

高秉坊的聲辯是：①三萬元總局分局都無帳，不能因爲去處不明，就推給我，同時注意那是憑摺支取，無需乎我們核准書。②婦女工作隊毛線分發情形，都應調查，不能依商家片面之詞。③蓋房子是爲了改善公務員生活，提用只是周轉墊借。④圖利絕無其事，買的東西存有存處，毀者有照片。⑤桃花布是浙江分局自購與婦女工作隊，總署並會命令歸墊。⑥存商業銀行是體恤商艱，便利繳款。

姚選齡只重復證明，公款經私人戶頭，全爲兌成現金。

辯護律師的發言，確是克盡厥職，但各有姿態不同。

張冕律師作繁長的辯護。這很試驗了一些聽衆的忍耐力。他說：高秉坊只管監督，萬不能把千多個下屬單位一切毛病，都推給他。①保證金就不是公款，而是商款。②委託商業銀行代收，是渝分局長接洽的，重慶銀行以不加分局的租爲默契，故分局租用該行房子年租只有三百多元，隱隱中與利錢相抵。③高氏提用保證金，並未影響直接稅收入。因爲歷年都有增加。④提用保證金，每一次都是爲了加強稅收。因此不但不應加之以罪，還應該獎勵。

陳述處律師的辯護比較溫文有理：⊖擅提公款不能成立，因為用途都是爲了稅務進展，而後又歸還毫無圖利企圖，何況保證金不是公款。⊖侵佔公有財產也不能成立，例如十萬元，三萬元，根本沒有跑掉。不過跑了一個轉，又回來了。十萬元既未走，就非侵佔。

章士釗律師，不愧當年老虎總長的令名，發言之大胆，令旁邊席上紛紛咋舌。他說明了保證金提用是行政過失，撤職了事，如果要作刑事處分，必要找出其黑市出售價格，和同謀商店，不能濫加圖利字眼。起訴書所云皆無證據，證據對辯護人均有利，因此請刑庭宣告被告無罪。

章士釗氏的發言，有他書面辯護詞爲據，爲了免失原意僅錄數則以廣流傳：

「被告爲人倔强，不肯以彼易此觀於財政不獲綢繆於先而特爲之一一應撥還於後，可見被告支應之涓滴爲公；部中知之甚罄。凡被告事前手續之未完，長官不爲事後之責問，復未始非其苦心孤詣，足資別白。此中情形，在庭上盈尺案卷中，不難一覽而知國家嚴懲貪污，別訂條例而所適用之法理，不能有二。於此必如前漢詔獄之祇許失入，不許失出諒非當時立法者之用心。查被告躬預一國計政，夙夜在公二十餘載，直接稅爲所手創慘淡經營，且復十年，爲國家遞增歲入，由年百萬元至七十五萬萬以上。此項稅制，今後蕭規曹隨，當歷久而不衰，假定該員不幸爲天下大繆，綜其有功抗戰，勞動仍不可沒。此人之成就，既已嶄嶄若是，而以人之心度人，何至其平生全無自重覺念。謂若被告，款歷政海，行登三堂尸黨曲用心機，針對八百孤寒伐毛剔髓，爲搏

取不可必爲之蠅頭微利，事同揚月於海底，跡已若鬥獸於泥中，並不辭賤賤之下，連續犯罪，以貽將來孝子慈孫百身莫贖之痛，天下有如此喪心病狂之人，誰當信之。」

法官於此宣布，辯論終結了並聲稱三十日上午十時宣判。久坐五小時的聽衆，都欣然地鬆了一口氣，歡迎着法官的迅速判決。

（六、廿三）

最 近 滬 版 新 書

古 代 社 會 史

早川二郎著
一八〇〇元

日 本 歷 史 講 話

茹科夫著
胡明譯
三〇〇〇元

中 國 社 會 史 諸 問 題

呂振羽著
一八〇〇元

中 國 原 始 社 會 史

呂振羽著
一五〇〇元

懷 舊 集

柳亞子著
二二〇〇元

文 書 處 理 法

顧振白著
一三〇〇元

耕 耘 出 版 社 印 行

上 海 華 龍 路 八 十 號



井耒云耒